

桃源夢



中華民國廿三年三月二版

(桃源夢二冊定價壹元五角)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燕齊倦遊客

校者 湖海散人

發行者 時敏書局

代售處 上海

南方書店
新文化書社
大光明書局

小時事
桃源夢下冊

燕齊倦遊客撰

第十三回 海渥添籌易母作壽 蓋棺論定姜垓歸鄉

話說子榮來到權之家裏。他的太太小姐已經回去。子榮拜年已畢。權之留吃晚飯。因問道。兄弟在此地。算是頭一次過年。昨夜又不曾外出。不知年景何似。子榮道。除夕熱鬧。和別的大地方也不差什麼。只有龍燈是特別的。在旁的地方。再過幾天纔能有。去年正月。從初一起。直熱鬧到十九。高蹠、獅子、五虎棍、龍燈。也不知有多少份。那時兄弟新來不久。正忙着蓋房的事。真沒工夫去領略年味。今年人烟這樣稠密。比去年自然要更有可觀。權之一面讓子榮吃。一面又問道。此處既然有了敦誼會。不知道諸公對於拜年一事。也有定章沒有。子榮道。這倒沒有定章。只隨各人的便。有應去應酬的。不得不去。應酬交情。特別好的。像兄弟和權翁這樣。那更不消說了。權之道。團拜豈不省事。這樣太嫌麻煩。兄弟只得過天也去應酬應酬。子榮吃菜。覺着狠合口。因問這廚子。必然是從家鄉帶來的。作的菜。怎麼這樣的好吃。權之道。也不見得怎樣的好。因為家母不忘家鄉風味。所以有一個廚子是帶來的。原是個窮親戚。還有一個。是黎伯帥薦來的。兄弟家口不多。廚房裏本用不着兩個人。不過礙着伯帥面子。所薦的又是他的表弟。不好意思不留着用。子榮道。伯母初六日壽辰。只怕兩個廚子還是不够用呢。權之道。正是兄弟還要奉求。兄弟不熟習此處情形。家母生日。打算就在雅觀樓包戲一天。所有請知賓。發請帖。定酒。

席布置壽堂等事。全要仰仗子翁。不知子翁肯賞臉不肯。子榮忙道：權翁說得那裏話來。不消吩咐。兄弟是定要幫忙的。我們現在就可以先把辦事的單子擬好。權之稱謝道：子翁居然肯賞臉。兄弟一定領情。不用如此之忙。飯後再擬也不遲。子榮聽說就住了酒把飯吃完。權之也吃飽了一齊淨了面。嗽過口。商議辦事的程序。子榮道：男知賓可請柳侍郎、鹿方伯、尙秘書、金太史、朱太守、五人管理賬目禮物。董瑞翁就很好。權翁請先寫上這六位。明天兄弟去先容。權翁趁着拜年再去面請。權之一一寫畢。住了筆。又聽子榮道：女知賓可請武京卿的太太、鹿方伯的太太、賤內一定也應效勞。權之又都記上。子榮道：定酒席兄弟可以去託易有翁辦。他和各飯館都很熟。識價錢能够賤一點。又准好吃。所難的是戲提調請那一位呢。權之想了想道：有了。就請徐幼軒。子榮搖頭道：幼軒那人怕靠不住吧。權之道：請他把戲目角色派定。又不叫他去唱。有什麼靠不住。就是他罷。於是又拿筆寫上。子榮問道：請的客除了敦誼會。還有外人沒有。權之道：也不過還有商會和鐵路局。子榮道：若圖省事。最好是出知單。不過兩三天的工夫。就可以知會全了。權之道：很好。明天兄弟就派人去知會。至於布置壽堂。在作壽的前一天。散了夜戲。兄弟指揮家人辦理。就請子翁作一位總提調。再請同鄉郭益受幫着。兄弟自然要重重酬勞。子榮笑道：是不是又來了。權翁的老太太就是兄弟的老太太。難道兄弟給家慈作壽還要人酬勞不成。當下二人計議已定。初二三子榮又到各家去拜年。便把這事告遍了敦誼會。應先容的都已先容。權之也趁着拜年。三兩天的工夫。把諸人均已請定。知單也傳送完了。初五這天。在家備了兩棹酒席。請男女知賓和別的執事人吃了。

一頓當夜權之邀着子榮益受帶領幾個家人來到雅觀樓。在池子裏擺了十棹。是給男客預備的。正樓上擺了六棹。是給女客預備的。把敦誼會公送的六個大壽字懸在正樓前面。兩邊臺柱上也都掛起壽帳。又把兩廊都用壽帳遮起來。正樓下面作爲壽堂。懸上麻姑。旁邊掛起壽聯。上邊掛壽匾。還有一副壽屏。是從北京寄來的。上面有許多公府顧問和各部總長的姓名。也掛在壽堂。又在左樓上擺了一棹。是壽星座。緊挨着壽堂。設了賬房坐位。諸事完畢。已經快到四點鐘。真把子榮要忙的底朝上。初六一黑早子榮的閨家大小都來到雅觀樓。過一會子。權之。和家裏人纔來。又過一會子。男女知賓和別的執事人都到齊。有福定的是慶春樓的酒席。八點鐘有福先張羅着擺了兩棹點心。衆人吃罷。請的客漸有人來。只聽外面一陣鞭炮聲響。戲臺上喇叭亂吹。子榮的太太和權之忙出外迎接。只見權之的母親。扶着他太太的手。顛顛巍巍的從車上下來。權之迎進壽堂。衆人拜過壽。捧到左邊樓上壽星座坐定。戲臺上三通鼓罷。天官賜福開場了。跟着是百壽圖。這時來客漸多。到壽堂拜壽時。也有朝着麻姑碰頭的。也有連作揖帶鞠躬的。只有兩個鐵路局的司員。一個叫姬少昌。一個叫傅聚成。都穿新式禮服。高帶禮帽。走進壽堂。就問權之要給老太太拜壽。權之連說不敢當。家母在樓上。回來兄弟說到就是。二人要上樓去拜。權之又說樓上有女客。請二公入座看戲罷。二人聽說。各掏出一張小名片。交給權之。請他回來轉達。便摘下禮帽。拿在手中。向麻姑深鞠一躬。權之還禮不迭。寶琛便引他二人入座。看看池子裏已經坐滿。只聽得老帥請坐呀。中丞早來了。談笑的很是熱鬧。臺上演完了蟠桃會。子榮吩咐擺席。樓上樓下一共擺了

十五。梓友琴和幼軻正同席。因問道。三齣例戲以後。怎麼又跳起加官來了。幼軻笑道。你真。是白活了。什麼也不懂得。跳加官原是後臺討賞。不趁吃飯時作。還在人家看戲時作嗎。在北京唱堂會戲。都是當晚飯時作。因為今天不帶燈局。所以就在這時。你明白了。友琴道。你不必當着這多的人。又亂充行家。我問的是跳加官以後。還有什麼戲。是要知道。你這戲。提調的本領。再要胡說。非打碎你的鼻烟壺不可。幼軻道。以下原定的是花寶玉演七星廟。王奎勝演戰太平。張鳳臺演頭本草橋關。小愛如演舉鼎觀畫。黛卿。張月亭。張少甫。宋玉珊。仇瑞林。演三門街。趙美玉。演大英杰。烈方纔權之。又和我說。加點花寶玉一齣。玉堂春。我已經告知後臺。排在草橋關之後。共總這幾個角色。我就是有天大的本領。也派不出一朵花來。代明隔着席問道。花寶玉實在不好。為什麼單點他的戲。幼軻道。他說是壽星的意思。也許是老眼另有所見。說的席上人通笑起來。加官跳過。果然七星廟上場。衆人吃完壽麵。後台管事的忽跑來對幼軻道。徐大人。玉堂春缺少兩個配角。能不能改唱別的。幼軻道。少那兩個。方纔你爲什麼不說。管事的陪笑道。少的就是藩臺泉臺。方纔原打算找王奎勝。和張少甫。現在因為張少甫唱三門街太長。王奎勝今天嗓子又有點啞。還是請大人派一齣別的罷。幼軻道。如此就改唱女起解。你對寶玉說。不許再麻煩。連劉喜奎在這裏的時候。點什麼。就是什麼。不用說是他什麼。叫配角不齊。只是他不願意唱。那一齣戲就完了。要論藩臺泉臺。別說還是假的。就是真的。衆位大人裏面。也能找出幾位來。管事的笑着領命而去。小拳紹源等人聽見幼軻說的。只付諸一笑。却不料鄰棹的鄧忠翼。蹀着大眼。把幼軻使勁瞪了一下。子幼軻只顧

得往臺上瞧也。沒有覺得。還是友琴附耳告知他。幼軻回頭一看。只見忠翼還在那裏瞪眼睛。不覺心裏忍不住氣。大聲說道。我替人費心。原是朋友的情面請來的。犯不上挨瞪。待我找權之去問一問。有這條理沒有。說着起身要去。小琴、友琴和鄰棹的慕施、代亮都忙按他坐下。幼軻那裏肯聽。寶琛近聽就拉他到別棹上。勸他快不要鬧毛包。子榮也過來勸忠翼。看在主人面上。不必怪幼軻。他原是不知好歹的人。這一陣惹氣。早驚動了權之。忙走到這一棹。給幼軻作一揖。請他消消氣。又走到那一棹。請忠翼不要在意。幼軻嘴裏仍是不三不四的。式若鏡瀛便拉他坐在壽堂。省得被忠翼聽見。權之又湊過去勸了一番。式若無心看戲。借此就和幼軻閒談。幼軻道。這些藩臬都沒有在意。單他多心。難道他父親是清朝中興的功臣。到今日還有勢力。敢來仗着這點子瞪我麼。今日却是民國了。式若道。忠翁的少爺架子實在不免。我還記得他年輕時一件最可笑的事。當他父親正顯耀的時節。忠翁不過二十幾歲。專門儘力去嫖窩子。每到四更天。還在那裏瞎鬧。省裏有位裴道臺。正辦着營務處。每晚帶兵到各處去尋查。非常認真。過了三更天。還有在街上閒遊的。抓來就打。要是在窩子裏鬧。那是更不用說了。事有湊巧。有天晚上。已經打過三更。裴道臺正碰見忠翁大鬧窩子。就叫兵逮人。裏面說遠不得。這是鄒大少爺。裴道臺聽說。想要退回。又怕公事上叫人看不下去。只嘆道。要是鄒大少爺。一定有爵閣部堂的燈籠。既無燈籠。一定是痞徒冒充。快給我逮住。嘴裏雖這樣說。却暗地授意兵丁。不要真逮。只把他嚇一嚇就完了。忠翁素會搗亂。到那時可也沒了主意。躲在牀後。等到裴道臺走去。纔敢出來。想了一個法子。花錢找些真正痞徒。每天

分到各窩子鬧得好晚。裴道臺天天碰見，問是誰到處都說是鄒大少爺。爺心好幾處鬧事的，怎能都是鄒大少爺。這必是匪人冒充，不可被他們混過。於是再碰見時，拿住就打，居然也沒什麼事。以爲自己見的真，不差過了些日子，忠翁又僱了十名轎夫，每名提一個衙門部堂的燈籠，藏在窩子裏。另外買十桶大糞，每桶僱兩個人擡着，也送在窩子裏藏着。又預備下十把長杓子等過三更天，把燈籠一齊點上。裴道臺來查時，故意的在裏邊大吵大鬧。裴道臺走進，喝叫拿人。這十個燈籠一齊舉出，拿起長杓子，就向裴道臺潑糞。嚇得裴道臺回身就跑。這些人一直追到營務處。纔完事，裴道臺這纔恍然大悟。連前帶後，通是忠翁指使的。但是撫臺還是他父親手裏提拔起來的。裴道臺只好乾吃這個啞叭虧。今天他不過眼睛一睜，算是文雅的狠了。寶琛走過來，也向幼軻道：忠翁今天是碰見你老兄，要是碰上了令表弟，只怕權翁大要爲難。幼軻笑道：寶翁沒有聽見式翁這番話麼？這樣的人，我何必再惱氣呢？少瑾從池子裏跑來，拉着幼軻去看花寶玉扮戲。式翁仍和寶琛閒談。只見由外邊又來一女客，帶一副金絲黑光眼鏡，衣服非常華麗，身材有一尺五寸高，走路點腳，一高一低，一仆一起的走上樓去。式翁笑問寶琛：這是誰家的寶琛道？式翁不知道麼？這就是柳侍郎的千金。千翁爲他狠着急，原想躲在家裏，不使旁人知曉這副尊容。找個官卑職小的人家，賠一份厚厚的粧奩，嫁過去就完事。不料這位小姐偏愛出風頭，有一點熱鬧舉動，他都得來一份，弄得人人知道。個個傳說，式翁若是常在街上走，必然不斷的遇見你看這糟不糟。權之點見道：既然如此，倒不如長養在家裏，瞞哄着送到婆家，也是要大受折騰。式翁道：權翁說的狠

是。但是作父母的心。老以為不給兒子娶親。女兒擇婿。於心終是不安。寶琛道。貌醜或者真為福相。就看這女起解罷。玉堂春受了如此的折磨。那不是容顏害的他。式若笑道。遭遇不同。也不能一概而論。說時又有客來。權之寶琛過去招待。式若也回到池子裏。臺上的戲。一齣一齣的演過。英杰烈剛唱到一半。子榮又張羅着擺晚席。因為來的客已經走了許多。只擺了十一棹。英杰烈演過。跳了一回靈官。雅觀樓外。車馬好一陣喧闐。等到賓客散淨。天上紛紛揚揚落下大雪來。子榮前後張羅。直待主人都已走了。夜戲都快開臺。纔坐上車。蒙着雪。經過琉璃世界。回到家中。過兩天。權之親到他家去道謝。說打算把家眷帶進京去。只留恭肅在堂寄宿。只因為房子的問題還沒有解決。要是留着不賣。還得派人看守。要是出售。一來不能立時找好買主。二來將來要是高興到這裏玩玩。沒個舒服住處。也不方便。所以狠費躊躇。子榮道。原來權翁不知道此地有一個極妙的法子。祥壽洋行就專管這事。對於處置房產。再方便也沒有。譬如權翁要走。可以把房就交給他。託他經租。立個合同。把經租年限和租價都定好。以每月房租百分之五作為酬勞費。此外概不需索。房租是按月寄到。要是沒有人租。他也不要看守的錢。這都是寫在合同上的。洋行又是外國人所開。很靠得住。從前莊鳳彩制軍、張嘉沖方伯、馬智葵廉訪也全是這樣辦理。祥壽洋行不但能經租房產。而且可以介紹押款。譬如甲乙二人。甲有十萬塊錢。意願出借。乙要置辦房產。用款不足。打算向旁處挪借。可惜二人彼此不認識。甲不能把錢借給乙。乙借不着錢。也不能置產業。即或甲乙有一點認得。然而彼此誰也信不過誰。就可以託祥壽洋行給介紹。把甲的錢借給乙。就把乙所

置的房產作爲抵押品。年利九釐。在審判廳簽字。領了憑據。以後倘若乙要將房產出售。或是再押抵。非經甲到廳商好不可。利錢分爲四季交納。就是乙交祥壽。甲向祥壽領取。若甲不在此地。均可由祥壽寄去。至於抵押的價格。都是按照房產的工程估計。祥壽狠是在行。決不能使人吃虧。值一萬塊錢的房產。只可押借七千塊錢。所以乙自己拿出三千塊現錢。便可置一萬塊錢的產業。甲所得的利息。比在錢行存款多四五釐。彼此兩便。再好沒有。我們寓公裏面。還有指着這個賺錢的呢。比如蓋十萬塊錢的房子。押借七萬塊錢。每年只出九釐息。蓋好房子出租。租金却能合一分二三釐。豈不白賺好幾釐。要是遇着合式的價格。把房子出售。還了押款。除了本錢。也可以白賺一些。祥壽也只在收入借出裏面找出息。於甲乙二人毫無損害。權之道。竟有這麼方便的事。待兄弟和家母斟酌斟酌。子榮道。權翁幾時就走。權之道。十四五兩天是姜法翁開弔的日期。兄弟總得過這兩天纔好起程。二十日法翁的靈柩回籍。兄弟怕不能送了。說起法翁來。真是想不到的事。前年兄弟乍來的時節。若非法翁熱心介紹了許多朋友。兄弟安置家眷。怎能够那樣的快捷。可憐這回來。只是到家的第二天去看他一次。已是不能起牀的了。子榮也感歎一番。心想。權之就要回京。親事成不成。總沒有說起。不覺焦灼萬狀。繞着灣子問道。世兄的事。到底是什麼人家。纔能成就權之道。兄弟早和子翁說過了。非經兄弟和內人。或是小兒。滿心願意的不可。隨便拿着兒女應酬人。兄弟是決不幹的。子榮一聽。這話猶如冷水澆背。轉臉一想。他先和我說那番話。雖是推諉。却沒有明說不成。我又費了好些力。女兒也露了好幾面。不料竟招出這樣決絕的話來。好不

叫。我。寒。心。莫。非。幼。軻。有。意。從。中。作。梗。背。地。說。了。我的。壞。話。不。成。若。果。是。這。樣。我。可。要。離。間。你。二。人。的。交。情。了。於是。又。繞。着。灣。子。把。去。年。秋。天。幼。軻。在。三。陽。樓。所。說。的。加。上。許。多。罵。話。告。知。權。之。臨。末。又。說。幼。軻。和。少。鍾。交。往。偷。上。了。花。鳳。仙。怎。樣。的。品。行。不。正。權。之。本。聽。幼。軻。說。過。子。榮。的。勢。利。心。腸。現。在。又。見。子。榮。談。講。幼。軻。彷彿。極。其。有。氣。便。以。爲。子。榮。說。幼。軻。罵。他。的。話。是。子。榮。因。恨。幼。軻。不。允。作。伐。又。疑。幼。軻。中。使。壞。故。意。捏。造。的。便。笑。道。幼。軻。和。兄。弟。早。就。在。京。裏。相。識。背。地。說。兄。弟。幾。句。戲。言。也。不。算。什。麼。前。聽。他。說。曾。託。一。位。表。弟。唐。林。宗。在。天。津。物。色。個。可。充。小。星。的。人。才。他。表。弟。來。信。不。但。不。給。他。辦。反。勸。諷。他。一。大。頓。這。偷。什。麼。花。鳳。仙。的。話。兄。弟。倒。還。沒。有。聽。說。過。幾。句。話。更。說。得。子。榮。左。右。無。地。權。之。有。點。覺。得。還。極。力。和。他。敷衍。從。此。子。榮。把。套。拉。攏。的。心。就。淡。了。到。了。十。四。這。天。是。姜。垓。開。弔。的。頭。一。日。所。來。祭。奠。的。除。了。大。學。堂。的。學。生。就。是。某。國。人。自。從。提。督。以。至。各。班。教。員。十。五。這。天。所。來。的。盡。是。寓。公。和。各。商。家。寓。公。送。的。賻。儀。由。香。山。龍。媒。發。起。每。人。送。四。塊。錢。另。外。也。有。人。加。送。輓。聯。商。家。送。的。都。是。祭。席。紙。鏤。香。燭。之。類。招。待。員。就。是。兩。閣。斛。量。和。幾。位。漢。文。教。習。權。之。前。去。弔。祭。一。進。門。正。遇。龍。媒。伯。宜。走。出。來。不。免。說。了。幾。句。應。酬。話。進。到。院。裏。只。見。孝。堂。上。通。是。白。色。輓。聯。花。圈。掛。的。齊。齊。整。整。靈。前。香。烟。繚。繞。如。同。雲。霧。行。禮。已。畢。孝。帳。一。揭。閃。出。一。位。七。八。歲。的。孝。子。哀。哀。欲。絕。的。朝。着。權。之。在。跪。墊。上。磕。了。一。個。喪。頭。權。之。閃。身。向。旁。不。敢。當。受。兩。閣。過。來。招。呼。權。之。和。衆。寓。公。一。一。寒。暄。走。進。孝。堂。旁。邊。房。裏。裏。面。正。有。六。個。人。坐。着。就。是。式。若。鏡。瀛。文。起。千。里。則。立。子。榮。一。見。權。之。進。來。都。拱。手。讓。坐。則。立。正。在。說。話。招。呼。完。了。又。接。着。說。道。他。老。先。生。雖。曆。作。過。這。幾。任。闕。缺。不。

但沒有賺錢。反倒賠錢。問他是怎樣賠的。原來姜幹俊事有些刁。民假粧完不起國課。他老先生就拿錢替完。有些窮光蛋的酸秀才。說是念不起書。他老先生就叫他們到衙門裏來。念親自指教。還給他們養家錢。每到一縣衙門裏。至少也養着七八個這樣的人。俊到這樣。還有個不賠的嗎。文起笑道。據我看來。這是體恤民艱。嘉惠士林。法翁真不愧爲第一等的賢吏。權之接聲道。忠厚人每露傻氣。他那股傻氣。全是出於至誠。要是不傻。粧俊。博個忠厚名稱。終久被人道破。那纔是真正傻呢。剛說到這句。忽聽外面一片哭聲。權之文起鏡灑都出來。瞧時原來是董瑞熊。伏在靈棹舉哀。衆人都過去勸慰。瑞熊起身拭面。抽抽噎噎的。猶有餘痛。權之心裏不覺肅然起敬。佩服。瑞熊朋友情深。一回頭。只見幼軻在旁。抿着嘴笑。少璉和他不住的附耳。搗鬼。權之有些起疑。拉他兩人離開孝堂。問他們評論什麼。幼軻笑道。少璉說董瑞翁因爲當初和包工的打官司。入巡捕房受辱。一次多蒙法翁發起。結合衆寓公。立了敦誼會。提防外侮。這纔感恩圖報。說這一場。我還有個笑話。說給權翁聽。北京人見人說話。不是尊稱你我的。你字爲您。麼有一位太太。因爲老爺的朋友死了。老爺命他去弔祭。他想弔喪是必得哭的。祭拜已畢。剛要伏案放聲。忽忘記死人的稱呼。只得哭道。哎呀。我的您哪。幼軻說。到末了。六個字換了。細學學婦人哭叫的聲音。權之一聽。不由得放聲要笑。急握着嘴。斃的鼻子裏。大哼了幾聲。幼軻又說。董瑞翁今天臨喪。舉哀和這位太太是一樣的。多事。造作權之不敢再聽。忙離開他兩人。走到孝堂。見柳秀文托着水烟袋。站在那裏。細看輓聯。權之也跟著一起看。見有一聯寫得是。

桃

是生日。死是死。日生。壽地。撒。書一卷。遺經。留。孺子。
楚國名儒。齊東舊宰。海天。空。化。雨。萬家。騰鼓。哭。先生。

下署大學堂全體學生泣。輓。權之。獨。自。點。頭。笑。一。聲。道。原。來。法。翁。的。生。日。也。在。除。夕。秀。文。聽。見。笑。聲。纔。見。權。之。也。站。在。旁。邊。心。怪。透。副。輓。聯。並。沒。有。可。笑。的。他。爲。什。麼。忽。然。怪。笑。因。說。道。權。翁。看。上。聯。頭。兩。句。非。常。之。好。可。惜。是。邊。對。邊。權。之。忙。歛。了。笑。容。答。道。秀。翁。說。的。狠。是。又。往。下。看。金。寶。琛。輓。的。是。

爲。過。去。宰。官。表。海。常。留。餘。蔭。在。
是。未。來。御。史。中。華。無。奈。諫。垣。空。

又一聯是胡月槎輓的。

平。原。作。令。千。秋。事。
琴。島。傳。經。一。片。心。

權之對秀文道。法翁當初被參。不就是在平原縣任上麼。秀文道不錯。原是因爲鬧教案。法翁不肯殺百姓。所以自己認過。得了革職的處分。連那賠款還有法翁捐廉在內呢。權之道。法翁如此愛民。古今真不多見。無怪于則翁說他盡幹傻事。秀文笑道。作官的要是都太伶俐了。只怕從此沒了循吏傳。然而事情千變也必得隨機應變。不可拘泥。如法翁替民受過。這纔真會隨機應變呢。說畢。又見吳紹源輓的是。

公真當代經師海外垂名有客登堂問奇字
我亦前朝老物草閒偷活羨君撒手著先鞭

秀文搖頭道：措詞有不祥的意思。吳方伯何至於這樣的厭世？托着水烟袋，踱進孝堂旁屋去。權之也不再瞧。隨他進去。聽鏡瀛嘆道：老成凋謝，自願可傷。權之還以為是嘆念姜垓，因問道：法翁的靈柩回籍，不知請誰護送去？鏡瀛道：聽賈太守說是法翁的外孫少爺護送回籍安葬。少爺和姨太太還留在此地。他這外孫少爺也是大學堂的學生，將來安葬回來，還要叫法翁的少爺也進大學堂。這狠是正理。想不到法翁仙逝不久，方纔莊龍翁派人來找金寶翁，說是朱清源、嶧使剛嘸氣、朱近翁請他去帮忙。龍翁和黎伯翁原是去看他的病，想不到倒給他送了終。權之奇怪道：初九我去近翁那裏道謝，還沒聽說朱公有病。怎麼竟也仙去？鏡瀛道：就是初九晚上得的病。這幾天昏迷不醒，醫藥無靈。好在已是八十歲的人了，總算是福壽全歸。則立道：可嘆我們的敦誼會成得不到一年，少了已經有十來位。佟其翁加入不久，昨天也被濟南都督約去當什麼廳長去了。余協揆聽說就快進京。光景是越來越蕭條。前幾天魏星分廉的來到這裏，我以為我們會裏又可以多個人嘍。那知他老先生在羅大臣家裏住了一天，又在牢京卿家裏住了一天，就去守阜陵去了。千里笑道：他守什麼阜陵？那都是窮逼出來的。星翁一生除了厚遇學生是他的好處，此外毫無可取。他的學問、莊壽香最賞識。其實他是暗地探聽壽香現看什麼書，急忙也搜着這部書，不分晝夜趕着看到等壽香看完和他談論，他却早已看的透熟，對答的猶如

指。掌。怎。怪。壽。香。誇。他。淵。博。權。之。道。星。翁。的。太。太。是。敵。省。汪。賢。讓。祭。酒。的。甥。女。聽。說。還。有。一。段。故。事。千。里。道。不。錯。當。年。星。翁。遠。遊。把。太。太。寄。在。文。鼎。史。殿。撰。家。中。才。子。佳。人。兩。相。愛。慕。星。翁。知。道。使。不。再。接。回。來。如。同。休。了。一。樣。直。到。星。翁。已。在。湖。南。臬。臺。任。上。文。殿。撰。已。經。死。了。他。太。太。纔。帶。着。在。文。家。生。的。兒。女。前。去。認。夫。星。翁。那。裏。肯。收。留。還。是。莊。壽。香。從。中。調。和。親。自。把。這。位。太。太。送。進。臬。臺。衙。門。星。翁。看。在。壽。香。面。上。每。月。給。太。太。一。些。用。費。叫。他。另。外。單。住。如。今。星。翁。的。景。况。如。此。他。太。太。的。下。落。可。就。不。得。而。知。了。鏡。瀾。笑。道。文。人。無。行。文。殿。撰。當。之。真。無。愧。色。則。立。站。起。身。來。說。有。事。要。走。諸。公。改。日。再。見。權。之。也。想。走。出。來。問。雨。閣。道。町。久。高。來。過。沒。有。雨。閣。道。久。高。早。晨。來。上。過。祭。已。已。走。了。權。之。聽。說。就。和。則。立。一。同。出。門。單。去。找。久。高。問。問。託。他。找。祥。壽。洋。行。辦。理。經。租。的。事。停。妥。沒。有。久。高。說。已。經。辦。妥。正。要。給。權。翁。送。信。去。權。之。極。力。稱。謝。回。家。把。事。體。都。料。理。清。楚。十。九。一。早。就。携。眷。回。京。恰。好。和。余。代。明。同。車。寓。公。送。行。的。直。要。把。站。門。擠。破。到。了。二。十。這。天。姜。垓。的。靈。柩。在。大。碼。頭。上。船。寓。公。素。有。交。情。的。也。都。來。送。這。時。大。學。堂。已。經。開。學。全。體。學。生。排。齊。了。隊。伍。每。人。臂。上。纏。着。青。紗。從。姜。垓。的。家。門。起。跟。隨。靈。柩。一。直。走。到。大。碼。頭。則。立。送。完。姜。垓。回。來。去。訪。有。福。家。人。說。老。爺。跟。少。奶。奶。回。娘。家。去。了。則。立。不。覺。一。楞。問。道。你。們。親。家。老。爺。不。是。住。在。濟。南。麼。老。爺。是。幾。時。去。的。家。人。應。道。是。今。天。早。晨。去。的。過。十。來。天。就。可。以。回。來。大。人。有。什。麼。話。請。留。下。票。告。少。爺。好。給。老。爺。寫。信。去。則。立。道。也。沒。有。什。麼。話。等。見。了。你。家。老。爺。再。談。罷。於。是。離。了。有。福。家。門。覺。得。好。生。奇。怪。兒。媳。婦。去。住。娘。家。他。可。跟。去。作。什。麼。十。五。那。天。和。我。商。議。合。股。開。一。飯。館。明。明。我。今。天。再。見。怎。麼。竟。把。這。話。忘。記。難。道。

跟兒媳婦回娘家。比這事還要緊不成。正走着想時，忽聞一股異香送到鼻端，則立一轉臉，只見一個麗粧婦人，一手扶在一個偉岸的浮華少年肩背上，拿粉臉半貼在手面，那一支手還和少年的手拉着，連儂帶靠的，從身旁走過去，則立見這婦人，像是蔡進堂的姨太太，却不知那個少年，就是陳實保心說這一對男女，在街上作出這樣醜態，太不雅觀了。過了半個多月，有福纔由濟南回來，去見則立，則立責他爲什麼約定上月二十見面，又往濟南去，有福陪笑道：則翁千萬恕我，只因小孫纔三歲時，常有病，正月二十二日是親家母的生日，兒婦原不打算去的，無奈親家那裏巴巴的派人來接，不能不去，兒婦既去，小孫是必得跟隨我，實在放心不下，所以纔跟了去。本想八九天的工夫准回來，誰料小孫又着了涼，不大舒服，挨到前天，已然大好，只是還不敢讓他坐火車，我怕則翁等得心煩，就囑咐兒婦暫且再待幾天。我先和蔡進翁的令兄，昨天同車回來，則立道：進翁現在北京，這邊只有三位姨太太住着，他的令兄來作什麼？有福悄悄道：則翁有所不知，進翁的令兄是濟南國民黨支部裏卓卓的人物，本來沒有工夫離開，因爲進翁新近得着這裏一位膠州朋友的信，說他的三個姨太太容留一個姓陳的在家裏住，情意非常的厚密，那姓陳的簡直頂了進翁的缺，連僕婦了頭都拿着他當主人一般看待，知道這事的也全稱他爲蔡大官人，進翁脫不開身，就寫信託他令兄來到這裏，把三個姨太太送回膠州原籍，交他太太嚴加管束，大約三兩天就走，則立拍手道：這就對了，上月二十送姜法翁的靈柩上船，回來到府上拜訪，不得見着，有翁路上遇見一男一女，偎靠在一起，一边走一邊起膩，我就看那婦人彷彿是進翁的第三妾過。

些。天。送。朱。仁。使。的。殯。又。值。見。那。個。男。的。和。進。翁。的。第。二。妾。一。同。進。華。德。泰。號。去。買。東。西。我。和。吳。慕。翁。說。進。翁。的。兩。個。姨。太太。必。然。和。那。男。的。不。清。楚。他。還。說。一。箭。雙。鵰。決。沒。有。那。樣。事。便。宜。如。今。看。來。竟。是。一。箭。三。雕。了。這。且。先。不。必。談。我。們。開。飯。館。的。事。究。竟。怎。樣。呢。若。真。要。辦。順。忠。翁。還。要。入。一。股。有。福。道。我。在。濟。南。已。經。把。掌。竈。的。都。約。好。了。掌。櫃。的。這。裏。也。有。現。成。的。人。仙。源。居。敢。於。慢。客。非。把。他。一。毀。到。底。不。可。他。那。竈。上。的。人。我。也。要。約。來。就。用。高。陞。樓。的。舖。底。開。市。請。則。翁。轉。致。順。觀。察。能。入。一。股。狠。好。待。我。辦。着。臨。月。底。月。初。或。者。可。以。開。張。則。立。笑。道。如。此。就。偏。勞。有。翁。我。們。只。當。現。成。的。股。東。了。有。福。也。笑。道。則。翁。萬。安。論。理。也。該。這。樣。則。立。拾。頭。看。見。家。人。手。拿。一。封。白。柬。站。在。一。旁。有。話。要。回。就。問。道。有。事。麼。家。人。捧。過。柬。回。道。這。是。董。大。人。剛。派。人。送。來。的。則。立。抽。出。帖。來。一。看。叫。聲。哎。呀。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感深恩痛落遺臣淚 念舊好難割親愛情

話說則立抽出帖來一看。叫聲哎喲。有福忙問怎麼樣了。則立把帖遞給他瞧。說太后駕崩。有福看那帖上寫的是皇太后賓天。定於某月某日在三江會館開會。下署敦誼會公啓。則立道。前些天並沒有聽說太后有病。不知這消息是從那裏傳來的。有福道。在這裏見聞太不靈通。我們又不大常看報。大約這消息決不能是差誤的。等到開會時。自知分曉。飯館的事。就請則翁轉致順觀察。我也不久坐了。則立送過有福。去見香山。龍媒。式若。千里。都在那裏。一個個哭喪着臉。眼眶發紅。香山見則立走來。說則翁想必接着知會了。這是普天同弔的事。我輩自

不能向隅。相煩先和久高先生商議。就借三江會館爲哭臨之地。至於哭臨的日期。等到開會時再行公擬。則立應了。個是道想不到。我皇太后。女中堯舜。棄養天下。慢說老帥和諸公。俱是受恩深重。哀感難以自勝。就是山川草木。也應一齊垂淚。今來謁見老帥。不爲別的。正是。要請示老帥。怎麼樣辦。既蒙吩咐。敢不效勞。說畢。辭別衆人。走在窗外。只聽式若拍掉。權之。若在這裏。我們非質問他。不可以後。便影影綽綽。聽不真。別人又說些什麼。則立見了久高。說明來意。久高躊躇道。這事我也不敢自作主意。報三在商會裏最拿事。我同則翁去問問他。看則立聽久高說。不敢自主。知道這事有些不妙。只得同到報三那裏去商議。報三道。這事有兩層難處。一層因爲三江會館。原是商家的公所。現在早已變了。民國借地。哭臨怕人家嫌。喪氣。即令我和久高。擅敢應許。則翁將來別人說話。我們可聽不了。比如則翁的住宅。有人打算借辦喪事。只怕則翁不肯吧。還有一層。敦誼會去年歡迎恩理親王。狠招提督喜歡。如今忽然好多人。要湊在一起。大哭一場。被提督知道了。必說這不是太平氣象。從前的一片歡心。只怕要因此消沒乾淨。則立笑道。不是這麼說。我們設位哭臨。是盡爲臣的心。行爲臣的禮。和平常辦喪事大不一樣。況且外面。雖是哀痛的舉動。骨子裏却和歡迎親王道理相同。難道提督只許我們歡迎他。國裏的親王。不許哭我國裏的皇太后不成。看來這事是沒有可顧忌的地方。二公誼屬同會。何不尋個方便。只要二公應允了。別人一定不能說話。兄弟也算。是個商家。就是將來果然有人說話。兄弟替二公聽受。就是了。報三道。則翁說的有理。但是如今已經沒了大清國。這事實在也不便再辦。免得被人家傳作笑談。則立道。各人盡各

人的心人家說，什麼是不能算數的。香帥的意思，是這樣。兄弟也沒有別的法子，還求二公再斟酌斟酌。報三道狠對不起。我們沒有什麼可哭的，也不用再斟酌。就請則翁對吉大人說，改日我們要去叩頭領罪，則立見他們執意不肯，恐怕越說越僵，便不再議。又去借廣東會館，也碰了一個軟釘子。回來告知香山，香山道：這一般商人太無人心，全不念食毛踐土之恩，待兄弟和龍帥索性面求提督，叫他給我們一塊乾淨地方。於是約會龍媒去拜見提督。把哭臨的意思說明。提督倒是大大方方的，轉商海關，就指定海關的兩間空房，作為哭臨的地處。等到敦誼會開會的時候，香山仍是因為氣力來不及，請龍媒向衆人道：諸公俱已曉得，皇太后於某日賓天了。想我皇太后賢孝成性，謙讓為懷，天下臣民，莫不克長蒙覆育。豈不是極可傷極可恨的事麼？我輩深受恩眷，不能與國同休戚。偷生在一方，誠然是出於萬不得已。不幸慈顏從此長背，雖碎骨粉身，也不能答報於萬一了。現已承提督許可，在海關設位哭臨，使在天之靈知道海隅尚有這些遺臣，哀念不忘。於我們的心，庶幾纔可以稍安。至於哭臨的日期，應請諸公商定。衆人聽罷，有些人幾乎就要哭出來。商酌了一回，都以為不可過遲。就定於開會的次日，龍媒就請秘書員恭繕牌位，又請則立友琴到海關去布置。哭臨這天，衆屬公頭戴摘纓帽，反穿羊皮外褂，足登青布官靴，從南海岸一帶陸續不斷的走向海關。聚在外間房裏，一會兒人都來全。由香山為首，一齊彎着腰，歪着辮，魚貫走入裏間，朝着大行皇太后的神位，紛紛跪倒，匍匐在地，放聲大哭。起來，簋時間，滿屋裏愁雲四布，連日光都有點發黃。哭聲略頓，衆人站起身，又一齊向神位行三跪九叩的禮。禮畢，慢慢的都退了出來。

第十四回 感深恩痛落遺臣淚 念舊好難割親愛情

落坐歇息。那些個受恩特別深重的，還不住的抽抽噎噎。早有跟人遞送手巾，把端過來茶碗，拿過來水煙袋，鏡瀛唏噓流涕，口水煙沒有吸進，噲的直咳嗽。跟人忙過來，捶腰龍媒端起茶來，喝茶碗裏竟落上幾滴眼淚，喝到嘴，嚼着有點鹹味，千里含着，一口茶不提防，一打抽噎，都噴出來，濺了。式若一靴子，式若正拿白洋布手巾掩着臉，也沒有瞧見東來，意要替他擦一彎腰，又落上一點鼻涕，跟人忙過去，用衣襟一齊拭去。式若露出兩眼，低頭瞧了，瞧顫聲說：「不不要緊，香山年紀衰邁，傷痛過度，走時竟站不起身，兩個跟人左右架扶出門，他還一死的不肯坐車，一直架扶到家。」榮麗聲友琴幼軻少璉等一些人，本不過隨着大衆湊個趣兒罷。阿何嘗擠出一滴眼淚來，衆人快要散時，麗聲便招子榮幼軻少璉三人走出門外，說到他家去打麻雀子，榮道：「我狠願意可惜。今天沒有閒工夫，不如改日再聚。」幼軻對麗聲道：「今天南風狼好，我還想回家去放我那大美人，你再約上慕施罷。」麗聲道：「這麼大的人，還要幹小孩子的事，都不用費話。」回來跟我走，是正經。幼軻悄聲道：「這樣你推我讓，敢莫是要叫他們那些受恩重的聽見麼？」你約上慕施就够手了。他今天身邊帶着錢呢。少璉還要拉幼軻同去。幼軻却已走進房裏，把慕施叫出來，四人定了局，也進房更衣，同去麗聲家中，鑽到竹城裏面，打過四圈，吃了一回點心，重新搬坐。慕施解手進來，說外面下細雨，我們還不覺得呢。少璉笑道：「幼軻的大美人是放不成了。」晚飯後再整旗鼓，麗聲的家人回說：「宋三爺那裏派人送衣服來了。」少璉道：「叫他進來，只見來人手拿雨衣洋傘皮鞋，對少璉說：『姨奶奶叫送來的。』問爺今兒晚上什麼時候回去。」少璉問道：「外面雨下的大不大？」來人道：「大却不，只是

下的很緊。少璉道：你把東西放下。和姨奶奶說。我今夜不回去了。來人應了個是。放下東西。麗聲的家人又把牠引了出去。慕施笑道：到底還是姨太太。這這樣的關切。宋老三的艷福。真真不小。子榮也笑道：那個自然。還用說嗎？少璉摸牌。抿着嘴。搖着頭。非常的得意。一共打了十六圈。慕施是大贏家。麗聲子榮都不虧本。少璉一個人大輸到家時。天剛閃亮。細雨濛濛。還沒有止住。心裏只困得迷迷糊糊。進了家門。直奔花鳳仙的臥房。走到窗外。忽聽裏面有一極熟的聲音。笑說道：他年紀比我小。自然玩的不及我。少璉好生詫異。叫花鳳仙開門。又聽裏面一陣牀動。花鳳仙應聲道：來了。少璉等了一等。催道：快開呀。呀的一聲門開了。花鳳仙迎着笑。道：怎麼又回來了。少璉打着呵欠道：不回來怕你又咬我。你怎麼像是還沒有睡。方纔是誰說話。花鳳仙關上門。慢慢說道：奇怪。我睡的好好的。那裏有說話的人。莫不是我說睡語。瞧你困的這個樣子。還不快些挺下。少璉朦朧兩眼。伸手去拉。被嘴裏嘟嘟着說：一個人睡被也鬧的這麼亂。不看着了。涼花鳳仙也不理他。轉身進裏間去。少璉蒙上被。合眼便睡。彷彿聽見花鳳仙在裏間開窗門朝外。啞了一口。依舊關上以後。便漸漸沉迷什麼也不知道。了一覺醒來。已經紅日滿窗。只見花鳳仙光梳頭。淨洗面。如花似玉的站在牀前。輕聲叫道：你起來。瞧瞧去。三老爺早晨起牀上吐下瀉。不知是怎的了。少璉爬起來。揉揉眼。笑道：喝。天到晴了。三老爺昨天還好好的。怎麼忽然有病。請大夫沒有。花鳳仙道：三老爺說不用請。你先過去瞧瞧。打一夜牌也不至於困的要死。呵。叫奶奶知道。又該不問。青紅皂白。硬賴我壓着你的胳膊。腕子了。少璉順手搯他嘴。一下子。下牀洗漱已畢。過去瞧瞧夏瑚。却是因爲昨天過於哀。

第十四回 感深恩痛落遺臣淚 念舊好難割親愛情

二十

痛夜裏又着點涼得了感冒之疾。子榮坐在夏瑚身旁。一會子摸摸夏瑚的腦門。一會子又摸摸手心。說有點發熱。少睡因向夏瑚道。幼軻那裏有北京同仁堂的藿香正氣丸。吃了准好。用不着請大夫。夏瑚便命人去要。家人回來說。徐大人還沒有起牀呢。少睡道。這般時候。還不起來。待我親自去要。來到幼軻家中。正好幼軻剛起。少睡要了四九藿香正氣丸。服侍夏瑚用姜湯先吃下兩丸。蓋上厚被。生汗。子榮被伯宜差人來請吃使飯去了。夏瑚出了一身透汗。果然覺着鬆快許多。又把那兩丸也用姜湯送下。歪在牀上靜養。過一會。千里又來閒坐。談起大學堂的總稽查一缺。自從姜垓死後。部裏到今還沒有派人接充。賈斛量爲該堂的通譯員。有意接姜垓的後任。只是無法向部裏開口。打算託幾個有面子的人會同柯佐治給部裏寫一封公信。合力保薦。第一個就找千里。千里應允了。又邀上鏡瀛式若。現在來找夏瑚。就是替斛量求夏瑚也附名在內。夏瑚道。賈太守爲人老成練達。給法翁辦理後事極見熱腸。和柯佐治也狠投洽。我輩替他說句好話。倒不值什麼。於是也應允了。過半個多月。部文果然到大學堂。派斛量暫兼總稽查。斛量平日和學生不大聯絡。辦通譯的事。極其拘泥。外面看來。彷彿是架子狠大。學生心裏。就以爲他只顧迎合柯佐治的意思。全不念同國之義。如今部文一宣布出來。便不免紛紛議論。那些漢文教習又鄙薄斛量不通文理。說叫他管理漢文功課。必要舛謬百出。使當教習的從中爲難。其中有幾個稍微激烈一點的。竟至於因爲這層辭差回籍。衆學生一見這樣。更不以斛量爲然。想着法子去打聽斛量。這個美差是怎樣得來的。堂裏的寓公子弟誰不曉得他的來歷。慢慢把風聲傳遍了同學。衆學生又都恨他來。

路不正。羅爵樊、辛慕曾、錢殿元、程一珙，就倡議開會討論這事。其中有個學生，姓皮名文伯，開會的時節，說的話最多，極其激烈。又狠動聽，衆學生非常的贊成。就舉他和爵樊當全體的代表。到斛量家裏去，要求斛量辭差。說先生對於我們學生素來感情濃厚，我們爲愛護先生起見，恭請先生辭掉兼充總稽察的差事，以保感情。斛量見這話來的蹊蹺，便說道：部裏的公事是這樣，我只好暫且兼管。況且你們既說是彼此的感情素來濃厚，爲什麼我一當總稽察，就怕感情不保呢？文伯道：我對先生明說了罷，我們這個學堂，是兩國合辦的，洋文功課歸監督管理，漢文功課歸總稽察管理。這都載在條約的。先生你也不是不曉得。既然管理漢文功課，就必得深通我國的文學，纔能勝任。先生你不要屈心，請你自己問問自己，是不是文理欠通，況且總稽察對於全堂的事，沒有不當問的，也不專門管理漢文功課。監督是外國人，不大明白中國人的心理和習慣。遇時不免違背人情，若仗着總稽察從中維持，只怕學生對於監督的意思，越來越壞。先生你平日偏向着監督，作了總稽察，還能够維持嗎？有這兩層，所以求你必得辭掉。我們纔放心得下。斛量聽這話，更不像樣了，不覺怒從心起，拍掉喝道：豈有此理。當不當是我的自由，你們怎能干預？這是我的家，不容你們在此胡說。請給我快些出去。爵樊也嚷道：勸你的好話，你反不聽。怎麼這樣的不知趣。不錯，這原是你的家，不容我們說話。就請你隨我兩人到堂裏，對衆同學的說去。斛量那裏肯隨他們去。一陣連拍帶喊，把兩人攆走。心想有些不妙，又找千里去問計。千里道：大學堂的學生程度很高，怎麼冒失到這般地步。必是和斛翁素有誤會的地方。不要緊，暫且不用理他們。待過些日子，自

然而然的就會風平浪靜了。斛量一聽，覺着很有道理。想起雨閣交情最密，就時託雨閣向學生疏通。有些學生都被雨閣疏通好了。只有文伯爵樊等人堅持到底。說出漆來也不中用。時常討論抵制的方法。往部裏連打了兩個否認的電報。又舉兩個代表。就有文伯在內。進京和總長當面陳說。連柯佐治也想不出妙法。帮着斛量。直把個署任的總稽察鬧得整天心懸萬丈。反不如只當通譯時從容自在了。這且按下不言。再說陳實保在、進堂家裏。把着他的三位姨太太。正玩的不亦樂乎。不料進堂的哥哥忽然跑了來。不容分說。硬把三位姨太太接回膠州。一切家具也全運走。實保有一個衣箱。原放在三姨太太房裏。也被他一齊帶去。實保那裏還敢尋取。伯覆曉得了。就時常借着這個拿實保打趣。轉眼到了暮春三月。花木錦簇。惱人的天氣。真不知道要怎樣纔好過。伯覆想那太清宮住的美人。俊義又說過好幾次。一定不是謊語。騙人。早就約他同去。他一死的不肯。可又有點可疑。轉而一想。俊義長的那般可愛模樣。和柏小姐原是舊交。倘若他竟肯同去。那倒壞了時。打算找實保作伴。也怕實保分了實惠。一個人沒有去過勞山。實在不敢獨往。悶悶的在院裏倚門而立。只管出神。忽想起景碩謀的兒子景倫。受呆頭呆腦。不如約上他。決不致有什麼妨害。於是背着實保。去找倫受。說我要請你去逛勞山。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倫受客氣道。和你交往了一個多月。屢次承你的情。還沒有酬答。怎好意思。又叫你請我。逛勞山。伯覆笑道。這算什麼。也值得這樣客氣。你就依實了罷。倫受便不再讓。只說我有暈水的毛病。去時不能坐船。伯覆定好了起程的日期。到那天。僱了一部汽車。同着倫受坐到柳樹台。找一個外國飯店住了一夜。走

大。半。天。的。山。路。受。盡。千。辛。萬。苦。好。容。易。來。到。太。清。宮。實。保。當。伯。馥。起。身。之。後。方。纔。知。曉。心。裏。倒。不。忌。恨。他。只。拋。得。一。個。人。怪。悶。的。荒。坐。在。書。房。裏。想。想。蔡。姨。太。太。的。那。番。恩。情。看。看。壁。上。的。遲。遲。日。影。聽。聽。外。面。一。陣。陣。春。風。吹。的。窗。櫺。作。響。真。是。意。懶。心。煩。彷彿。把。一。件。要。緊。的。東。西。丟。了。一。般。順。手。在。書。架。上。抽。出。一。本。書。來。看。却。是。一。本。古。風。翻。來。翻。去。翻。到。木。蘭。從。征。那。一。首。看。了。一。遍。心。說。這。樣。的。女。子。夠。多。們。可。佩。服。怎。麼。我。陳。實。保。竟。遇。不。着。呢。前。年。革。命。以。後。女。子。北。伐。隊。裏。有。遍。體。淫。瘡。的。有。轉。爲。娼。妓。的。比。這。木。蘭。可。差。的。太。遠。了。我。不。如。作。一。首。詩。遣。遣。興。省。得。空。自。發。悶。拿。過。紙。筆。來。思。索。一。番。寫。道。

昨。見。軍。書。召。相。從。萬。里。征。佳。人。能。代。父。女。子。亦。興。兵。執。轡。橫。橫。手。揮。戈。款。款。行。令。由。櫻。口。發。劍。向。柳。腰。橫。粉。黛。顏。難。辯。裙。釵。氣。尚。英。報。家。還。報。國。存。孝。復。存。誠。夜。冷。鳴。金。柝。風。高。動。繡。旌。戊。年。惟。十。二。巾。幘。應。干。城。

寫。畢。正。在。吟。咏。改。削。冷。不。妨。一。個。人。從。身。後。用。手。把。他。的。雙。眼。搗。住。實。保。猜。是。俊。義。說。道。快。放。了。手。不。看。回。來。我。格。肢。你。那。人。還。是。緊。緊。扣。住。只。當。沒。有。聽。見。實。保。使。勁。把。頭。一。扭。俊。義。撒。開。手。嘆。味。一。聲。笑。道。好。哇。怪。不。得。好。幾。天。不。見。面。敢。情。盡。在。家。裏。學。好。作。起。詩。來。了。待。我。看。看。作。的。怎。麼。樣。實。保。道。下。過。是。解。悶。罷。咧。你。也。不。用。見。笑。我。原。不。想。叫。你。說。一。聲。好。俊。義。念。了。一。遍。說。道。咦。你的。詩。狠。有。點。意。思。了。原。來。不。只。會。弔。膀。可。造。可。造。實。保。摸。着。俊。義。的。臉。笑。道。瞧。你。這。股。子。媚。勁。兒。口。氣。還。不。小。呢。俊。義。道。少。胡。鬧。昨。天。我。也。瞎。謔。了。一。首。待。我。念。出。來。你。聽。聽。實。保。聽。他。念。的。是。

小院無人春已闌。苦搜新句倚欄杆。回身誤觸花枝動。蛺蝶紛飛亂作團。

實保笑道：你是個媚人兒。作出詩來能這樣的清新秀雅。還帶着一股子媚氣。可惜你不會唱戲。若是會唱戲。比那梅蘭芳王蕙芳還多一層文雅哩。我一定就要學張俊義。張什麼。再胡說我從此可就不理你了。實保道：原是一句戲言。算什麼。況且我並沒有說完。俊義道：曠言也不能拿着當飯吃呀。爲什麼老這樣胡噴。實保央告道：你切不可動真氣待我。講一段故事給你聽聽。前兒吳紹源姻丈的壽日。我去拜壽。來的客有一個白鬚子老頭兒。聽說就是李鏡瀛。作過外務部尙書也。當過鐵路督辦。說話狠能招笑。他說從前天津鐵路局裏有一委員。就是胡萊循。年紀纔過二十歲。長的非常漂亮。就住在局裏。別的同事的住局。都帶着跟人。獨萊循沒有。只有一個包月的剃頭匠。帶手兒也給他收拾牀鋪。打掃屋子。在他住室外間下榻。也和跟人差不多。這剃頭匠年紀有三十上下。長的倒狠乾淨。別人包月剃頭。每月只給一兩塊錢的工錢。萊循每月給八塊。因爲剃頭匠帶管伺候人多。給些倒也不招人起疑。可巧有一天夜裏。另一個住局的委員出來解手。走在萊循的住房窗下。聽裏面有啾啾之聲。砥破窗紙往裏一瞧。黑洞洞的什麼也瞧不見。把耳朵貼在破處細聽到底。是什麼聲音。只聽呼吃呼吃。氣喘的極粗。那啾啾聲却是柔而且長。聽在耳朵裏叫人好不肉麻。這委員心裏明白了。漸把這段新聞傳出。去局裏人都以爲剃頭匠原來是萊循的旱太太。怪不得每月得他八塊錢呢。後來這剃頭匠忽然向萊循辭活。萊循苦苦挽留。剃頭匠只是不允。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竟至大起爭吵。別的委員的跟人來把剃頭匠拉出房去。

桃

源

夢

說你一月掙胡老爺八塊錢，也不少了。怎麼和胡老爺拌嘴呀。剃頭匠說：別位老爺叫我剃頭打辮，我還是照常的伺候。惟有他，就是每月再加上八塊，我也不幹了。我掙錢原是爲養身子的，那有許多精神賠在他身上。白日累了一天，夜裏還叫我弄他的屁股，我起初只當是一件便宜事，那知他的癩頭兒還不小呢。沒有一夜我兩個不在一牀上睡，越來越不像話了。我和他辭活，他不依，說要走，非得把這幾個月的工錢全都給他留下。那事原是他叫我幹的，到了這時候，怎麼要我把錢吐了出來。你們聽聽，可有這條子理沒有。他還是個老爺，已經把臉攔在褲襠裏，我也不用瞞着了。這一喧傳，不要緊，萊循可受不住了。忙向本段路的總辦順忠德辭差，離開鐵路。李鏡瀛說時，燃着鬍子一點也不笑，却把合座的客，差不多快要笑破了肚子。這個老頭兒真真趣味。俊義冷笑道：有趣麼？你又說給我聽作什麼？實保道：你又多心了。我們不過是隨便談談罷咧。俊義問道：伯馥爲什麼不見？實保纒眉道：還說呢，都是你招的他。同倫受往勞山去了。俊義笑道：伯馥這人真也有意思，約我好幾回，我不肯同他去，又約上那個傻小子，但不知他此去能不能如願以償。實保道：你爲什麼不同他去？俊義道：這些事我實在懶得再幹。況且我若同去，只怕沒有伯馥的份兒了。實保笑道：謙讓得好。倘若給人家作旱太太，一定不攔擋。老爺納妾，俊義賭氣起身要走。實保忙賠不是，纔把他勸住。因說今天悶的狠，我們不用在家裏苦起膩，不如找個地方去玩。玩。俊義道：聚成樓新開了，不到半個月，我吃過兩回奶湯作的狠美，和濟南的飯館一樣。回來我帶你去嚐嚐。實保道：濟南的奶湯是獨一無二的美味，別處雖有做作的，可惜半點也不像。去年我路過濟南。

還吃過一次回來我們就去。現在可以先在街上逛逛。說着披上馬褂。同俊義逛了一回。不覺夕陽漸落。來到聚成樓。要了一斤陳紹。一碗奶湯滷菜。一碗湯魚雙脆。一盤火腿炒玉蘭片。一碗清燉蹄筋。二人細嚼暢談。吃的狼痛快。忽聽隔壁有人叫道。那邊說話的是黎俊義翁麼。俊義聽這聲音好耳熟。過去一看。原來是林宗的表兄徐幼軻。一個人剛吃完。忙說道。幼軻先生久違了。自從去年在車站送林宗走。一向不得見面。那邊只有陳君實保。何不請過去談談。幼軻隨他過來。和實保招呼已畢。說二位的飯賬。今天非讓我不可。實保攔道。還是兩便罷。不要客氣。俊義問幼軻道。林宗近日可有信來。幼軻道。他在天津來過一封。到四川又來過一封。景況總還不錯。只是他那別扭性子。兄弟終久替他懸心。實保道。唐先生和我雖只聚過一次。然而爲人很痛快。倒不見得性情怎樣不好。俊義笑道。爲人很痛快。罵人也狠痛快。幼軻道。就這一層。是他的大毛病。一個人生在世。上怎能。人。人。意見。都。和。自。己。一。樣。呢。實保道。幼軻先生在那邊獨酌不悶麼。幼軻道。兄弟本來是出門訪友。在枚侍郎家裏。看鹿方伯同他圍了一局棋。走到這館子門口。有點餓了。就進來吃一頓。這館子的正股東是易有翁。兄弟可以隨便記賬。倒很方便。這裏的館子。原只有仙源居一家還可吃。有一回易有翁在那裏請客。櫃上不給預備寬大的房間。局票又有一兩張沒有送到。有翁便氣恨不過。特約幾個熟人開這館子。和仙源居賭氣。二位瞧這奶湯作的够多們漂亮。仙源居的生意。只怕要作不成了。有翁在各館子。無論是那一家。沒有不小心應酬的。仙源居活該倒運罷咧。實保讓幼軻再吃些。幼軻只喝了兩鍾酒。說聲打擾。告辭而去。實保俊義吃罷飯。出了聚成樓。走到

華德泰門前。頂頭遇見高木蘭的大小姐。俊義不見。罷一見了。便。渾身顫抖。燈光之下。和他四目相射。幸喜沒有人跟着。忙對質保說。雅觀。樓有人等我。看戲。請你自便。罷說完。轉身就走。高小姐心裏明白。遠遠的款步相隨。走到沒人的地方。俊義停住。腳站在路燈桿旁。高小姐緊走幾步。握着俊義的手。緊貼着身子。含淚說道。想不到我還能見着你了。喬樸那厮。自從逼走了你。把我姐妹兩人管的狠嚴。後悔也來不及。到二月裏。我姐妹受孕現了形。被父母看破。我姐妹兩人好受一頓打罵。喬樸也被攆回北京去了。妹妹因此震動了身孕。疼痛難當。差梅交集。活活的吊死在廁所裏面。父母就在後院桃花樹下掘了一個坑。草草的把尸身掩埋起來。神也不知鬼也不覺。現在母親就快送我到上海去嫁一個當買辦的兒子。年紀比我大七八歲。還長過一身楊梅瘡。我早想見你一面。示得不着機會。今晚出來買點東西。可巧遇見我姐妹兩人。只因一時不慎。上了喬樸那厮的當。只害得妹妹慘死。我又要遠嫁。將來還不知怎麼樣呢。說罷。眼淚如滾珠一般落了下來。俊義五內摧傷。把着高小姐的臂。只嗚嗚咽咽的哭。一句話也沒有。高小姐一手攬他的腰。一手用巾帕拭淚。低聲說道。事已至此。你不要傷心了。你若是傷心。豈不叫我更加難過麼。你好了。一場看來是難得再見了。說着。脫下一個鑽石戒指。遞給俊義。道。你拿去作個紀念罷。俊義抽抽噎噎。更覺心如刀剜。接過來。帶在指上。向身上掏摸。一回掏出一塊長大的絲巾。遞給高小姐。顫顫巍巍的說道。倉卒之間。沒有東西在身邊。這巾的一角上。印有我的照像。你收下。以後見了。他就如同見了我一般。高小姐接過手巾。放在衣袋裏。面雙手扶着俊義的兩肩。兩支水汪汪的淚。眼直釘

第十四回

感深恩痛落遺臣淚

念舊好難割親愛情

第十五回 伯馥迷色弄倫受 麗聲謀差求夏瑚

二十八

在俊義的臉上長嘆一聲把頭微微一棍叫道兄弟說到弟字聲音只在嗓子裏以後便低下頭撲簌撲簌的落淚半嚮不言語俊義兩手緊扣柳腰也只有嗚咽的份兒忽然高小姐抬起頭來和俊義接了一個吻離開身使着勁咳一聲道有緣再見罷我出門父母限定時刻行動不能自由但願你日後顯達我若是不死聽說也是高興的俊義哭道我曉得了你以後想開一點罷猛聽得身後履聲革革有人喝問道什麼人在這裏說話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伯馥迷色弄倫受 麗聲謀差求夏瑚

話說俊義和高小姐正在情義纏綿難分難解之際忽然查街的巡捕走過來喝道誰在這裏說話嚇得高小姐躲避不及俊義答道是在這裏說幾句閒話巡捕把他兩人上下打量一番昂然走去高小姐要到祥雲壽號去買東西俊義不忍遽捨在後面遠遠的跟隨一直送他到家高小姐臨進家門忍着淚和俊義點頭微笑剛進了門又站住腳回頭瞧瞧俊義彷彿還有話說可是回身走到門口只說道你回去罷俊義待他家門關閉呆站了半晌一路咳嗽歎氣的回到家裏如同失魂落魄一般老早的就上牀安歇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念那高大小姐長的何等縹緲爲人何等聰明爽利到了如今還是眷戀於我絕沒有半點怨言真叫我悔恨交集摸摸手上的戒指不覺悲從中來枕上濕了一大塊窗上已經閃亮兩支眼晴仍是睜的狠大想睡再也睡不着索性爬起身來不睡了下牀洗漱已畢只管坐着出神一會兒抓耳撓腮一會兒低頭歎息不覺垂下兩行

清淚。家裏人問他是怎麼樣了。他便推說身上有點不舒服。心裏難過。午飯時只吃了一碗稀飯。家裏人要請大夫診視。俊義不肯。躺在牀上。傻睡了一天一夜。纔覺着身上鬆快些。一連好幾天在家悶坐。沒有出門。心想伯馥或許回來了。不如去聽些新聞開開心。就到實保家中探問。實保一見面便嚷道。好哇。那天碰見情人。對我撒謊。你當我真不知道麼。不過是不好意思攪你們的局就是了。又好幾天不見面。想必玩昏了。你照鏡子自己瞧瞧。臉上的顏色狠不正。還瘦了許多。何苦來死命的撈本。俊義長歎一聲道。這事快不要提他。我臉上瘦是不舒服。鬧的那裏。又撈什麼本。實保道。哎。你病了。我不知道。沒有去看視。俊義道。不用見面就要話。我且問你。伯馥回來了沒有。實保道。伯馥沒有回來。倫受倒回來了。昨天他來找我。我不在家。今天我去找他。想問問伯馥的下落。他又往東鎮有事去了。現在大約已經回家。待我命人把他請來。我們好聽聽伯馥的新聞。說着便叫家人去請過一會子。倫受來到。實保俊義一齊問道。勞山進的好哇。伯馥怎麼還在那裏。倫受。撇嘴道。還說呢。早知道是那。樣。我決不能跟了他去。實保笑道。好好的爲什麼後悔起來了。你說出緣故。給我們聽聽。倫受道。往勞山去的路。太不好走。從這裏到柳樹臺。坐汽車是很舒服的。從柳樹臺到太清宮。那步行的苦處。真還沒有聽說過。走到那。耶。關。地。方。有。七。八。里。路。遠。都。是。極。深。的。細。沙。脚。插。進。去。扒。出。來。狠。費。力。走。不。到。十。步。就。得。坐。下。歇。息。上。面。太。陽。直。晒。連。沙。土。都。發。熱。心。裏。那。番。急。燥。直。到。了。十。二。分。出。了。這。片。沙。地。盡。是。山。路。在。柳。樹。臺。起。身。的。時。節。僱。了。一。個。領。路。的。他。說。山。路。共。有。兩。條。一。條。近。些。可。是。極。難。走。一。條。稍。微。平。坦。一。點。可。是。遠。些。伯。馥。偏。要。走。那。條。近。的。和。那。條。

第十五回 伯馥迷色弄倫受 麗聲謀差求夏瑚

三十

路的連躡帶跳跑的飛快我在後面連爬帶滾無論怎樣叫喊他們也不等我一等走在一個山洞裏忽然有人家他二人輪在門前樹蔭下面一塊大石頭上向這人家要了兩碗水飯吃等我趕到跟前人家也給我一碗吃我吃完了也要躺下歇一歇伯馥給了這人家四十個銅子忙催我快走說不看趕不到太清宮還得在路上待一夜我正要說話他二人已經走出十丈以外只得拚命的追隨好不容易到了太清宮伯馥開發了領路的錢老道給我們找兩間空房緊和老道的住處靠着被褥枕頭通是向老道借來的那一股子臭味聞了就要吐將就着鋪墊好了心說這可該我歇歇了伯馥出房一轉身的工夫又回來逼我和他出去逛說天還不晚怎好就睡覺我沒法只得隨他出了廟門往右一拐走進一大片竹林我在前他在後出了竹林就是一個海灣順着海邊在亂石堆裏瞎走了半天也不知道還應當往那裏走回頭一看忽然不見伯馥喊了好幾回只聽山裏有人答聲却看不見人影急忙往回走偏偏亂草亂石雜在一起找不出原來的路那時太陽眼看着就沒了左右一點人聲也沒有心裏萬分的着慌生怕有老虎跑出來身上直出冷汗兩腿發軟好容易找到竹林穿出去回到太清宮一進房裏面還不見伯馥的影兒趕緊去問老道老道說他早就回來了連齋飯都已用過我聽說不覺一楞問老道他吃完齋飯往那裏去了老道說不知道我又到各院去找找到一進廟門的一個小院只見伯馥由院門裏走出嘴裏哼唧唧的唱了我還問我爲什麼這晚纔回來叫我快隨他去吃飯我能見着他了心裏很樂就不好意思責他拋我先歸隨着來到老道房裏吃些稀飯饅首之類吃飯時伯馥只管抿着嘴笑不知

不覺的又走出去。我叫道：你又往那裏去？他也不理。我吃完回房裏面漆黑的，沒有點燈，叫了兩聲伯馥，不見他應聲，敢情他又不知往那裏去了。嚇得我忙跑出來，第二天早晨纔見他的面。原來那一進門的小院裏住着一個女人，就是濟南柏孝祥的姐姐柏會仙。伯馥誑我出去逛時，他先回廟和會仙勾搭上了。會仙約他夜裏同睡，所以我吃罷晚飯，又看不見他。那時各院裏通是黑洞洞的，也不敢去找。俊義道：伯馥同會仙睡覺去了，你害怕跑出房去，莫不成就在院裏待了一夜。倫受道：院裏那裏敢待沒法子去。到老道房裏和老道睡了一夜，實保俊義聽說，掌不住一齊哈哈大笑，實保說：這倒好，各人找各人的樂子，可是趣味大不相同了。倫受也不管他們說笑的是什麼，又接着說道：柏會仙倒很大方，和伯馥睡的好了，簡直的到我們房裏來找伯馥。大晴白日的，伯馥硬逼我出去把門關上，兩個人在房裏連說帶笑，連打帶鬧，像是已經認識多年，絕不像昨夜纔混熟了的。我站在門外直作了，給他們守門的人會仙走後，我告伯馥可別再到那院去了。伯馥滿口答應，說我正要好好的歇一夜，決不再拋你了。那知到得晚上，伯馥不去找會仙，會仙又來找伯馥。伯馥見了他，便把答應我的話全都忘了。留會仙同睡，叫我仍到老道房裏去。我賭氣偏不去，會仙瞧不過眼，讓我到他房裏去睡。我說院裏怪黑的一個人不敢走，這不是一句推脫話，可恨伯馥竟說不要緊，我送你過去。會仙又極力掇弄說他對屋有老媽作伴，叫我不用害怕。伯馥就拉我到會仙房裏，叫老媽把會仙的鋪蓋送到我們房裏去。老媽回來就把向老道借的被褥枕頭給我抱來。會仙那間住房乾淨無比，連牀帳都帶着香氣，比那爛污老道強多了。我睡時不敢把

燈吹滅。睡到半夜。正在香甜的時候。忽然有人叩門。我從夢中驚醒。只當是伯馥來叫我回去。忙下牀開門。把我嚇了一跳。原來是一個雄赳赳的外國武官。一見了我。惡狠狠的看我一眼。進門看看牀上對我咕嚕咕嚕說一大套。我半個字也聽不懂。那武官又改口說山東話。問我柏小姐在那裏。你是作什麼的。我答道。柏小姐和我的朋友在別處睡覺呢。我是在這房裏睡覺的。武官聽說好好的着起來。猛一伸手把我狠命的往牀上一推。我登時倒仰撞的後腰生疼。燈也被他帶翻了我。剛站起來。那武官又是一掌打了我一個滿臉花。我哭喊着要去找伯馥。武官把腿一抬。正踢在我的膝蓋上。把對屋的老媽驚醒了。光着腳跑過來。纔把那武官勸走。又安慰我重新再睡。我挨了這一頓打。滿肚的委屈。那裏還睡得着。直哭到天亮。就起身去找伯馥。他還關着房門。和會仙在裏面睡的正好。我推叫了兩三遍。纔把他們叫醒。伯馥開了門。反埋怨我起的太早。又不許我進房裏去。我賭氣託老道給我找個領路的。送我到柳樹台。僱一匹驢騎到家門。回到家我父母把我好罵了一頓。這那裏是逛崂山。簡直是找罪受。勞山上是什麼樣兒。一點還沒有瞧見呢。實保笑道。纔脫了道士的手。險些又嚐着異味。景倫受總算是有閱歷的人了。俊義也笑道。得了。別拿着人打趣啦。我看伯馥這樣的死命撈本。只怕會仙要飄住他的身上。然而會仙怎麼竟和開簷子一樣。連外國人都招來了。更奇怪的是太清宮的道士。怎麼竟容會仙在那裏開簷子。夜靜更深。還放嫖客進門呢。實保道。淫僧邪道一樣的該殺。這倒沒什麼奇怪。但是伯馥的事。我奉求二位務必替他瞞着一點。倘若被家嚴曉得。那可不得了。連我和蔡姨太太的事。還吃他老人家大鬧一陣呢。

三個人談得高興。實保還想吃聚成樓。約着俊義倫愛同去。到得那裏。可巧座客已滿。裏面猜拳擲碼的聲。正在興高采烈之際。實保說。華興公司已換了滕東。改名嶺南春。聽說比從前還好。我們不如到那裏去罷。於是三人改到嶺南春去。這聚成樓的客。正是敦誼會改選職員已畢。全體會員攢金為宴。正副值年仍是香山龍媒。其餘的職員。只把董瑞熊換了朱近聰。會員裏面。又少了王辜岳。則立是隔教的人。雖然作過幾天封疆大員。却没有趕上皇帝賜肉。公宴時。自然沒他在座。所叫來的條子。其中就有坤角小愛如。陳洪孚連命做唱了兩回狀元。禮。衆人不免嫌煩。洪孚却是非常的得意。衆人心裏也明白。洪孚因爲父親中過狀元。故意的借此表揚一下。子龍媒見衆人團聚在一起。飲讌甚歡。因說我們的敦誼會。雖然人數越來越少。可是氣象反比從前顯着熱鬧。他們那些個高飛遠舉的。除了余協揆已經置身通顯。其餘的都不見得有聲有色。又何必多此一舉。招人說是隊隊夷齊。下首陽呢。金麗聲聽見這話。忽然心有所觸。散席回家之後。就盤算着長住在琴島。終不了局。他們那些大官。都是家私累萬。樂得隱居一方。顯着清高。節烈像我這樣的。本沒有多少錢受的。皇恩那有他們受的。深重起初。因爲不知道光景。到底能怎麼樣。怕是兵連禍結。白白的填了陷。所以跳到這裏也。跟他們一起鬼混。如今大局已定。舊人出山的。狼多若是。還在這裏陪着人家。博個假忠臣的虛名。於自己身家乾吃實在的虧。豈不是太傻了。麼。龍帥在席上所說的話。在他嘴裏原可以那樣的說。我怎麼就信以爲真呢。現在外蒙古是那樣情形。政府用人的地方必然很多。我通曉俄文。歷辦過交涉事件。自然容易到那裏謀個地位。余協揆置身顯要。勢力

第十五回 伯馥迷色弄倫受 麗聲謀差求夏瑚

三十四

極大。我何不託他給我維持維持。然而他在這裏的時候，我並沒有套過拉攏。如今當面去求，恐有不便。宋夏帥和他交情最厚，不如先託夏帥給他寫一封信，等有好消息，我再親身進京去營幹。盤算已定，就去求夏瑚。偏偏不湊巧，夏瑚沒有在家。過天再去時，夏瑚的家人說：三老爺往莊大人宅裏去了。大人有事，請進裏面等一等。麗聲聽說，也只好如此。家人領他到旁院夏瑚的書房坐下，送上水烟袋，端過茶來。這書房本是一大間，用薄薄一層板壁隔成裏外中間的門，扇是洋式的，沒人出入時，常是關着裏外兩間，都有門通到外面。房外花木叢雜，閒着坐在房裏玩弄文墨，倒是清靜幽雅的。狠麗聲在外間悶坐，吸了半天水烟，仍不見夏瑚回來，順手由亂書堆上拿過一本紅樓夢，翻着解悶。只聽一個人的脚步聲，音從外面到裏間去，嚶啞一聲，把裏外相通的，那扇洋式的門，從裏面下了鎖了。麗聲也不在意，仍是翻書看，忽聽又有一個人走進裏間，脚步却是輕輕的。隨着又聽關門的聲一陣，噦噦噦又彷彿有婦人笑語，半晌，聲息全無。惟聽椅子搖動聲，却是輕一陣重一陣的。忽又添上喘氣的聲，麗聲大起疑心，放下書，走到門前，從鑰匙眼往裏偷看，可惜視線太窄，別的一點看不見。回身重要坐下，下不防又有極細的哼聲發出來，接着又吃吃的笑，麗聲聽的楞了，只管呆站在那裏，猛一抬手，正巧把水烟袋在棹上碰倒，那本書已灑了好幾點水。麗聲不由得叫聲，哎呀，連忙把書拿起來，只聽裏間豁啣一聲，又一陣脚步亂響，麗聲手托着書從玻璃窗往外一看，只見一個人由裏間跑出去，後影極像幼軻，隨後緊跟出去的，却是少璉的愛妾花鳳仙。麗聲暗吃一驚，想起那天打牌幼軻不去，回來花鳳仙差人給少璉送雨衣等物，問少璉什

麼時候回家。一定就有緣故在內。只怕那天幼軻未必放紙美人。那夜却放起真美人來。了一會兒。家人進來斟茶。把棹上的臭水拭淨。重新灌上烟袋的水。麗聲問道。剛纔還有客來麼。家人答道。沒有外客。只有徐大人早來了。還在客廳等候。三爺呢。三老爺大約快回家了。麗聲心說不妙。倘若幼軻曉得是我一個人在外間待着。豈不怕我知道他們的密事。因而生出恨心來。壞了我的正事麼。我不如假粧睡覺。他若進來看時。可以免起疑心。於是待家人出去了。便把書仍然放在堆上。憑几粧睡粧了一些時。真把困睡招上來了。不覺朦朧睡去。忽然有人推他。麗聲驚醒。心想。必是幼軻。那知定睛一看。却是夏瑚。忙站起身。淮說有罪。有罪。夏瑚也說昨日失迎。今天又勞等候。抱歉之至。二人分賓主坐下。麗聲問道。剛從龍帥那裏回來麼。夏瑚道。正是。麗翁或者還沒有知道。王宰翁在天津被偵探拿獲。有慘遭槍斃之說。麗聲愕然問道。這却因為什麼。夏瑚道。據說是辜翁携款二十萬兩圖謀不軌。還是在這裏住的一個大人物派他去的呢。麗聲道。但不知是那一個。夏瑚說出兩個字來。麗聲恍然大悟。說道。原來就是他呀。怪不得他狠少和人來往。敢情有這等事。夏瑚道。曾有人在他家。無意中看他詩稿上有一首遊金山感懷。寫道。

一朝王氣逐波頭。駐馬金山難斷流。目盡天涯無限恨。身餘地上快恩讎。

聽這詩的口氣。就可以見出他的懷抱了。當他辦理禁烟時。就有嚴厲的名。足見得是個庸中佼佼。者。麗聲道。不知龍帥對於這事。有什麼意見沒有。夏瑚笑道。這事於我輩毫無關係。龍帥和兄弟不過是當作一件新聞。隨便

第十五回 伯馥迷色弄倫受 麗聲謀差求夏瑚

三十六

談談罷咧。麗聲又敷衍幾句，就拐到正題，陪笑說道：「敵審住在這裏，人口雖然不多，但是家道本來寒簡，歷年差事所得的薪金薄，有一點積蓄，也不敷墊補用度。現在打算遷往北京，謀一個事，暫且敷衍着。這謀事二字，在今日說出來，極覺口羞然而被家所累，誠然是萬不得已。別項事實，在不便再作，只可就稍有經驗的圖一位，置現任在外蒙古正在需人通曉俄文的人員，定不可少。擬求余協揆從中爲力，敢煩寫一封薦信，先寄到京裏，看看消息怎樣，好定行止。說畢，忙打一躬。夏瑚起身答禮，明知道麗聲是忍不住也想出頭露面，故意繞着灣子說話，怕人鄙薄他，可是相處已經一年，不好意思推却，就答道：「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好在余協揆和麗翁也是熟人，兄弟寫封信，不值什麼。麗聲忙又深打一躬，說將來得有寸進，全是出於厚賜。夏瑚也謙遜一番。麗聲出了夏宅，前走不遠，只見幼軻少璉正在那裏僱車，麗聲躲避不及，只得招呼道：「你們僱車往那裏去？少璉道：「許代翁在聚成樓給賈斛翁餞行，我們去作陪客。」麗聲道：「賈斛翁竟要走麼？」幼軻道：「斛翁到底沒有鬧過學生，都裏另派周尙書的親戚王林貴當總稽察，這位王公已經來到，住在周尙書家裏，斛翁還有什麼意思再當通譯。枚侍郎給他寫了一封信，薦到北京一個什麼局裏，大概總能得個好一點的差事。想不到大學堂學生的氣習，竟這樣的張，因問麗聲現從那裏來。」麗聲道：「我剛纔和夏帥說了幾句話，你兩個是怎樣湊在一起的？說時，忽抬頭看道：「哎呀，天快下雨了，我們改日再談罷。」幼軻少璉一齊登車而去。果然涼風習習，大有雨意。麗聲急忙也僱了一部東洋車，飛奔到大馬路中間，雨下來了，拉車的脚一滑，撲倒在地，把車撒了手，往後一仰。麗聲鬧個兩脚朝天，巡

補忙過來把他扶起。又給拉車的幾棍子。麗聲打得腰際生疼。拉車的傷了手腕。不能再拉。麗聲罵了幾聲混賬。王八蛋。只得忍着疼冒雨而走。走不幾步。想再僱車。那些車夫誰不想借着下雨敲點竹槓。麗聲不肯受敲。一直走回家去。那腰疼却不是摔的。是巡捕扶他起時。扭了一下子。到家叫人搥一搥。疼痛漸消。只是身上冒雨受寒。夜裏發起熱來。第二天便覺頭眩鼻塞。乍冷乍熱。董瑞熊給他薦了一個大夫。開方吃藥。病有半月的光景。方纔大好。這天瑞熊又來看他。因說到底還是中國藥。真有靈效。聽小兒說。有一同學說叫作吉維岳。前年隨同曹玉函在卽墨縣鬧獨立。因為受累擔驚。中了病。在堂裏奄奄不起。堂裏的西醫醫治多時。毫不見功。病勢反加沉重。就抓了一劑中國藥。煎得還不會吃。一命嗚呼了。那西醫見他房裏有中國藥罐。便賴是中國藥害了命。賭氣把藥罐扔在窗外。問明堂役。得知罐裏的藥是從萬年春藥舖買來的。告知提督。把萬年春掌櫃的押在巡捕房。經商家力保。纔放出來。你聽够多們冤枉。麗聲道。得了要命的病。就是神仙來也不中用。兄弟的病。不過是從冒雨得。原不算什麼大病。然而謀事還不知怎麼樣。先病了一場。總算是倒運。只怕事雖到手。也不得好。幹瑞熊道。余協揆決不至於不恰。夏帥回信。前兒郭益翁成之翁。再四的囑咐兄弟。遇有相當的機會。不要忘記他們兄弟。自己回想。從政多年。總不能於切己的地方。着點實力。真要把人越練越假。幸虧老天睜眼。如今容兄弟作一閒人。正好及時用功。躬行實踐。那裏還肯僥倖機會。麗翁上有老親在堂。和兄弟的境遇迥不相同。自然不能一概而論。將來余協揆約麗翁前去的時節。可否隨帶他二人。手下能用幾個熟人。豈不強似生人麼。麗聲道。這等

到時再說罷。好在郭益翁素來熟識。能在一起作事。兄弟豈有不顧之理。至於成之翁。曾在黃河工上虧款二十多萬。濟南拿辦的消息狠緊。他纔跑到這裏。不等風潮平靜。暫時似乎不便忙着出來。瑞熊道。這一層之翁倒也和兄弟說過。風潮是已經平靜了。麗翁將來若是容不開很多的人。待兄弟轉告之翁。相機而動也。無不可。麗聲道。這樣狠好。兄弟還有一事奉求。設或兄弟離開這裏以後。草帽公司有什麼事。就請瑞翁時常通信。瑞熊道。不消吩咐。一定是這樣。已走的諸公。凡是已經入過股的兄弟。也常和他們函商。一切現在股全招足了。機器就快運到。開辦的時期。光景是不能狠遠。本來我們從倡議到如今。已經一年多。再若開不起來。也太不像話了。麗聲道。全仗瑞翁維持。兄弟一病十幾天。總不得到夏帥那裏探問消息。今天該去走一遭。就煩轉達益翁。候兄弟的信。就是了。瑞翁說了。靜待好音。四個字。起身要走。麗聲送客以後。就往夏瑚宅裏來。接二連三。巴巴的盼到代明的回信。說是機會正巧。來的越快越好。麗聲喜不自勝。通知了益受。牢玉宣又把胡萊循薦給他。胡月槎又託他把景頌謀帶了去。麗聲的差事還沒有到手。倒先鬧上三個隨員。攜帶家眷。一齊往北京去訖。之和與瑞熊。早在濟南就有交情。麗聲不宜帶之和走。瑞熊便給定林寫了一封信。替之和另謀位置。後來之和轉到灤陽河工上。作起富有經驗的人員來了。敦直會又少了這五個。過不到幾多時。黎伯宜又被政府來電相邀。子榮和伯宜。是已有成議的。自然要跟了去。可巧伯宜的兒子有派赴廣東的消息。伯宜想找幾個熟手幫着他。就把子榮、仙舫、叫兒子帶去。友琴得着這個信。苦求小拳保薦。居然達到目的。也隨去。廣東子榮得了警察廳長仙舫、友琴也都

得了重要的差事。不言這些人此後另是一番景況。再說敦誼會的人數雖然更少。然而現有的仍不爲不多。當着天氣清和。彼此飲酒下棋打牌談天。往來的毫不寂寞。單說久高替那些已走的寓公辦理經租房產等事。足有十來件。商人心思巧妙。雖是替人出力。却於自己也狠合式。當那個時候。北京裏忽然跑來一個政界上的人。姓海名念孫。打算買房住家。由熟人介紹。認識久高。就買的巡捕房前面一所住宅。和香山的房正然相對。這海念孫是政界上提不起來的一個人物。然而於那時的時局。極有關係。因而他的名聲差不多通國皆知。由北京跑到琴島。確爲躲避而來。到島之後。把家眷安置好了。每天在家裏待着。絕不和人來往。就是有時候在街上走。也是破衣垢面。極力掩飾形跡。饒他這麼着。還有外來的偵探常跟他身後走。念孫明知他們是白跟着。豈敢把自己怎麼樣。然而心裏究竟有些懼怕。過了不多的日子。京裏又差來兩個人。極力勸念孫回去。念孫不肯。託巡捕房魏總辦帶着抵抗。那兩人見勸他不動。只得依舊回京。念孫經這一回。膽量稍微放大了些。戲園飯館也常有他的足跡。衆寓公鄙其爲人。少有和他親近的。加入敦誼會。那是更不用想了。這天鏡瀛在家裏請客。在座的有龍媒。式若。文起。玉宣。忠德。瑞熊。幾個人。言談之間。到了念孫身上。龍媒因說。琴島本來是一片乾淨土。不料如今要作了通逃藪。海念孫熱心功名。甘作傀儡。弄得沒有立脚的地方。逃到這裏。一切嫌疑都集在他的身上。是非真僞。有口也難分辯。若不是魏總辦竭力保護。只怕他的性命不能存到如今。這是何苦來呢。文起道。京裏差來的那兩個人。有一姓陳名敬史的。深通某國話。和提督魏總辦爭論了好幾回。全都沒用。在外人心裏。以爲凡

是逃在他們租界的。必得歸他們保護。殊不知保護的越力。亡命之徒來的越多。這不是進逃數是什麼。鏡瀛道。聽說那姓陳的祖上是唱戲的。段瀝橋到直隸總督任時。姓陳的兄弟正當洋務局會辦。上院稟見。瀝橋明知他是誰的後裔。故意問他祖上是作什麼的。他嘴裏格格半天。紅着臉回答不出。瀝橋笑道。老兄不用費勁了。簡直說是唱戲的就完了。我想唱戲也是一門技術。除掉當像姑以外。原沒有可以被別人輕看的地方。我當年出使歐洲。曾見外國唱戲的。還有文學家在內呢。瀝橋借此弄人於屬員的面子太下不去了。玉宣道。通曉洋文。就得算是人才。從前我在京裏。和易權之輩。論無夫。姦權之手。捧東洋書。向我引經據典。滔滔不絕。設或我也懂得洋文。就可以看看他那書上究竟說些什麼。也不至於叫報紙毀我頑固了。瑞熊道。通曉洋文。實在算不了人才。因為洋文太容易學。只要明白切音轉音的法子。沒有個一學不會的。玉宣道。瑞翁這話。恐不盡然。兄弟住在威廉書院。威教士時常叫兄弟給他講解中文。他居然能够領悟。兄弟偶然高興。叫他教兄弟洋文。字母拼音都已學會。仍然半句洋話也不會說。因此學的心便懶了。怎見得一學便會呢。瑞熊笑道。不敢和玉翁分辯。但是兄弟所說的。並不是毫無閱歷之談。曾聽小兒念洋書。兄弟居然也有懂得的。其實兄弟何嘗學過一天的洋文。因此詳細求思。不覺恍然大悟。可見人心至靈。沒有外物塞其竅。常能聚其聰明。遇事都能够領悟。也不獨是考究洋文忠德聽說。狠有點奇怪。笑問道。瑞翁這話。兄弟不甚了然。可否請明以告我。瑞熊不慌不忙。說出幾句話來。招待合席大笑。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假公濟私兩入捕房 排難解紛幾經費事

話說瑞熊見忠懇問他是怎樣不學而能。就說道：「有一天聽小兒念地理。其中的地名和中國話極其相似。比如倫敦。就念爲「樓恩兜恩」。歐羅巴。就念爲「歐挨樓怕」。這不就是切音嗎？兄弟問小兒北京上海都念什麼。他說北京念「佩可英」。上海念「商咳」。這不就是轉音嗎？兄弟因此尋思。別的地名。一定可以類推了。於是又問他琴島念什麼。他說念「慈英梅」。果然不出鄙意所料。又問他韓信念什麼。他說念「哈恩斯因」。兄弟再進一步想。地名人名都是這樣。別的話必然也不出切音轉音二法。比如說鏡老今天請客。變作洋話。一定就是「慈英撈茲因田慈英可」了。這還用細學嗎？衆人聽他說時。已覺非常的可笑。聽到這裏。更是笑不可仰。式若叫道：「瑞翁。我們雖沒有學過洋文。然而地名人名全是譯音。這却曉得。別的話怎能說的那樣容易。慢說還是異國的話。就是北京和福建都是中國地方。兩處人說的。還有天地之別呢。兄弟雖是淺陋。這切音轉音却還懂得。真要那麼容易。兄弟當年出洋考察。政就不至於繙譯員不離左右了。瑞熊被衆人笑的不好意思。又吃式若說的無言可對。便赧赧的。笑道：「這不過是兄弟一得之愚罷。咧。說完這句。衆人仍都抿着嘴。瑞熊只覺心神不安。可巧鏡瀾的家人拿進一封信送給他。說是少大人派人送來的。請大人快回府看機器去。瑞熊閱畢。對衆人改口道：「機器運到了。恭喜諸公。我們的草帽公司可以開起來了。衆人齊道：「全仗瑞翁費神。就請瑞翁定個日期。我們也好到事務所去。商一切。瑞熊躊躇道：「這且不用忙。改日一定奉請。諸公現在須先行一步。看看那份機器怎

麼樣。於是向鏡瀛道謝。對衆人拱手。興辭回家。看官。這時利草帽公司。自從韋尹明對娘子說出之後。究竟是怎麼辦起來的。到如今還未叙明。現在賸出工夫。須先交代清楚。原來青州地方。是上好的草帽辦出產之地。向由琴島出口。運到外國。外國製成帽子。又運到中國來賺錢。辛亥革命以後。剪髮的人多。除了冷季。誰的頭上不需草帽。可是道路越暢。外人賺走我們的錢越多。設有人開一公司。自製草帽。運取原料。既然方便。成本必不狠大。買的價錢。自然要比從外洋運來的便宜。定可奪外人的生意。蔡進堂是膠州人。深知青州的草帽辦好。住在琴島。又是草帽辦出口的地方。就想見及此。董瑞熊。作過山東勸業道。素來也知道草帽辦的利益。而且對於生財之道。很有研究。就和進堂約會衆寓公立一時利草帽公司。在瑞熊住宅旁邊。租了一座房子。先設立事務所。股份暫定一百股。每股五十塊錢。衆寓公裏面差不多個個都入了。總理舉定瑞熊。收支一席。張嘉冲曾叫尹明充當。尹明不幹。瑞熊就叫他兒子學禮暫管。等到百股招足。瑞熊就託人在東洋購買機器。如今機器已經運到。瑞熊便埋心學禮。道。機器運到就得了。爲什麼送信之外。還巴巴的帶一個口信。請我回來看。難道你不曉得事務所那一房。我已經轉租給別人住。只留下一間敷衍事務的門面麼。合席的人都已知道機器來了。要到事務所籌商一切。你看這麼處。學禮聽說。把雙眉緊繃。想了想。答道。事務所成立以來。只會議過兩次。此外並沒有一點用處。白閒着一座房子。父親把他轉租。正是化無用爲有用。而且公賬上每月照舊開支一百六十塊錢房租。我們從中乾賺一份。狠是上算。如今他們要籌議一切。這也不能阻擋。不妨先借別的地方混過一時。暗地裏

僱住房的各租主從速搬家。這一來於公私兩面都過得去。瑞熊道也只好這樣了。待我通知他們。就說事務所須等打掃乾淨。先借三江會館爲籌商之地。你就快催租主及早遷居。總不要露出馬脚來。受人指摘就完了。學禮領命。去和租主說話。那房原是散租出去的。共住四家。學禮找了這家。又找那家。有的因爲本月房租已滿。應允另覓新居。有的說本月房租並未滿期。房主不能辭客。還有因爲每月房租不欠。不能隨便攆人搬家。學禮向這家說好話。又向那家央求。依然是不能立即收房。又和瑞熊計議。瑞熊罵道。無用的東西。你不會說我要收房。另幹別的麼。學禮道。兒子何嘗不是這樣說來。只是那一家說。容他找着閒房。立刻就搬。這一家說。無緣無故。一定不能搬走。叫兒子也無法再說了。瑞熊聽罷。氣憤憤的親自去說。各租主仍都堅持前議。瑞熊給那應允找房搬走的兩家六天限。其餘那不肯搬走的。只得從緩再議。學禮向瑞熊道。有一家租主因爲本月的房金已經交付住的日期。還不滿。暫不肯搬。據兒子想來。莫若找給他房金。也跟他找房搬走。只剩下那一家磨牙的。就好辦了。瑞熊微笑道。房金是那麼容易找的麼。這真是小孩子的見識。學禮便不敢再說。等到在三江會館開議時。瑞熊先報告購買機器的費用。然後說股本不足。應當續招。公司裏的各項執事人。應當怎樣的分派聘請。衆股東還都沒有開議。只聽武大椿先問道。我們這公司。自從定議開辦。就設了一個事務所。每月的房金。狠不爲少。諸公也曾在那裏會議過兩次。好端端的爲什麼瑞翁放着現成的地方不用。單在這裏籌商呢。瑞熊把臉向旁一轉。笑答道。這一節。兄弟當奉告諸公開議的日期時。已經敘明白了。大椿道。兄弟看那通啓上的話。一時愚昧解

不出來。所以特要請示瑞翁。想這事務所原是爲辦事而設的。並不會堆積物。既然打算籌商事項。稍加打掃也費不了許多的工夫。何至於等待不及另外借地方呢。瑞熊笑道：籌商事項。原以籌商事項爲主。並不在乎籌商的地方。事務所和這裏不是一樣。大翁若是歡喜在事務所說話。這却不難。下次我們會議兄弟。決不另外借地方就是了。說畢。連笑幾聲。拿眼瞟着衆人大椿。冷笑道：兄弟這張嘴。無論在那裏都可以講。出話來不但兄弟別位。想必也是這樣。但是兄弟風聞我們的事務所。早已徒存虛名。那座房子。瑞翁轉租給旁人住了。不知可是真的。幾句話把衆人說的一楞。瑞熊不防大椿道：破他的底蘊。登時面紅過耳。勉強笑道：大翁說的那裏話來。事務所是諸公的事務所。兄弟怎敢轉租。況且轉租於兄弟有什麼利益呀。大椿道：兄弟耳聞不確。決不敢冒犯瑞翁。大概在坐諸公知道這事的。也不只兄弟一人。轉租固然得不着很大的利益。然而每月白白的耗費公家一百六十塊錢。自己淨賺一份。也不爲少了。怎說沒有呢。瑞熊一聽大椿的話。是越逼越緊。不覺變羞爲怒。扭着臉道：兄弟素來以禮自縛。誰不曉得。大翁這樣誣人。兄弟可不能容受。奉勸大翁發言謹慎一點。爲妙。大椿正要再說。吳紹源接話道：二公暫緩爭論。據兄弟愚見。轉租一事。非經親身察看。難以水落石出。說着。問衆人道：諸公以爲如何。衆人見問。都面面相覷。香山龍媒鏡灑式。若等一些老成持重的。都怕傷了瑞熊的面子。沈克慕。施幼軻。都狠贊成紹源的意見。沈克拉着瑞熊的衣袖。說就煩瑞翁同我們去看個明白。免得瑞翁從中受熱。瑞熊嘴裏連說很好。却是觀望不肯竟去。紹源大椿又一個勁兒的催逼。瑞熊窘不可言。紫漲着臉。越顯得蒼白。鬍子根。

根。見。肉。兩。支。眼。睛。急。的。鈴。鐺。一。般。寶。琛。近。聰。則。立。看。鬧。的。越。利。害。了。一。齊。勸。道。諸。公。且。不。要。忙。卽。或。瑞。翁。已。經。把。事。務。所。租。給。人。住。諸。公。去。看。也。不。能。立。刻。得。房。不。如。靜。候。瑞。翁。的。回。信。下。次。再。要。會。議。必。得。在。事。務。所。今。天。大。家。已。然。來。到。就。可。籌。商。別。項。應。辦。的。事。若。是。自。己。人。對。於。自。己。人。先。這。麼。爭。論。不。休。只。怕。將。來。對。外。的。生。意。難。以。發。達。了。瑞。熊。道。着。哇。我。們。豈。可。同。室。操。戈。呢。下。次。會。議。准。在。事。務。所。兄。弟。敢。當。衆。宣。誓。大。椿。道。宣。誓。是。不。能。算。數。的。仍。是。現。在。去。看。個。水。落。石。出。的。好。紹。源。道。要。去。就。得。快。去。這。樣。徒。託。空。言。那。能。辦。得。了。事。慕。施。道。還。有。一。層。倘。若。看。明。白。了。確。是。瑞。翁。把。事。務。所。轉。租。人。住。那。時。該。當。怎。樣。辦。理。幼。軻。道。那。有。什。麼。難。辦。的。就。按。着。轉。租。從。幾。時。起。公。帳。上。支。出。去。的。每。月。房。金。都。賠。出。來。就。完。了。瑞。熊。忙。道。這。是。那。裏。說。起。兄。弟。並。沒。有。漁。利。的。行。爲。怎。能。包。賠。得。起。大。椿。道。不。但。瑞。翁。須。得。包。賠。房。金。就。是。機。器。價。錢。貴。的。也。太。出。奇。了。我。們。還。得。看。細。賬。瑞。熊。道。這。個。容。易。改。日。定。有。細。賬。給。大。翁。看。至。於。事。務。所。兄。弟。實。在。沒。有。轉。租。大。椿。道。剛。說。包。賠。不。起。這。會。子。又。說。沒。有。轉。租。前。後。的。話。自。相。矛。盾。想。必。是。兄。弟。說。錯。了。我。想。要。錯。就。得。錯。到。底。兄。弟。現。在。非。去。看。明。不。可。說。着。也。來。拉。瑞。熊。沈。克。還。不。放手。瑞。熊。的。衣。袖。慕。施。幼。軻。在。旁。狠。催。瑞。熊。被。圍。在。核。心。他。的。他。嘴。裏。不。知。說。什。麼。纔。好。香。山。龍。媒。見。鬧。的。太。難。堪。了。忙。攔。道。二。公。暫。請。住。手。還。是。寶。翁。近。翁。則。翁。說。的。狠。好。我。們。靜。候。瑞。翁。的。准。信。就。是。了。今。天。也。不。必。再。議。別。事。卓。若。先。散。了。罷。式。若。道。我。們。彼。此。一。向。是。道。義。相。交。決。不。可。因。爲。這。一。點。傷。了。和。氣。請。瑞。翁。先。回。府。去。料。理。料。理。好。在。機。器。已。經。運。到。遲。早。總。能。開。辦。應。籌。商。的。事。件。下。次。再。議。也。是。一。樣。大。椿。等。一。些。人。見。他。們。不。住。的。勸。解。自。

第十六回 假公濟私兩入捕房 排難解紛幾經費事

四十六

料也催不動瑞熊。便不硬拉死逼。瑞熊巴不得一聲散議。回到家去。把一腔憤怒。都發洩在學禮身上。深怨他。不該帶口信。說機器來到。以致人家要在事務所籌商事件。來不及掩飾。學禮到這時。也只有着急的份兒。惡挨了一頓罵。一點主意也沒有罵出來。瑞熊按下氣。盤算半天。又叫學禮去催租主。快些搬家。自己去見香山。求他轉旋面子。香山問道。武大翁的話。究竟從何而起。請瑞翁先明白見示。瑞熊紅着臉笑道。實不相瞞。房子確沒有轉租。只因一向閒着沒用。親家翁。親家母。老遠的來看兒婦。舍間房少。住不開。就請他夫婦暫住。事務所容幾天再請他夫婦將就着回舍間來住。把事務所的房子膽出來。於我們絲毫沒有損傷。武京卿。獲罪。要人。爲保全性命起見。携款潛逃在這裏。還不知安分守己。閉門思過。竟敢白口誣人。無理取鬧。吳方伯。由惠民縣。典史。巴結到藩臺。已經狼不容易了。這會子仗着尸居氣餘。助桀爲虐。徐中丞。當辛亥變亂的時節。把印丟在水裏。苟且免難。居然也大着膽子。幫腔。吳觀察。曾在廣東。侵吞公款。二十多萬兩。和蒲龍二位。到現在還沒有分清。至於徐部郎和宋少璉的妾。有穢亂行爲。倘若不看在夏帥的面上。一定給他當衆宣布。看他還有什麼臉面。伸頸延喙。他們這幾個人。沒有一個是靠得住的。求老帥轉達諸公。千萬不可聽信他們的謠言。香山笑道。這都是題外的文章。了。瑞翁要緊。是先把房子膽出來。下次會議。兄弟要一准給瑞翁轉臉。大約他們幾位。是沒有打聽真切。瑞翁也不必在意。瑞熊道。只要老帥肯作主。這公司的前途就有了指望。事務所不久准能騰空。請老帥放心。香山道。只要能把房子快些膽出來。別的話就都好說了。瑞熊千恩萬謝。辭別香山。又去見龍媒。把和香山所說的。照舊再

說一遍。龍媒也應允替他轉面子。瑞熊就專心去催租主搬家。再說大椿深備瑞熊假公濟私。那天散議之後。仍不甘心。約定沈克、紹源、襄施、幼軻等人。待瑞熊把事務所的房子交出。非叫他包賠公賬上支出去的房金不可。並且須看那買機器的細賬。連三接二的催逼瑞熊快快交房。香山、龍媒、極力排解。勸他們靜候瑞熊的回信。寶琛生怕大家傷了感情。也常去勸大椿等少安勿躁。又常勸瑞熊從速贖房。免得彼此不得下台。過了些時。瑞熊還沒有把房子騰出來。紹源染了重病。大椿常去看他。每一見面。必討論對待瑞熊的法子。不幸紹源醫治無效。一病長逝。敦誼會又忙着一番弔祭。瑞熊心裏自慶敵人弱了一個。却不料大椿等因為他遷延支梧。久不交房。細賬也不拿給人看。要在審判廳起訴。這個主意。原不想被人知曉。都是幼軻嘴不穩。把風聲透給少璉。少璉告知夏瑚。夏瑚連忙飛告龍媒。龍媒得知這個消息。忙把寶琛請來。說道：公司的事。越鬧越不像話了。瑞翁不知怎的。久沒有交房的信。大翁不肯甘休。要在審判廳起訴。倘若真鬧到法庭去。我們寓公的體面何存。本來也怨瑞翁自尋苦惱。到如今還不料理清楚。兄弟常說中國辦理各項實業。已經多年了。成效是一點也不有。往往弄得公私賠累。上下交困。這並不是新人物所說的科學智識淺陋所致。實在是因為沒有正當的管理法的緣故。何以呢。科學關於技術。並於管理法。沒有重大的關係。雖說管理也應當通達技術。纔能夠措置得宜。譬如當鐵路總辦的最好。是鐵路學生出身。然而經營籌畫。全不外準情酌理。極是顯而易見的事。那裏有什麼深微難測的道理。無奈人心太壞。永離不了。假公濟私。或是苟且敷衍。所以纔越辦越壞。叫外人譏笑。我們中國人沒有辦理實

業的本領。這草帽公司也是實業之一種。瑞翁是個守禮的君子。竟會把事務所權作了親戚的行台。催他騰交。又這樣的遷延不決。請問他這樣的總理。就是曾在草帽專門大學畢業。滿肚子的科學智識。能免了這場笑話。不能如今就勞寶翁給他們分解。須知我們住在這裏居的是客位。客和客闈。招待主人。死看不上。那可。就無味了。寶琛道。龍翁見得極是。香老爲了這事。也狠費心維持。本來凡是辦理實業技術上的人。必得明悉。管理的人。也必得明悉。技術這都。不要緊。要緊還是心術。純正。辦事認真。一個人沒有這八個字。無論幹什麼。也不成辦實業。自然不免弊害百出了。瑞翁總理這草帽公司吃虧。就是心術上稍差一點。事務所的房子。既叫親戚暫住。許久不騰出來。真不知是什麼用意。大翁堅持不讓。實在也怪不得他。但這事確是我們的體面所關。定要給他們分解。龍媒道。最好還是先勸大翁。保全大家的體面要緊。然後再對瑞翁陳說利害。催他急速。請他親戚遷居。賠償房金一層。不過是大翁那麼說罷。咧。股東也不只大翁一位。就算我們公請他的親戚。白住了。這些時。也沒什麼。決不令瑞翁從中爲難。寶琛一一答應。出了莊宅。心想順便去知會香山。只見前面走一婦人。極像柳秀文的姨太太。一轉眼。却走進海念孫的家門。念孫住宅旁邊。有兩個人不住的在那裏探頭縮腦。聽一人吵道。都是你追了來。攪的。他進去了。我跟的好好的。你這是圖什麼。那一個也嚷道。他不愛你。你還埋怨我呢。寶琛仔細一看。那兩人却是徐定林家裏的。圓兒阿玉。心裏便猜中了八九分。圓兒阿玉也看見寶琛了。忙走過來。深深的作了兩個揖。叫道。金老伯。那裏去。久不見了。寶琛答禮。問圓兒道。尊大人這幾天有信來麼。光景

可好。這道常有信來問候老伯。在那邊一切還好。寶琛道。作府報時。請給我附筆請安。圓兒謝道。多承老伯記念着。小姪遵命。寶琛道。方纔我見一婦人。走進海家去。那是柳秀翁的如夫人麼。圓兒笑道。那是海念孫的姨太太。不是柳老伯家裏的人。寶琛道。你叔叔兩位。今天怎麼不在學堂。來到這裏作什麼。圓兒道。今天原是在學堂裏。這會子因為沒有功課。趁便同舍姪回去看看家母。路過到了這裏。寶琛道。由堂裏回府。還是從亭荷側。蘭街走近些。圓兒道。也繞不了多遠。反正也閒着沒事。倒可以借此散散步。寶琛道。你兩位在堂裏務要好好的用功。光陰是很可寶貴的。免得定翁在外懸心。圓兒阿玉又恭恭敬敬的應了幾個。是寶琛臨進香山的家門。回頭還見他兩人。在那裏徘徊觀望。一時會過香山。去見大椿。把保全衆寓公體面的話說了一遍。大椿道。並不是兄弟單和瑞翁過不去。只是瑞翁太不顧面子了。已經應許騰房查賬。延到如今。還不給個痛快辦法。寶翁請想。這是在情理之中。不是既有寶翁說着。兄弟就暫緩起訴。倘若瑞翁長此延挨下去。那可就怪不得兄弟了。況且倡議騰房查賬。也不只兄弟一人。兄弟擅敢應允。不問這事。只怕別人也不甘心。寶琛道。兄弟就要去催問瑞翁。請老兄放心。這公司原是大家的公司。兄弟也不能一任瑞翁自便。大椿就不再說什麼。寶琛叮嚀再四。又到瑞熊家去。家人出來說。老爺有病。不能見客。寶琛奇怪道。前天我來。還是好好的呢。怎麼忽然病了。家人道。老爺是昨天病的。不能受風。寶琛道。少爺呢。家人道。少爺看老爺去了。忽又改口道。不是。少爺出門去了。寶琛爽然若失。回去告知龍媒。龍媒道。和大翁同志的。現有沈翁、暮翁、幼翁三位。大翁一人應許不去起訴。只怕那三位仍然堅持不

懈。寶翁再四的偏勞。全是爲顧全大局起見。就請今晚在舍間用飯。待兄弟打個電話把幼翁請來。也疏通疏通。並求他轉致徐吳二位。寶琛道。這樣狠好。只得大打攪了。龍媒命家人去打電話。家人回來說。徐大人今晚看戲去。不能來。有什麼話。請老爺同金大人到雅觀樓去坐。龍媒笑對寶琛道。有事找他。他倒端起來了。也好。回來我們就借光看看戲。吃飯時。學禮忽然跑來。作了一陣揖。對寶琛道。今天老伯枉顧。可巧小姪有事出門。有罪有罪。方纔到府。知道老伯早到這裏來了。所以特來謁見。龍媒問道。尊大人病體怎麼樣了。學禮道。實不相瞞。家父並不是有了病。因爲事務所房子的事。被巡捕房看押起來。連今天已經兩日了。寶琛驚道。這却爲何。學禮道。事務所的房子。家父共租了四家。有兩家催了幾次就搬走了。隨後又搬走一家。只剩下一家。一口咬定說無緣無故。不能讓他搬家。家父屢次嚴催。租主執意不搬。家父急了。說話時不免帶氣。租主故意的頂撞。和家父百般爭吵。自己故把棹上擺的瓶鏡打碎。硬賴是家父所爲。被巡捕一齊帶到巡捕房。過堂時。租主說取房錢的摺上寫的明白。只要租主不欠房租。收租人不得攔他搬家。又說家父無故侵入他家。打碎什物。巡捕房看過房摺。又查明租主的瓶鏡確已打碎。便不加細問。要罰家父四十塊錢。另外又罰二十塊。作爲打碎物品的賠償費。家父滿肚的冤屈。那裏肯依。巡捕房就不讓家父回家。看押起來了。龍媒問道。事務所不就是令親住在裏面。怎麼現在又說共有四家呢。學禮聽了一楞。答道。前後共租了四家。那裏有舍親在內呀。龍媒緊縐雙眉。向寶琛道。這纔糟呢。兄弟極想從中維持。怎麼瑞翁竟信不過兄弟。不把真話說出。以至於再丟體面。寶琛道。事已至此。我們先設法。

請瑞翁出了巡捕房再說。龍媒道：那個自然。因對學禮道：世兄就在這裏同吃罷。學禮道：今天到巡捕房看過家父。家父說全要仰仗諸位大人先生幫忙。現在還得再去。把尊意成全的話稟明家父。也好使家父放心。說畢。朝着龍媒寶琛深深的連作了兩個揖。龍媒送到房門口。說：恕我不遠送了。回來咳聲歎氣的對寶琛道：好個董瑞熊。怎麼糊塗到這般天地。說他是被宋儒學說所縛。真是糊塗極了。如今世界上那裏還找得出好朋友來。有人幫他的忙。他竟不拿誠心待人。這够多們可惡。寶琛道：已過的事。提他作什麼。要緊是瑞翁身在捕房。倘若再被人告到審判廳去。那可更不得了。就請龍翁和香老商議。託託提督。把瑞翁放出來。回來我單到雅觀樓去致意幼翁。兼求他轉知徐吳二位。這樣雙管齊下。或者從此可保風平浪靜。我們的公司也好開辦起來了。龍媒道：也只好這樣了。想起我們費這些事。真覺着冤的狠。一時兩人飯罷。寶琛來到雅觀樓。果見幼軻和沈克坐在包廂裏。幸喜廂裏別無旁人。寒暄已畢。便把瑞熊怎樣被押在巡捕房。寓公的體面怎樣該當保全。詳細說了一遍。幼軻笑對沈克道：從那回會議一直到今天。龍翁寶翁是何等的苦心維持。他還假託是親戚暫住。詐僞到這。樣。正應了一句新話。是達到極點了。因對寶琛道：剛纔沈翁說劉喜奎在這裏的時候。說的好聽。只唱戲不賣淫。瑞翁的令郎想病了。至於喝他的溺。那知喜奎早和宋玉珊偷的不亦樂乎。瑞翁貌似道學。行卑市儈。蒙着一副假面具。和喜奎不賣淫。只偷人。極其相似。我說喜奎是美人。瑞翁怎能比得上。如今聽寶翁一說。敢情我們這個喜奎已經跑到巡捕房作美人態去了。沈克寶琛不禁哈哈大笑起來。寶琛止笑道：幼翁別鬧笑了。正經我們有事。

以後可以從容商議。起訴一節。奉請勸告大翁。禹萬使不得。慕翁那裏。也請二公轉達鄙意。沈克道。好在這是公衆的事。只要瑞翁能使旁人過得去。旁人一定不能使瑞翁過不去。現在瑞翁已經坐在巡捕房裏。我們無論怎樣。看在衆人的面上。是決不肯乘人於危的。幼軻因不放寶琛走。寶琛見他兩人都應允不附和着大椿起訴了。便放心一同看戲。龍媒當晚就和香山商定。次日果然一齊拜見提督。說敦誼會同人合股辦一草帽公司。租定一座房子。設立事務所。以前因為機器沒有運到。應辦的事項很少。事務所的房子因而空閒。總理董瑞熊分租給別人居住。租時已經向租主說明。等到公司用房時。租主即刻遷居。這一節並沒有寫在租摺上面。現今機器早已運來。公司就要開辦。不料董瑞熊請求租主踐言。搬家有一家硬據摺上寫的不欠房租。不得搬走。二語不允。騰房董瑞熊和他理論。他故把自己的瓶鏡打損。賴是瑞熊無端滋事。一齊進了巡捕房。巡捕房未加細察。把瑞熊看押起來。為此懇求提督。轉飭巡捕房放出瑞熊。並催那租主從速遷居。以安營業。提督是好面子的人。聽了這番言語。就不問青紅皂白。告知魏總辦。開脫了瑞熊的罪名。釋放出來。逼迫那租主立刻就得賠房。那租主原是和瑞熊據理力爭的。今見外人的勢力壓上頭來。一陣屁滾尿流。把房子騰得乾乾淨淨。瑞熊收了房。又造出細賬來。心說這可沒事了。不想大椿定要他包賠公賬上支出去的房金。又嫌細賬開的機器價錢太貴了。瑞熊怎肯承認這兩件事。說來說去。大椿又要起訴。香山龍媒寶琛等一些人極力的調停。大椿氣憤難減。要求敦誼會開全體會表決這事。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退股本巡捕開會 留假辦太史行醫

話說大椿要求敦誼會開全體會。表決草帽公司的事。沈克慕施幼軻也一律要求。香山龍媒恐怕在會場鬧出事來。竭力又想勸住他們那裏肯依。又和別人商量。只有幾個和瑞熊有交情的。不以開會爲然。一般老成持重的。不置可否。其餘的人都贊成開會。香山龍媒沒有法子。纔答應開會。一面派人勸大椿等不要激烈。一面催瑞熊把賬目改清。並和夏瑚、鏡瀛、東來約定。到會場維持和平。會員到齊。香山站起來說道。今天爲草帽公司開會。雖然。是個股東會議。既在敦誼會辦理。請諸公總要在敦誼二字上着想。萬不可因銀錢細故。走了立會的本意。即令有爭執的地方。總要彼此平心靜氣的商量。大家讓一點。就過去了。不必鏘鏘必較。鬧得本會裏調處不了。惹出意外的干涉。那就不是丟那一個人的面子。所有寓公都丟了臉。香山說完。大椿說道。今天要求開會。並沒有別的意思。只要瑞翁把細賬交出來。裏面沒有毛病。一句多話。也沒得說。瑞熊把一本賬簿交給大家看。大家忙亂了一陣。纔看完。看完以後。大椿說道。賬裏頭盡是毛病。和以前看的是一樣。那些雜費。相差有限。不必深究。房租和機器關係太大。不得不問個明白。房租自開辦以來。通算全房租價。每月付一百六十元。只有末了一個。月算一間房的租金。是十六元。難道這房子分租出去。只有分一個月嗎。按着道理。該當打頭裏起。通算一間房子的租金纔對。至於機器。開二千四百塊錢。實在太貴。又沒有舖子的賬單。僅憑代買人一封信用。不能算憑。房租的當着我們在此地。尙且可以作弊。何況機器是外國買來的。所以機器的價目。非有機器廠的賬單。不能算。

數。沈克幼軻慕施，自然是和大椿異口同聲。瑞熊坐在那裏，隨他們怎麼說，只是不理。寶琛勸他把話說明白，免得別人議論。瑞熊道：「我的賬筆筆是真，他們吹毛求疵，我決不能答應。那本賬就是我說的話，要和他們辨起來。一百年不能完的，不如不辦的好。」寶琛道：「這事不比別的事，他們是股東，不理他是不成的。總要說出個道理來，使他們無話可說。如果他們過於吹求，還有別的股東在這裏，自有一個公論。」瑞熊給寶琛這麼一說，就起身說道：「房子確只賃出一個月，沒有多的，硬叫我打開辦的時候算起，那不是叫我貼錢辦事嗎？至於機器，當初說過，我不狠在行，所以託人到日本去買。所託的那個人，是狠靠得住的，並慳機器買的東西，決不會貴。機器不比別的東西價錢，當然要高些。至於機器廠的賬單，確是沒有一個機器廠多們大買進，賣出都是幾百萬幾千萬。我們買了兩千多塊的東西，還有什麼賬單可開？譬如我們到點心舖去買幾個銅子兒的餅，他開賬單嗎？要是上好幾塊錢的東西，他纔開賬單哩。」大椿道：「這纔是胡說。」外國舖子裏買東西，無論大小，通有賬單。譬如此地羅斯洋行、哈利洋行、順和洋行，也是幾百萬幾千萬的出進，要去買幾角錢的東西，他一樣給賬單。難道日本機器廠幾千塊都不給賬單嗎？那個賬單一定是藏起來了，非交出來不可。至於房子，也決不止賃出一個月。我聽說的時候，說是已經賃出好幾個月。我因為事情耽擱，挨了好多日，纔去調查。調查以後，到如今又是兩個多月。大概是你算月比別人不同些。」瑞熊道：「兄弟剖誠相待，猶不見信於人。我只有對衆宣誓。要是房子賃出去不止一個月，和機器價目有虛減匿賬單，我是個忘八蛋。」大椿聽了，冷笑道：「着道，你這不要臉的東西，發出誓來，還有

誰信。瑞熊急着說道。我不要臉。有什麼憑據。難道比你捲款潛逃。叫人拿辦。還不如嗎。大椿罵道。你要臉。就不會在車站上叫巡警。搜行李。當大椿罵瑞熊不要臉的時候。香山、龍媒、夏瑚、鏡瀛、寶琛、則立、已經分途勸架。後來看他們兩個越罵越不像話。寶琛、則立、纔把瑞熊攙扶出來。到院子裏待着。苦口相勸。香山、夏瑚、龍媒、也把大椿勸了一回。兩下纔住口。他們剛住口。沈克大聲道。公司還沒有開辦。就有賬目不清的事發現。開成以後。賬目更多。那又怎麼了。我看不如停辦的好。幼軻接着說道。我狠贊成停辦。現在停辦。我們的股本雖然有點損傷。還可收回一二。再辦下去。只怕一個也撈不着。李鏡瀛恐怕有出別的支節。連忙出來說道。我們開這公司。誰不知道。一旦停辦。不但外國人笑話。就連幾個小商人都要看我們不起。我看是開辦的好。沈克道。他這樣辦法。現在不停辦。將來也是要停辦的。要想發達。萬無此理。現在叫人看不起。還小將來停辦。纔叫大丟人哩。慕施道。各人有各人的意見。不必盡同。我看贊成再辦的。儘管辦下去。贊成停辦。自然是退股出來。各行其是。倒算兩便。諸公以為何如。幼軻、沈克、齊聲說道。退股。退股。大椿被香山、龍媒、夏瑚、三個人勸住以後。雖然聽見沈克他們在那裏說話。滿心贊成。只不好意思開口。後來又聽見還有別人也說開辦自開辦。退股自退股。各從其便。大椿對香山路。剛纔是一時忿激。和瑞熊鬧了一陣。致勞幾位老先生費事。現在也不和他鬧了。但是平情入理的。說起來。不管誰對誰不對。公司再要開下去。只怕鬧的更凶。香山路。我也想到這一層。不過是沒有開工就停辦。說起來。太不好聽。如果要停辦的人多。也只得從衆。就對大家說道。諸公議論公司的事。有主張再辦的。有主張停辦的。有主張

兩便的。我們總要從長計議。一時大家都說話，唧唧喳喳，如雀噪一般。香山又把則立、寶琛、瑞熊三個人招呼進來。一塊兒商量。常言說的好，築室道旁，議論多，成功少。大家議論了許久，簡直不能解決。近聽看着太不成事體。就說道：這麼商量法，恐怕一時不能成議。我看照投票的法子，狠好。每人發一條紙，願意再開辦的，寫個開字在紙上。願意停辦的，寫個停字在上邊。各人寫各人的意思，誰也不必和誰商量。寫完以後，折起來，擱在棹子上。彙齊來看。那種票多，就照那種辦法。香山道：這個法子不錯，就發紙罷。一回票齊，清檢出來。主張停辦的得多數。香山道：既然願意停辦的人多，只有從衆。現在把賬目算清，看除了開銷，還剩多少。把機器賣掉，看能賣多少錢。一併合算起來。按股均攤。但是賬目一層，非常之不好處置。今天鬧這麼一回事，就爲賬目而起。兄弟有個法子，把兩面爭執，從中調停，說出來給公聽，能照兄弟的法子，狠好。要是諸公還有高見，兄弟一定也贊成的。現在所爭執的，就是房租和機器兩樣。機器還得要賣掉，等一等再商議。先把房租議妥，再說罷。武大翁所說的要打開辦的時候算起。董瑞翁只答應一個月。一南一北，相差太遠。我們這公司一共開辦了一年零三個月。打算把末了那六個月算一間房子的租金。其餘通算全房的租金。諸公以爲何如。瑞熊說：六個月太多。大椿一班人說：太少。其餘別人也有說公平的，也有不說話的。這時候雖沒有爭吵，議論却不一致。香山道：還是投票罷。開票結果，贊成六個月的占多數。房租解決以後，香山又說道：機器是得出售，不管他貴賤，和有無收條。既然是瑞翁買來的，還請他照價出脫。賣多賣少，全是他的事。我們不必管他。諸公看好不好。別人齊聲道好。瑞熊說道：機器這樣

東西。中國人要的少。即令找着主顧。他知道我們急於求售。勢必不能出高價。照價出脫。萬難遵命。龍媒說道。這種情形。也是有的。我們商定一個折扣。請他去賣罷。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有說九五扣的。有說九九扣的。有說九扣的。瑞熊說。只能六扣。香山道。做九扣何如。這回贊成九扣的人多。就做九扣定妥。事情議定。香山龍媒督率會裏的秘書寶琛。近聰。結賬。別人都在旁邊看着。計房租一千五百三十六元。事務所雜費二百五十元。零八角。機器運費二百一十五元。共二千零一元八角。計現存五百九十八元二角。又把機器價目照九折算出來。計二千一百六十元。合計所餘共二千七百五十八元二角。按股均攤。每受應得二十七元五角八分二釐。大家眼見批好賬簿。香山說道。等瑞翁把機器賣妥。我們再開會退股。現存之五百九十八元二角。還是存在瑞翁那裏。賬簿還是交他掌管。瑞熊因為房租月份和機器折扣都沒有爭贏。滿心不願意。慢慢的盤算。房租裏邊。僅僅佔了兩個月的便宜。機器運費多開一百塊。他們沒有挑剔出來。費了這麼大的事。一共纔賺了三百八十八元。並且機器這方面。不知能售什麼價錢。能照原價售出。可以得一千三百元。二千四百元的九扣。是二千一百六十元。還差八百六十元。我原來打算賺一千一百元。現在只可賺二百四十元了。合起房租運費。纔賺六百二十八元。要是機器真賣不到原價。還要到所賺的裏頭。找補幾個出去。再加上股本裏頭吃的虧。所賺實在無多。未免有點不上算。只是屈於衆議。無法挽回。把大椿和沈克恨個不了。回到家去。先把房子向房東退租。然後再找機器買主。誰知道琴島的人。誰也不開草帽公司。簡直沒有人要。瑞熊無法。託人運到上海去賣。好容易纔找一個主顧。

第十七回 退股本巡捕鬧會 留假辦太史行醫

五十八

只肯出一千塊錢。多一個不要。瑞熊一想。這裏頭少賣三日。從前所賺的簡直快完了。要不賣。又難於找人。並且有些股東時常催促。不能再延。不如把他賣了。到開會的時候。再打主意。充其量不過是挨頓罵而已。等上海的錢寄到。告知香山開會退股。只說是恐怕大椿他們故意挑剔。請香山維持。並沒有說別的。香山自然是通知開會退股。在島寓公沒有不到。還有些寓公已經離島。家眷還留在此地的。都派人拿着股票到會。就是幾個連家眷帶走的。都接了留島寓公的信。把股票寄來。託人代領。瑞熊因為機器少賣三百塊錢。非要算上不可。對衆宣布道。上次經諸公會議。把機器作九扣出售。誰知道此地沒有人要。運到上海。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纔賣一千九百塊錢。又花上四十塊錢的運費。所得的錢。是銀行匯來的。計匯費三十八塊。一共三百三十八塊。這筆錢也是要攤在股本裏頭。兄弟不能貼每股不過少得三塊三角八分。並不為多想。諸公必定答應。幼軻道。上次所議已成鐵案。無論如何不能改移。大椿、沈克、慕施、隨聲附和。香山、龍媒、寶琛、夏瑚、竭力調停。大家總只答應匯費和運費。至於價格裏頭所短少的二百六十元。簡直沒有幾個答應的。香山因為上次所斷的都是爲瑞熊一個人使大家吃苦。現在也不願意再這麼斷了。又明知道房租裏頭。瑞熊佔了便宜。因就勸瑞熊認個倒罨。擔任這二百六十塊少受些氣。瑞熊執意不肯。大椿他們越發不依。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出來一個人說道。他這個人太沒有天理良心。今日茶會。講理他不依。只有到巡捕他去告他。叫他吃官司。再不就叫幾個馬夫、汽車夫來打他。一頓。你們不敢惹他。我丁老三是不怕他的。大家聽了這話。都是一楞。一看不是別人是黎伯宜的舅老爺丁三保。

代表伯宜到會的原來黎伯宜和太太不大對勁。伯宜剛做封疆的時候，想要買姨太太。太太怎肯答應。伯宜把太太和少爺攔在上海住着。託人在蘇州買了兩個人帶到任上去了。可憐他太太當了幾年總督太太。連衙門都沒有住過。有時候氣不過，就穿着一品補服掛上珠子到戲園子去聽戲。別人問他是什麼緣故，他說是這套傢具不到這裏擺，還往那裏擺。革命那年，伯宜担任上逃出來，到上海避難。他的少爺自然是請他住一起。誰知道一到家，他的太太把兩個姨太太關起來，不讓和伯宜見面。伯宜無法，就在上海堂子裏找了一個揚州人，叫丁桂蘭做姨太太。另外賃房子給他住着。住了幾天，覺着上海不大好，就單帶着這位丁姨太太到琴島來。姨太太說他有個兄弟，叫三保，要跟去。伯宜叫來看他，像個拆白黨，不大願意，禁不住姨太太三番兩次的說，也就答應了。三保到琴島，使盡在上海哄騙女人的手段，奉承伯宜。姨太太又陰爲之地。伯宜竟喜歡到極處。剛到的時候，不過是碎催久而久之，叫他專管帳目。伯宜到北京去，姨太太沒有帶去，就把家務交三保管理。凡屬伯宜家裏有什麼事情，都是他去接洽。黎家的底下人都稱他舅老爺，他也以舅老爺自居。寓公也都知他是舅老爺。這回他，以舅老爺名義代表伯宜到會。他見董瑞熊一味抵賴，所以要告他。打他，寶琛聽着太不像話，過去勸他。別人也有去勸的，他不但聽，而且跑出去了。一回兒帶了一個巡捕進來，並指着董瑞熊叫巡捕逮去。寓公一見大驚之下，則立和千里七說八說，纔把巡捕敷衍出去。東來就對三保說道：「我們這敦誼會原是結合同體防備巡捕，負爲何你倒把巡捕叫進會來？這不是使寓公坍台嗎？就是令親也，跟着一塊兒丟臉。你老兄要

是這個樣子。我一定寫信告知伯宜的三保聽說要寫信告知伯宜就有點害怕連忙說道對不住以後再不這樣子了。這時候香山龍媒大說嫌話當衆宣布辭正副值年並要出會接着鏡瀛夏瑚式若文起小拳也要出會東來千里寶琛則立等竭力相勸老勸不住氣忿忿的跑了鬧個不歡而散瑞熊知道事鬧大了咬着牙忍着痛不要那二百六十塊錢把股本送到各人家裏收回股票此是後話不提且說千里打會裏出來和則立一邊走一邊說道這個會原是因為董瑞翁發起現在攪散也是因為他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則立道當發起的時候我還說董瑞翁是會裏的大功臣這回攪散也算他是大功臣但是我們這團體因此攪散却有一點不好千里道總得想個法子維持。今天要出會的人都是重要人物我們依然設立他們一定不來要是聽他們出會滿不管更不像話總要改個名目纔可以勸他們來兩人約定慢慢的設法想來想去總難得完善和別人商量都說是改組很好至於如何改法都沒有想出來有一天則立到順忠德家裏去和忠德談起這件事忠德道你們發起的時候知單上也有我的名字我就沒有到會就是因為品類不齊恐怕鬧出笑話來歡迎親王那一回我是因為一個人不成團體沒有法子所以附在會裏並不是要入會呀現在事勢已經到這個樣子要不改組也不成一句話但是貴會的人都願意改組嗎則立道除了要出會的幾個人以外都問過了沒有不願意的忠德道現在倒有個機會可乘早一向威教士和我說他要組織個中西文社專門討論中西學問已經有了七八個外國人贊成威教士託我介紹些萬公入會人不怕多每一個月開一二回會每回推定兩三個人演說自己

學識。有學問的出來說說。沒有學問只坐在那裏聽。一點別的事不幹。就是品類不齊。也不要緊。但是敦誼會注重的。是防備意外危險。和互通慶弔。文社裏頭。就沒有這兩個意思。據我想來。也是一樣。所謂意外危險。不過是指巡捕逮人而言。既然和外國人時常相聚。巡捕恭維之不暇。還敢亂逮嗎。至於慶弔。原是交情上的事。既然認識。時常在一起。沒有不通慶弔的。雖沒有這兩個意思。其實這兩個意思。已經在裏頭。則立一聽。覺着有理。就去商量千里。先要把要出會的幾個。苦勸一番。纔答應入社。又把別的寓公。通知一遍。也都贊成。則立千里。告知忠德。並一同去見威廉。威廉非常歡迎。則立千里。把寓公的人數和姓名官銜。都說給威廉聽。威廉說道。敵國人連我一共八人。就是威羅慈、歐滿、美歌爾、三博士、和福德、海汝威、兩先生。以上五人。都是黑蘭大學堂的教習。此外還有莫勒先生、齊默爾先生。都在提督衙門華文處辦事。他們七位。都研究中國文學多年。則立又說些客氣話。訂好日子。在恩理飯店開成立大會。威廉去通知外國人。則立去通知別的寓公。並說是外國人把時候看的很要緊。不可太晚。不可太早。他們得了這個信息。頭幾天。把家裏所有的鐘錶。全用日規對好。到放午砲的時候。還要去看一遍。看是正十二點。不是。要是長針。有點兒蓋不住。短針。或是指的。不十分正當。都要通撥一回。開會那天。都按所定的時候。早一點鐘動身。到飯店門口等着。等了很久。則立千里。忠德、威廉。同來了。彼此招呼。一遍。纔把他們請到裏邊。坐下。瞬息間。那七個外國人也到了。威廉說道。今天的會員。大半是初會。我看看中國法子。彼此當面問姓名。最爲省事。以免按人介紹。煞時間。作揖打拱。點頭哈腰。貴姓台甫。鬧個不了。這一場鬧完。各人

坐下。商量章程。威廉道。這個文社是研究學問。雖不必分國界。但是有時候有些事情。要分途去辦。我的意思。打算一邊舉出一個代表來。商量辦事。有要通知的事。各代表通知各邊。諸公以爲何如。大家都說好。威廉就發票叫舉代表。香山龍媒。恐怕被舉。都說道。別舉我。無論如何我不幹。一回開票。中國人這邊。周東來裏頂多。外國人那邊。都是舉的威廉。兩個代表坐在一起。商量一切。原來東來有一個口臭的毛病。他在外務部當差的時候。各國公使。狠少到部裏來。就是須面談的事也多。半是用文件往來。如有萬不得已的時候。各國公使就請他派代表到公使館商議。當時部裏的人都不知道什麼緣故。後來一打聽。纔知道是因爲他口臭的出乎意外。那些公使都說他的口臭。無論外國什麼肥料。都趕不上。非抽頂好的雪茄煙。辟不住。並且還怕他傳染。這回他和威廉討論章程。威廉怎麼受的了。東來一開口。威廉就把耳朵朝着他的嘴。臉朝別方。等東來住口。他纔稍爲把臉轉過來。說話。東來張嘴。他的臉又轉過去了。有些不知道的。以爲外國人和別人商量要公。按照規矩。是這個樣子。以便聽得真切。非常佩服。外國人精細。又看東來只會呆坐着說話也。這個樣子。聽話也。這個樣子。覺着他有點露切。章程議定。會期每月兩次。時日由代表臨時商定。分途通知。每次雙方各舉一人或二人爲演講員。專用中國話演講。中外學問。會址定爲威廉書院和三江會館兩處。每月開會。第一次在威廉書院。第二次在三江會館。開會時。並備茶點。會費每人每月兩元。由各代表收管支用。威廉把所擬的章程。傳觀一遍。各人看過。都贊成了。千里對東來道。文社既然成立。凡屬社員。通是同志。彼此便可隨便往來。研究演講所不及的學問。但有外人

在內。彼此不知道住址。無從往來。兄弟打算立一個彙錄。把社員姓名住址寫上。印刷出來。每人畫給一份。東翁以爲何如。東來道。很好。告知威廉。威廉就叫外國社員把姓名住址開出來。東來也請各寓處開姓名住址。開畢以後。由東來收齊付印。定規下次開會時分發。又把下次開會的日子定妥。然後散會。一連開了幾次會。彼此顏面看得熟一點兒。都按着社員錄所開的住址。彼此拜訪。寓公家裏常有外國人去。外國人家裏常有寓公來。要在街上碰見。摘帽拉手。客氣的。了不得。有時候還一邊走一邊談。天在街上遊逛。果然巡捕看待是要不同些。他們這些人和外國人往來。有些是爲廣交遊起見。專講應酬。有好多好打聽事情的。見了外國人。每事必問。因此長見識不少。所以往來的非常之勤。惟獨賈頁庭。武大椿。陳洪孚。不但是和文社裏頭的外國人交納別的外國人。只要懂中國話。他們便設法交納。多半學外國樣子。家眷一塊兒出見。頁庭本來在旗女眷們本不大避男客。的大椿。洪孚的家眷。乍往來的時候。不大狠惜。慢慢的也就好了。有一天。頁庭。洪孚。打一個外國人家裏出來。路過皇后街。打蕭蔭春門口過。順便進去看看。恰好蔭春和牢玉宣在客廳談天。只聽蔭春說道。那麼兄弟去告知他。叫他來請玉翁罷。玉官未及開言。見頁庭。洪孚。進來。起身招呼。把話頭打斷了。頁庭問道。玉翁有意出山麼。玉宣道。沒有。頁庭道。既不出山。蔭翁何以叫人來請哩。蔭春道。不是別的事。是往黑閣大學擔任講席。前幾天王林翁說大學堂有個經學教習。已經向林翁說定。開學後兩月纔能來。林翁託我到濟南。趁這暑假時。找個人預備代理。寫信去問。人部不肯來。我打算去回他的信。恰好玉翁來了。願意擔任。不過是和林翁沒有深交。不便踵

第十七回 退股本巡捕鬧會 留假辦太史行醫

六十四

門自薦。所以兄弟說告知他叫他來請。頁庭道。總稽察不過是一個部裏的司員。總教習不過是個秘書郎。玉翁以京卿資格。到他們手底下。去辦事。這不倒霉嗎。要當就當總稽察。也還像話。玉宣道。不然。總稽察是部裏的官。以京卿做小官。似乎不可。並且大清遺老。出仕民國。甚非所願。教習是聘請的。與客卿一樣。無所謂大小。何不可當之。有並且是代理。更不要緊。頁庭道。士各有志。不必盡同。我們談別的罷。又談了一回別的。頁庭洪孚。玉宣一同告辭。往街上走去了。蔭春到周東來家。找王林貴。林貴出外去。還沒有回家。蔭春把這套話告知東來。東來道。牢京卿。碩學名儒。肯大才小用。我想林貴一定答應。等他回來。我決計勸他去請。蔭春走不多時。林貴回來。東來把話告知他。林貴素仰玉宣的大名。立時雇了洋車。直往威廉書院而來。見了玉宣。致詞敦請。玉宣道。兄弟老朽不堪。恐怕不合時宜。吧。林貴道。先生學問淵博。淹貫古今。景仰之至。何必過謙。玉宣道。兄弟早已無意任事。蒙閣下誠意來請。任一個教習。要不去。還說。兄弟過於高尚。不過是兄弟不能就答應。總得想想。明天給回信。到令親那邊罷。林貴道。那麼。明天候回信罷。無論如何。是得屈駕的。說着告辭。玉宣起身相送。走到大門口。玉宣忙跑到前邊。親自去啓門。這一啓門。倒不要緊。林貴看見他那個小辮子。就觸發起來了。從前林貴雖然知道他。有辮子。因為寓公大半都有辮子。並不在意。所以來請他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一層。一看見就想。這學生是不贊成辮子的。他帶辮上講堂。難免不鬧笑話。那時候。狠難為情。回到家來。把這番意思告知東來。請東來婉詞謝絕。並說道。尚雨閣打算去找一個人。要明天纔有回信。不如請那一個。東來也沒得說。林貴見了雨閣。問他找人怎麼說。

並把牢玉宣這一番說了。雨閣道：我所找的那個人是敵同年。姓支字鳳梧。他從前也當過教習。剛到此地不幾天。他素精醫理。打算到此地來行醫的。昨天和他說過。辮子這一層我也想到和他說了。他今早來見我。已經把辮子剪啦。說着就拿出一個本子給林貴說道：這是他從前編的講義。請看看罷。林貴打開細瞧一遍。就對雨閣道：他的講義倒還不錯。我看這個教習無庸到外邊去。找人將來請別的教習兼代到好。雨閣道：那麼也好。林貴雨閣把中文鐘點改訂一番。決計不請外人了。雨閣下課回家。回了支鳳梧的信。鳳梧聽了。嘆一口氣道：想不到太史公捨命。屈就一個代理教習。都不成功。好在我是特來此地行醫。不專為教習。可是雷公多半有辮子。我沒有。辮子恐怕不見信用。只好把辮子續起來。就叫剃頭的把他剪下來。的頭髮做過網子。做照留學生回國的辦法。硬栽一個假辮子。頂在頭上。雨閣因為沒有替他弄成教習。還饒他一個辮子。心裏着實不安。只有替他游揚醫術。以資補報。梧鳳在北京街賃所房子。把儒醫招牌掛起來。發傳單出去。雨閣又和香山龍媒報三。久高說明。把他四個人的大名寫在傳單上。作為介紹人。並把醫例寫上。每日上午門診。每人五角。下午出診。每人一元。開市的時候。正當盛暑。那害病的人。比平日格外要多些。鳳梧門口。簡直擠不開的人。下間出門。車子跑到晚。沒得休息。還有半夜來請的。鳳梧的架子。漸漸的擺起來了。看起病來。不過是糙糙兒的號。號脈。大寫意的開個百病皆治的方子。兩分鐘的工夫。連號脈。問病。開方。全在裏頭。從前還有記賬的時候。現在是求現不除。門診不過是付了錢。纔掛號。拿了掛號證。到醫室驗證。看病。要是出門。付過錢。掛過號。領着掛號證。回家。必須貼在家門口。

容易看見的地方。他來到手裏拿本簿子把門口貼的證書對好。纔進去。要是他看見門口沒有貼證書。那怕掛雙號。也是不進門的。這麼一擺。就鬧出大笑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貼證書醫生受辱 接家眷美妾潛逃

話說鳳梧因爲貼證書的事。得罪的人已經不少。有一回。正是少璉的愛妾花鳳仙小肚子痛。少璉叫家人掛了號。請他來治。家人因爲太忙。忘了把證書貼上。鳳梧到門口找不着證書。就叫車子往回拉。宋家的家人看見了。連忙跑出來拿證書給他瞧。說了狠多好話。請他進去。他只是不理。一個勁兒叫車夫快拉。可巧少璉在樓上眺望。看見知道是鬧別扭。親自出來。追上前去。作揖打拱。道對不住。他纔肯回來。少璉氣急了。要想個法子報復他。一下那時候天氣不正。病人一天比一天多。鳳梧的買賣發達異常。看病更是草率。沒有錢的。沒有法子。不能不找他治。有錢的情願去請外國醫生。只有不敢吃外國藥的。纔找他去。所以鳳梧的門診雖多。請出診的狼少。有一天掛號請出診的。只有香山樸維兩家。鳳梧吃過午飯。先上吉家。到門口下了車。過細看那證書。一點不差。把電鈴一按。吉家家人把門開開。他進了大門。一直跑到客廳。只見賓客滿堂。則立少璉那一般人通在那裏。興高彩烈。議論紛紛。鳳梧和他們大半都認識。彼此點頭招呼。香山和他長子繼志連忙和他客氣讓坐。香山問道。支太史是從不來的稀客。今天是什麼風刮來的。鳳梧一聽。想道。真是奇怪。特爲派人找我來治病。他還不知道。連忙說說不是。老師這邊那一位不舒服。叫晚生來看看。瞞香山。眉頭一擡。說道。恐怕閣下記錯了。舍下沒有病。

人就是有病人也不會。今天請醫生的鳳梧正要說話時。宋少堃跑過來。對他道。今天吉。繼翁生日。又因爲他奉政府電調赴京。明天動身。我們在此都是拜壽兼送行的。勸先生將就些罷。打壞彩興不是玩的。鳳梧叫他這一說。不好意思說別的。自己認了個錯。走了。走出來。誰也不送。他心裏好不難過。只好到樸維家去。只見門口擺一輛馬車。大門打開着。鳳梧看過證書。往大門裏走去。剛進門。那家人攔住道。請支老爺不必進去。我家爺最信。禁。忌。到。過。年。過。節。或。生。日。喜。慶。不。願。見。不。好。的。事。最。忌。諱。的。是。大。夫。道。士。今。天。少。爺。下。定。您。要。是。進。去。恐。怕。他。給。您。一。個。下。不。來。我。們。還。要。擔。不。是。哩。鳳。梧。道。明。明。是。他。請。我。來。看。病。爲。什。麼。他。給。我。下。不。來。家。人。道。更。沒。有。的。話。宅。子。裏。誰。也。沒。病。正。說。着。樸。維。送。月。老。出。來。鳳。梧。打。算。去。招。呼。樸。維。一。見。把。眼。睛。一。睜。鬍。子。一。吹。哼。了。兩。聲。拉。着。月。老。一。衝。進。去。了。鳳。梧。討。個。沒。趣。也。紅。着。臉。帶。着。僵。架。子。回。家。心。裏。想。道。證。書。一。點。不。錯。掛。號。簿。上。寫。的。清。楚。已。極。爲。什。麼。都。沒。有。那。麼。回。事。難。道。是。鬧。鬼。嗎。想。了。半。天。纔。想。到。是。有。人。和。他。惡。作。劇。的。原。來。這。事。都。是。少。堃。鬧。的。鬼。報。復。他。的。少。堃。知。道。這。天。繼。志。生。日。並。有。人。去。送。行。樸。維。的。兒。子。下。定。特。意。拿。出。兩。塊。錢。叫。兩。個。別。的。人。冒。充。吉。羅。二。家。去。掛。號。拿。着。證。書。偷偷。貼。在。二。家。門。口。使。支。鳳。梧。碰。碰。釘。子。出。出。氣。鳳。梧。叫。他。這。一。治。以。後。的。架。子。便。小。了。證。書。不。用。貼。看。病。也。過。細。了。很。多。他。到。了。不。知。道。是。誰。給。他。幹。的。這。且。不。表。單。說。吉。繼。志。起。程。上。北。京。去。那。天。是。禮。拜。二。火。車。是。早。五。點。半。鐘。開。到。濟。南。趕。津。浦。快。車。晚。十。一。點。便。到。天。津。繼。志。到。了。天。津。並。沒。有。耽。擱。次。日。就。坐。早。九。點。的。快。車。上。北。京。去。了。到。了。北。京。果。然。政。府。給。他。一。個。優。差。繼。志。自。然。是。寫。信。稟。明。父。親。香。山。接。了。信。心。

裏雖然歡喜。總覺着民國的官不如大清的榮耀。並不特別的高興。消息傳出去。自有一般人前去道喜。香山家裏簡直是車馬盈門。應接不暇。許代亮來道喜。道過喜。並不走慢慢的和香山說廢話。等到天快晚了。別的道喜的都走了。只剩代亮一個人。代亮恭恭敬敬的對香山說道。代亮有點事情求老帥。老帥在山東的時候。代亮蒙恩提拔。到如今有碗飯吃。全是老帥的恩典。代亮已是刻骨銘心感激。無既代亮素來操守清廉。老帥也是知道的。歷官二十餘年。俸入無幾。革命以後。住在此地。長安米貴。大不易居。再要住下去。實在不了。繼翁那裏用的人一定很多。特來求老帥栽培。賞碗飯吃。說着便對香山請了一個安。香山答過禮。說道。小兒那裏事情雖寬。可是接別人的手。一時恐怕不能更動。人代亮道。多人不好位置。一個人一定容易位置的。還求老帥恩典。在老帥不過反掌之勞。代亮已受恩非淺。香山想了一想。道。兄弟寫封信給代翁。帶去千萬別和別人說。恐怕要去的人多。就不好辦了。代亮又對香山請了一個安。嘴裏說道。謝老帥的恩典。代亮一定不和別人說。香山約他明天來取信。代亮取了信。單身上北京去了。接着忠洪、洪孚、恩壽也求香山薦去。香山因為他們三個和許代亮一樣。都是。在山東的時候。提拔起來的。不能有輕重厚薄。也就一一答應。他們三個誰也不通知誰。都偷偷的上北京去了。過了些日子。吉繼志打北京給夏瑚一個電報。說奉極峰面諭。請其出山。夏瑚回電婉詞謝絕。隨後連來幾個電報。不但是吉繼志一個人。還有別人也。一塊兒敦促措詞。非常懇切。夏瑚本無心問世。無奈却不住面子。必得應酬一番。復電說是衰病之身。負重致遠。恐難勝任。如係清閒職務。或能闡報萬一。北京來電說請他當顧問。兼辦。

圖書館全係聘任。以賓師之禮並請他。自己找人襄助。夏瑚復電說是擇日起程。就去請玉宣同去襄理。玉宣說是辛亥年出京。已經宣誓不入國門的不願意去。夏瑚又去找式若千里。也不願就。夏瑚沒有法子。就把木蘭、秀文、蔭春請去了。秀文、蔭春都不帶家眷走。高木蘭的太太、爲小姐出嫁。到上海還沒回來。木蘭就寫信給太太。不必回島。由上海回北京。把島中房屋託人經租。纔走的。夏瑚走後。玉宣大發牢騷。到處說夏瑚的壞話。說他是錢謙益、洪承疇一流人物。並說他身任封疆。素以廉稱。對待屬員尤重清廉。己屢屢因爲百十兩銀子的事。參革屬員。到如今在此地置買房產。將近百萬。難道都是俸給之所入嗎。只有式若和他同調。別人聽了。多是不置可否。還有駁他的人。把玉宣氣個不了。幾乎害病。閒話少說。且說夏瑚走的時候。因爲剛收上一個丫頭。做妾寵愛異常。不能不帶走。單帶姨太太。又不像話。就把兒子姪子。通通帶走。又因爲此地房產太多。每月房租九千多塊。託人經租。那百分之五的酬勞費。合計起來。每月四百餘元。未免太多。不如單把少種這一份留在此地。此地的情形。他比別人熟悉些。少種得了這個差事。如囚犯遇赦一般。他自從喪中。納花風仙。給夏瑚罵了一陣。以後就不大敢在外邊鬧大事。卽令高興鬧鬧。也都是偷偷的。不像從前那麼囂張。夏瑚一走。故態復萌。吊膀子逛窯子。了應辦的公事。整天兒不在家。他有一個最心愛的人。就是柳秀文的姨太太。他和秀文家裏有點遠親。家眷時常往來。和柳姨太太也見過面。不過是大庭廣衆之中。說說客氣話而已。少種察看柳姨太太的神色。眉目之間。似乎有意。早就想下手。只因秀文在家。不好意思。又恐怕夏瑚知道。所以蓄意已久。未敢暴露出來。現

桃 源 夢

在秀文夏瑚都走了。正是英雄用武之秋。天天到秀文家門口去轉。只等柳姨太太出門。便跑上前去攀談。陪着一塊兒走。說來說去。無非是些廢話。柳姨太太說：「什麼好少璉，必把那樣東西誇到極處。柳姨太太說：「煤炭是白的。少璉便不敢說是黑的。每逢說話之間，有機會可以引進玩笑話。少璉必得把玩笑話加上。使柳姨太太笑。要的是柳姨太太進鋪子裏去買東西。少璉老替他給錢。柳姨太太不過是虛讓一下。就完了。有時候柳姨太太看見什麼東西，老注意的，看着還沒有說出要買來。少璉先意承志，立刻去買給他。這一逢迎，把柳姨太太喜歡的了不得。兩三天工夫，就彼此膠漆相投。少璉便約他去遊東鎮那裏山多樹密，一對野鴛鴦，惹擇一塊平坦地方，幽會起來。事畢以後，少璉心意滿足，想要打對金戒指送他。因問柳姨太太：「平日在那家打首飾？」柳姨太太答道：「萬寶銀樓。少璉就領着他一同上萬寶銀樓來。快到門口，少璉說道：「我要送你一對金戒指，請你自己去選罷。」柳姨太太連說不必。少璉一定要請他進去。柳姨太太道：「萬寶東西太貴，不如上慶雲好。」少璉道：「只要東西好，管他貴不貴。並且我家和萬寶是老往來，你也是老主顧，何必另找別家？」柳姨太太又猶疑了好久，纔進去。到裏邊，掌櫃的，見宋三爺和柳姨太太來了，連忙招呼，請裏邊坐。問道：「二位是同來的，還是偶然碰見的？」少璉道：「柳大人和我們，是至戚。柳姨太太剛到公館去，我家姨太太送他一對戒指，請他自己挑。所以同來請拿幾個時樣的出來看看罷。」掌櫃的在門口招呼了一聲，只見一個年輕的夥計，臉蛋小小的，打扮的，縹縹緞緞，硬着腰，端一個盒子，搖搖擺擺的走來。少璉一見那夥計，眼睛不正的，狠就有點留神。一面請柳姨太太去挑，一面和掌櫃的談天談。

天的時候却時常注意那夥計越留神疑心越大細留神他們兩個所說的話雖然聽不十分完全却知道不是說戒指的好壞又聽得球山頂三個字想到進門時那個樣子心裏就有九分明白一定是他和這夥計有一手兒恐怕我看出來所以不肯來所說球山頂一定是約好到那裏相會球山頂上有個涼台倒是一個好陽台可惜太小一邊擺上一條長橙當中只剩二尺來寬的過道並且只有一面有樓梯上下要是碰了人纔難爲情哩又把他們兩個看了一看一股酸氣從丹田衝至腦門連忙站起來靠近一站說道挑好了沒有柳姨太太一驚把手上拿的一個戒指掉在棹上隨手拾起來說道還沒有呢說着纔認真挑一挑挑好一對把帳算好少璉叫掌櫃把賬寫好就和柳姨太太出門上大馬路走去少璉忽然計上心來對柳姨太太說道我有點事情要走了明天還是東鎮會罷柳姨太太答道明後天怕都不能出來老爺雖然走了太太狠愛管事天天出來不像話大後天四五點鐘到公館門口等我罷少璉口裏答應着心裏只是好笑想道他家太太素來老實不管閒事他反說是狠愛管事明明是明後天和那夥計去幽會無疑就和柳姨太太分手柳姨太太打大馬路向南去了少璉往北京街走走不幾步就在一個牆角那裏等着偷偷的看柳姨太太等他走遠了纔走出來遠遠的跟着看他還往那裏去跟了很久沒有動靜一直跟到海邊快到柳家了海岸鐵欄杆上坐着一個人那人看見柳姨太太就起身跑到跟前和他說話少璉以爲是柳家什麼人也不在意還是遠遠的站在那裏一回兒他們兩個拉手而別那人正對少璉走來近前一看不是別人乃是陳實保彼此點過頭少璉指着實保道真是弔膀能手不拘

那裏怎有你的份兒。實保說道。別胡說。剛纔那位和我。是親戚。少璉道。我也和他。有親戚。爲什麼沒有聽說。你這分親戚。實保道。我和他是祝觀察家裏。拐過來的。少璉道。祝家也是我的親戚。沒有聽說他。和柳家有親戚。實保道。你又不給人家造履歷。何必問那麼多。少璉道。瞞着我。以爲我不知道。實告你說罷。他相好的。不止你一個。實保道。那麼你也跑不了。少璉道。我倒沒有恐怕。萬寶銀樓那夥計。要和你動刀子。你不相信。明後天到球山頂去看看。就知道啦。剛說到這裏。旁邊來一個人。年紀不過五十上下。個子很大。臉上漆黑。滿臉大麻子。一嘴開白鬍子。穿一件玉崗紗的大褂。見了少璉。點頭便站住了。要和少璉說話。又和實保彼此通過姓名。實保纔知道此人就是名震天下的海念孫。念孫和少璉說了一陣。嫖經走了。實保問少璉道。聽說此人爲寓公所不齒的。你怎麼會認識他。還和他常在一塊兒玩。少璉道。我是打徐幼軻那裏認識的。幼軻常聽戲。他也是戲迷。在戲館認識的。實保道。我從前聽說他是駢文大家。海明祥的後人。狠能做幾句詩。他的官也是因爲做詩得來的。我以爲他一定是風流儒雅。剛纔看他這樣子。簡直像個粗人。少璉道。他是有名的黑大麻鬍。自然是。不狠雅觀。兩人議論一番。實保要走。少璉問他明天到球山去不去。實保答道。說不定。道了一聲。明天見。走了。少璉一個人在海邊一邊走。一邊看海景。覺得很有意思。信步走去。到了外國銀行旁邊。只見一羣東洋車打北來。往東去。少璉站住。看了一回。那車子沒有個斷。盡是外國男女。少璉也雇着車子跟去。走到惠泉海邊。他們下車。少璉也下車。他們往沙灘上走。少璉打算跟去。一想不好。裏邊一個中國人沒有。不要自去受辱。就站在那裏看。只見沙灘上一回

棚外國人都往木棚裏走。待一回兒，都換了衣服出來。只穿一件線衫。衣褲連在一起。胳膊的前半節。腿的下半節。都露在外邊。男女一樣。出了木棚。一直往海裏走。少璉想道。常聽人說。外國人在海裏洗澡。打算來看。老忘了。今天並不是特意來看的。竟看着了。只見他們也有手牽手。走到水齊胸口纔洗的。也有站在水淺的地方洗的。也是浮水的。洗完仍是到木棚子裏穿好衣服纔走。少璉看了一陣。只聽得各工廠的汽筒嗚嗚亂叫。他知道這時候正是六點鐘。想走。又有點捨不得走。又待了一回。因為肚子有餓。要回家去吃飯。覺着距離太遠。吃過飯。怕不想再到這邊來。可是這邊海景。真有好玩的。晚上一定更好。不如不回去。在這邊找個飯店吃吃。於是雇輛車。到恩理飯店。吃過飯。依然在海邊游玩海景。天漸漸的黑了。海邊路燈都大放光明。走到小碼頭那橋上去看看。橋的盡頭。很多外國長靠椅。靠着欄杆。擺着少璉坐下。一看明月甫出海。水蕩漾。有一二小舟遊行。上海潮初起。波浪疊至。小舟逐浪而行。一起一伏。北望海濱。燈光燦爛。車水馬龍。煞是可愛。少璉自言自語道。此地乘涼。再好沒有。可惜。我今天沒有把姨太太帶來。一同賞玩。又想到柳姨太太。要是白天不回家去。這時候和我坐在這裏。說說情話。够多們樂呀。一回兒。覺着涼氣襲人。打了一個寒噤。又說道。此地太涼了。要是着涼生病。又要找那討厭的支鳳梧。一兩天不好。豈不要誤了。大後天的密約。起身就走。走不多遠。碰着一羣人迎面而來。也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也有一男一女成對的。也有好幾個男的在一起的。也有好幾個女在一起的。中國人成對的。都是並肩而行。不言不語。外國人成對的。都是挽着胳膊。一問一答。少璉也跟回來。依舊坐下。只見他們各有團體。

彼此交談興味甚長。少璉一人找不着說話的心裏，有點不好受。加之那些外國人成對的緊緊坐着，竊竊私語，親嘴，假臉，臥懷，吻手，鬧個不了。少璉尤其難過。心中一動，一直跑到家中，和姨太太仿照辦理去了。次日起來，吃過午飯，一心只想到球山頂去看那把戲。因為時候太早，便和姨太太在家起膩。到三點鐘，打算要去，還嫌早。忽又想到球山頂上的涼台，每天到六點鐘，便有人來乘涼。他們兩個要是去，一定很早，不要去晚了，看不着。穿起大褂，出門去。正碰着幼軻和慕施來了，硬要打牌。好容易纔辭脫，把他們敷衍出門。掏錶一看，已四點半了。連忙雇輛洋車，上球山，到山脚，下了車，付過車資，沿着上山的那條曲徑走去。可是那條曲徑，是劈倒樹木開出來的。兩旁的樹，足有個半人高，擠擠密密，如同一道牆似的。這時候正是七月底，琴澳港的天氣，還狠熱。四點多鐘，太陽雖不如正午，却還有點餘威。走到曲徑裏，就陰風溼溼，暑氣全消。少璉在曲徑裏一邊走，一邊抬頭望山頂的涼台。有時候一點也看不見，有時候只看見一個角。到跟前，纔看清楚。台上邊一男一女正輪在過道上。少璉繞到台後邊，看見實保爬在一個樹上，往上望。正在那裏出神。少璉不便驚動他，也找一個樹爬上，去樹枝一動，不免稍有響聲。實保看了他，一看彼此點點頭，披披嘴，也就各人看各人的。一回兒，那一男一女都站起來，少璉一看，並不是柳姨太太和那夥計，却是順和洋行大寫董慕賢和董文生的太太。怪道這位董太太，就是天津唱花旦的伊齊芳。在天津唱戲的時候，就以淫蕩著名。專愛小白臉。現在已是半老徐娘，還有如此淫蕩，真是三平如狼，四十如虎。我聽說他自從嫁給文生作妾，狠守規矩，恰好文生的太太不在，就把他扶正，狠放心他的。所

以文生雖在濟南府當票號的管事，還把他放在這裏住着。託陳洪孚照料，就住在洪孚隔壁。我屢次碰見他，他都是目不邪視，莊莊重重。我以為他狠正經，誰知道他竟和童慕賢有這麼回事。童慕賢那麼難看，他居然愛他。這真叫我不解。正想着，只見他們兩個下台去了。實保下樹去，跟少璉也照辦。走盡曲徑，到了大道。那條大道，一頭通海邊，一頭通抱島。慕賢、齊芳到大道，已是伯勞飛燕，各自西東。實保見伊齊芳往抱島這頭走，還是跟着。少璉在後邊叫他回來，他不理。少璉跑到他跟前，細聲說道：「別跟了他的歷史。我全曉得，我說給你聽。」一找就得。實保纔停住脚，少璉把伊齊芳的歷史和住址說出來。實保聽畢，還是要跟。剛邁步，看見一輛洋車飛奔而來，走到跟前。車上的人和少璉打個招呼，車子走的太快，少璉還不及答禮。車已經過去了。少璉一看，車到曲徑口停住。那人下車，直上曲徑。少璉對實保道：「那夥計已到。」柳姨太太該當就到，何妨看完再走。實保道：「我勸你不必看了。再看，也不過是剛纔那個樣子。並且我們還要多一股酸味。我們來這裏原是要看個真假。那夥計既然來了，昨天你所聽的話，一點兒不錯。再看，也不過知道是真的，還能看出別的好處來。嗎說完，還是快步的跟伊齊芳去了。」少璉不放心，躲在曲徑口一個大樹後頭，以觀動靜。果然柳姨太太來了。少璉打算跟着上山，想起實保的話，便不跟去。第二天依舊去看，等了好些時候，不但柳姨太太和那夥計沒來，連陳實保也不見。以為他們改了地方。實保或許因為伊齊芳得了手，不能來。心裏悶悶不樂，跑到慕施家裏，找牌打，恰好湊成一桌。打個通晚。到天亮以後九點鐘纔完。少璉懶得回家，就在慕施客廳裏坑上睡。並託慕施到下午三點多鐘叫他起來。慕施到時

桃

源

夢

候果然叫他少睡起來。在吳家吃過飯，到柳家門口去等。在那裏來回走，走了很久，不見他出來，心裏覺着不自在。又過一回，只見柳公館的家人打外邊回來，他是認識少睡的，叫聲宋三爺，少睡見他神色不定，就問道：「有什麼不了的事情麼？」那家人道：「別說起，出了事，姨太太跑了，還拿着不少的東西跑的，少睡大吃一驚道：『這是那裏說起，好好的爲什麼要跑？』家人道：『宋三爺有所不知，姨太太素來愛到外邊走動，老爺在家已是如此，老爺走後更走的勤，勸些太太忠厚不去管他。昨天三點鐘老爺來個電報，叫太太帶着姨太太上北京去接電報的時候，姨太太並不在家，到五點多鐘纔回來，得了這個信息，便問太太幾兒動身，太太告知他今晚和明天清理東西，後天走。姨太太說有幾個地方今天要去辭行，恐怕明天檢點東西來不及，並沒說別的就出門去了。到九點鐘纔回來，那時候太太正在那裏清理首飾，他也幫着清理，並且把他的首飾擱在太太的一起，做一個小箱子，盛着清到十一點，太太先睡了，覺他還替太太清了一回，別的纔回房去。今天早晨太太起來，叫了頭去請他吃點心，了頭回說姨太太沒有起來，太太一個人吃過點心，又清東西一查，數不見首飾箱子，以爲姨太太有東西在裏邊，所以把箱子檢在他屋子裏去了，也不在意到吃午飯的時候，太太又叫人去請，還說沒有起來，太太有點奇怪，姨太太素來不會到午飯還沒有起來的，親自到姨太太屋裏去，一按門把，却是鎖着，太太道：『我們家裏從也不鎖房門睡覺爲什麼忽然鎖起門來？』隔門叫了好幾聲，不見答應，叫了頭去，頭還沒人答腔，打鑰匙，眼往裏一瞧，那鑰匙並不套在眼裏，拿個別的鑰匙套上，把門開開，姨太太並沒有在裏邊房內擺設一點沒有動衣

箱箱內只裝幾件舊衣裳。在內首飾箱子攔在桌子裏邊是空的。太太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叫我們到外邊去。打聽他既然逃跑那裏會打聽得出來。正好碰見一個棧房夥計聽說昨天晚上共開了三個船十二點半開。兩個一個到上海一個到天津並街。惟他大連天亮四點鐘開一個到海參威他一定是坐船走的。這到那裏去找我他不太說請開失單去報巡捕房。太太不肯要先打電報給老爺看老爺如何發落。剛纔送電報回來少鍾聽了這段話如同撥了冷水一般沒精打彩的走了。走到大馬路打萬寶銀樓。觸起來道柳姨太太不是和這裏夥計狼要好嗎。莫不是和他走了。假裝着到銀樓去結賬。一看果然那夥計不見和掌櫃的算了一回。算到那對戒指少鍾故意說道我記得戒指所開的分量不狠。對請你把經手的那個夥計叫來我問問他。掌櫃的道那夥計告假家去了。少鍾道幾時走的。掌櫃的道昨天晚上說是接封家信他的母親病重的狠。當晚趁船到上海去了。少鍾道他漸漸走了不必問了。我們老往來想必不會錯的。照賬結了罷。結過賬少鍾和掌櫃的閒談談到柳姨太太。少鍾問道柳姨太太常來買東西嗎。掌櫃的道昨天六點多鐘他還在這裏買過東西。差不多有三百多塊錢東西沒有多少他自己懶得拿還叫告假的那個夥計送去的。少鍾道是給現錢還是記賬。掌櫃的道柳公館的往來全是三節清賬沒有給過現錢。少鍾知道柳姨太太一定是和那夥計跑的一肚子怨氣無處發洩去找實保。要把這件事告知他。使他分點怨氣。實保不在家。他家人說是昨天出去的。問崔伯龍在家沒有。家人說崔老爺不往在這邊了。前天家眷來到已經住到即茂街去了。少鍾道從前聽說他要搬家眷來老沒有看見。

他搬來。現在竟到了。問明崔伯馥住的門牌。去找伯馥。見面道過喬遷之喜。就把柳姨太太的事情說了一遍。並說實保一夜未歸。大概是在伊齊芳家過夜。伯馥剛要答話。正巧實保來到。對少璉道。剛纔回家。聽家八說。你到我那裏。問伯馥的住址。我想你一定在這裏沒有走。少璉道。你昨夜在那裏樂。實保道。就在伊齊芳那裏。少璉道。柳姨太太跟銀樓那夥計走了。你知道嗎。實保把桌子一拍。道這淫蕩東西。太不要臉。跟着體面人走也罷。偏跟着臭商人。真是李瓶兒嫁藥店。主氣死西門慶。少璉道。你不要緊。你還有個伊齊芳。何必氣到這個樣子。我就只有他一個相聚。不過一回他。一跑。我簡直沒有撈兒。我該怎麼樣。實保道。此地人才多。不可言慢慢的去訪。定可訪着。何必着急。少璉道。你和他吊上多久了。現在何妨實說。實保道。還是惠泉春季賽馬。一塊兒買馬票。吊上的。以後相會的地點。不在惠泉。就在中和飯店。大前天我在海邊欄杆上坐着。是他約我在那裏等的。和他所說的。就是定規昨天到中和飯店見面。昨天在中和飯店。他並沒有現什麼要走的形迹。分手已是五點鐘。想不到他晚上就會跑。少璉道。他是和你分手以後。纔發起要走的。念頭。便把柳家的家人所說的全告知實保。實保道。只怪柳家。他不該打電報來。要是他不叫上北京去。怎麼會逃。跑現在我們的門路斷了。倒便宜了一個小商人。少璉道。這日還擱着差事。我今日該班兒。撈一個空。你並且有外擄。我真羨慕你。請問和伊齊芳如何得手。實保道。並且不會打他的主意。你不必瞞我。實保道。我到菜市繞跟上他。我以為他回家。誰知道他一邊騎走。一邊起。新水不起頭看。走到巡捕房對過。到一家人家去了。我看那家門口。貼有海腐二字。我

想姓海的很少。我生平所見過的姓海的，不過幾個。我疑惑是海念孫家裏。少璉道：不錯，正是他家。實保道：待了好一回，纔看見他領着一個小丫頭出來。裏邊還有一個美人，送他到門口。那個美人，想必是念孫的小姐。少璉道：是的海小姐是有幾分姿色。我也曾跟過，還不得要領。你以後便怎麼樣。實保道：他打海家出來，看我還在那裏等。他一個人在那裏笑。我知道他一定是笑我。傻我也不管，還是緊跟他。他到華德泰買東西，我也去買。他到祥雲壽，我也到祥雲壽。他打祥雲壽出來，由高密街往東走。我自然跟着往東。他走不到幾步，總得回頭看一下。走過四方街。那地方沒有什麼人了。我就走到他前邊去。只聽得他對小丫頭說道：往南去。人很少。我們往南去罷。我聽了這句話，走到濟寧街，往南走。誰知道他上北去。我道：這東西真有意思，把我當傻子騙。我也北去。走到家門口，簡直是過門不入。到膠州街，他又由膠州街往東走。我只當他要上東鎮。誰知道他走到前邊一條橫道，往北拐。那時候，一個別的人沒有了。我便和他說話。他居然答應，走到一個樹林子裏邊。那小丫頭只看我，他對丫頭說道：你這都不認的嗎？老爺的兄弟。二老爺你不認得嗎？丫頭叫了我一聲。二老爺我只得答應着和他商量一陣。我要到他家裏去。他只是推託說：老爺在家，我就把你告知我的話，按照要緊的說了幾句。纔達目的。鬧到夜深纔回來。他約我昨天早去。我因為中和飯店之約，挨到五點以後纔去。他說我靠不住。叫早來。爲什麼不早來。簡直把我留個整夜。到剛纔纔回來。伯馥道：他家裏沒有別人麼？少璉道：董文生上無父母，中無兄弟，下無兒女。就只有這一位太太。便把丈母娘請在家裏住着。伊齊芳的母親，還能是好人嗎？他不給女兒拉皮條，已是萬

幸。至於男女僕人。只要有錢就得。從前陳洪孚在此地。他還有點顧忌。洪孚一走。洪孚的太太專門打牌。自己的家務還不管。還管別人的事嗎。伯馥道。董文生家沒有多少人。何不把姨太太帶到濟南。留在此地幹什麼。文生是去年濟南兵變嚇怕的。老怕再開兵變。把太太叫人強姦了。所以還留在此地。現在內地已經安靜。我想他也快走了。說着因問實保道。童慕賢的交情。在你以前。你在他家整夜。不怕碰慕賢來嗎。實保道。他和童慕賢是沒有法子。他在天津混的時候。和慕賢有過交情。現在不好意思拒絕。並不是愛他。所以老約會在外邊。不讓他到家來。決沒有碰着的時候。少瑾道。我要不把他的歷史說出來。你未必如此之得手。你得請請我。實保也沒的說。三人一同上館子去了。自此以後。實保和伊齊芳的交情一天深似一天。實保非伊齊芳不歡。伊齊芳非實保不樂。整天在一起。竟到十月底。陳洪孚派人接家眷到北京去。把伊齊芳帶到濟南。纔拆散臨走的頭幾天。他們兩個還在照像館合照一個。實保裝着西洋女人。伊齊芳裝着東洋女人。手拉手目相視的站着。以作野合紀念。伊齊芳恐怕他走以後。實保寂寞。還介紹海小姐給實保做朋友。這位海小姐纔十八歲長的。不但比伊齊芳好。就是柳秀文的姨太太還趕不上他。實保自然是傾心交納。海小姐自己知道顏色不錯。美人架子擺個十足。看見年輕男子。他便特別買弄風情。以資勾引。他不願意的人。偏要裝些怪樣。給人家看。又不和人家親近。叫人乾着急。要是他願意的人。便表示一種親近的態度。出來一二回也。不能使人得要領。實保一表非凡。海小姐滿心願意。因為有伊齊芳的介紹。便不作勢。實保便省去許多手續。伊齊芳上車的那天。雖然洪孚的家眷同去。實

保依然去送。買張大碼頭的車票。在車上陪着海小姐。當然照辦。到站下車。三人的眼淚不知消耗了幾許。這且不提。再說中西文社成立以後。每月開會兩次。所演講的無非是些中西風俗及普通學問。無庸細表。外國過冬的時候。黑蘭大學新到外國電機影片不少。電機科主任教習倍慈博士。定規過了冬節。演講給學生聽。威羅慈就和倍慈商量。把中西文社的中外社員也請來聽講。倍慈應允。威羅慈告知威廉。通知外國社員。並告知周東來轉達中國社員。社員無不贊成。陽歷十二月二十八晚上。黑蘭大學演影片。旅島寓公紛紛來到。有帶家人提着水煙袋的。有不帶家人的。王林貴柯佐治在門口招待。把他們一一請到大講堂裏邊。要知他們在裏頭看出什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演影片寓公燒地板 作師範美人學體操

話說寓公走到大講堂裏邊。只見那間講堂足有十丈來長。六七丈寬。大小電燈一共有二三十盞。照得裏邊如同白晝。地下地板都是很窄的木頭鑲成斜花。雖然沒有漆。却是非常之光華乾淨。講堂的北頭有一個臺子。彷彿戲臺一樣。比戲臺小些。臺的左邊掛一塊白布。臺子前邊擺無數十行椅子。只剩得前邊幾排沒有坐人。其餘都坐滿了。盡是本堂的學生。寓公進去以後。站在一堆。到處觀望。林貴和柯佐治只讓坐。他們老不坐。一回兒外國社員到齊。還有些別的外國人都來了。各人找一個座坐下。他們纔坐。恰好第一排當中坐的是香山、龍媒、東牙、鏡瀛、式若、忠翼、小拳、林貴、柯佐治、威廉、威羅慈坐在第一排的兩頭。寓公所帶的家人都是靠兩邊的牆站

着。剛剛坐下。龍媒叫一聲來。他的家人便把煙袋送上。香山東來鏡瀛忠翼的家人。也把煙袋送上。其餘別人。帶着。家人提煙袋的。通是由家人把煙袋送上一回兒。吞雲吐霧。滿室煙霧。唏哩呼嚕。甚有節奏。煙球滿地。吹彷彿下。雹子似的。要是噙着了。噉聲雷動。濃痰如雨。抽煙餘暇。難以談天。忠翼問香山道。聽說裏邊請老師出任顧問。已經答應了麼。香山道。兄弟是專制時候的人。怎麼會懂民國的事。那真是願我則笑。問道。於盲了。已經叫大小兒去。堅辭大約不會再來。找的忠翼道。現在政府蒲輪四出。羅致名賢。實在去的並不不多。前幾天接趙齊林侍御一封信。也說政府請他出山。他不願去。小拳道。起用趙侍御。大概是要設言宮了。忠翼道。那是一定。東來道。自改民國以來。皂隸牧輿居然也有居要職的。仕途太雜。是得有幾個直言敢諫的言官。參革一下。纔像話。趙侍御是敢說話的。起用他做舊官。倒不錯。鏡瀛道。知人其難。哪齊林當革職的時候。何等清高。誰不敬仰。後來南皮保他到四川。那些舉動。與從前判若兩人。賄賂公行。細大不捐。監督教習。非侵不委。考優拔貢。非錢不取。門包贊敬。通有定章。中程者見不及者。拒而不納。誰想得到呀。式若道。這回事情也聽說過。還聽說他打四川回家以後。武斷鄉曲。包攬詞訟。祇要送錢給他。無論怎麼無理。他都替人去到衙門說情。包庇官司。鬧的人人都恨他。做了一首寶塔歌罵他。說的是「趙胡鬧。不害臊。瞎說八道。別的都都不好。要是你送錢票。立刻就就把衙門到。見了知縣。就開言道。某人真冤枉。某人誣告。只要錢到手。良心滿不要。」式若說完。引得大家大笑起來。哈哈之聲不絕於耳。那時候。倍慈博士正站在臺上。大聲演講機械構造。叫他們這一笑。倍慈所說的一點兒也聽不見。很多外國人。

夢

源

聊

怒。目。相。視。千。里。正。坐。若。後。邊。細。細。對。式。若。道。我。們。特。為。來。聽。演。說。他。們。正。在。那。裏。演。說。雖。是。外。國。話。我。們。不。懂。樣。子。總。得。做。起。以。免。別。人。說。我。們。無。理。式。若。把。這。話。告。知。別。人。笑。聲。纔。住。不。談。天。了。專。抽。水。煙。倍。慈。演。畢。由。歐。滿。用。中。國。話。演。講。一。遍。忽。然。電。燈。全。熄。有。些。寓。公。以。為。是。完。了。紛。紛。起。身。把。椅。子。亂。推。磨。出。路。來。要。往。外。走。有。叫。某。翁。等。一。等。同。路。走。的。有。說。息。燈。太。快。的。聲。音。嘈。雜。的。狠。幸。虧。裏。頭。有。些。知。道。的。說。是。息。了。燈。以。便。看。電。影。並。不。是。散。會。他。們。纔。坐。下。椅。子。已。經。是。不。能。成。列。攔。在。甚。麼。地。方。就。坐。在。甚。麼。地。方。一。回。兒。影。片。演。出。頭。幾。篇。是。一。個。一。個。的。機。器。後。幾。篇。纔。是。工。廠。作。工。圖。鏡。源。一。面。看。一。面。對。式。若。道。這。個。到。底。不。如。在。他。們。本。國。好。兄。弟。當。公。使。的。時。候。時。常。去。看。都。是。一。段。一。段。的。事。情。和。唱。戲。情。節。一。樣。不。過。沒。有。聲。音。不。和。這。裏。一。樣。盡。是。些。機。器。在。那。裏。擺。式。若。道。可。不。是。嗎。兄。弟。也。常。去。看。沒。有。看。見。這。樣。東。來。道。兄。弟。看。來。這。個。和。那。個。是。兩。樣。這。樣。是。專。講。機。器。的。他。們。的。聲。光。電。化。講。的。是。無。微。不。至。那。些。輪。船。槍。砲。都。是。機。器。做。的。看。着。這。些。機。器。沒。有。甚。麼。做。出。東。西。來。纔。令。人。可。愛。剛。各。人。看。了。各。有。議。論。不。同。互。相。辨。駁。互。相。推。闡。聲。音。越。來。越。高。倍。慈。雖。然。在。那。裏。添。圖。演。講。歐。滿。一。句。一。句。的。翻。他。們。滿。沒。有。聽。見。只。顧。彼。此。談。天。原。來。歐。滿。把。倍。慈。的。話。翻。成。中。國。話。是。專。為。寓。公。而。設。歐。滿。見。他。們。無。心。聽。也。就。愛。翻。不。翻。的。了。到。十。點。鐘。演。畢。散。會。一。齊。起。身。寓。公。走。到。講。堂。門。口。彼。推。此。讓。把。門。都。杜。住。了。好。在。別。的。人。打。旁。的。門。出。去。留。着。這。一。個。門。讓。他。們。去。擾。擾。了。差。不。多。半。點。鐘。纔。走。盡。他。們。走。後。柯。佐。治。把。地。板。一。看。不。是。這。塊。和。麻。子。似。的。便。是。那。塊。和。油。畫。一。樣。心。裏。非。常。之。不。高。興。林。貴。看。了。更。難。為。情。就。和。柯。佐。治。商。量。把。地。

第十九回 演影片寓公燒地板 作師範美人學體操

八十四

板。匏。去。一。層。用。殺。蟲。藥。水。洗。刷。一。遍。纔。把。地。板。治。好。過。了。兩。天。已。是。陽。歷。十。二。月。三。十。一。號。寓。公。知。道。明。天。是。外。國。的。新。年。便。照。外。國。的。規。矩。在。名。片。上。寫。了。恭。賀。新。禧。四。字。用。信。封。封。交。郵。政。局。寄。去。那。天。下。午。東。來。剛。把。拜。年。的。信。寫。好。叫。家。人。送。郵。政。局。叮。久。高。來。拜。東。來。請。他。到。書。房。坐。下。東。來。道。真。快。的。狠。外。國。又。過。年。了。辛。亥。年。兄。弟。到。此。地。那。天。正。是。他。們。的。除。日。一。回。兒。整。整。兩。年。真。不。覺。得。有。這。麼。好。地。方。住。着。真。覺。得。日。子。容。易。過。些。久。高。道。那。是。一。定。哪。明。天。外。國。過。年。寓。公。們。還。是。親。自。上。提。督。衙。門。去。拜。年。還。是。送。片。去。東。來。道。照。去。年。的。辦。法。送。個。片。子。完。了。久。高。道。本。來。外。國。人。都。是。送。片。子。不。過。提。督。是。此。地。長。官。似。乎。親。自。去。一。下。好。一。點。商。會。裏。從。前。也。是。送。片。子。去。昨。天。提。督。把。我。們。找。去。說。他。在。住。宅。備。有。茶。點。請。我。們。親。自。去。並。叫。把。這。番。意。思。轉。達。寓。公。彷彿。他。還。要。照。個。像。做。紀。念。東。來。道。既。然。提。督。吩。咐。下。來。當。然。要。親。自。去。的。久。高。道。好。極。了。請。通。知。全。體。一。聲。罷。東。來。不。敢。怠。慢。叫。家。人。坐。着。洋。車。通。知。去。了。陽。歷。元。旦。提。督。住。宅。熱鬧。非。常。拜。過。年。用。過。茶。點。並。在。住。房。前。照。一。個。像。賓。主。盡。歡。而。散。單。說。宋。少。璉。打。提。督。住。宅。回。家。剛。剛。落。坐。家。人。送。上。一。封。快。信。拆。開。一。看。是。他。伯。父。寄。來。的。叫。他。上。北。京。去。商。量。要。緊。的。事。情。至。於。甚。麼。事。情。並。沒。有。說。少。璉。收。拾。行。裝。預。備。動。身。第。二。天。一。早。上。車。本。打。算。坐。頭。等。車。的。恐。怕。頭。等。車。人。少。找。不。着。說。話。的。要。坐。一。天。悶。車。所。以。買。張。二。等。車。票。一。到。車。上。人。少。的。狠。還。是。找。不。着。說。話。的。加。之。時。正。隆。冬。山。睡。草。衰。火。車。所。過。之。地。毫。無。風。景。可。觀。更。使。人。發。悶。少。璉。盡。坐。在。那。裏。打。盹。車。到。高。密。二。等。車。上。來。的。人。頗。不。少。內。中。有。一。個。叫。潘。伯。鴻。的。是。高。密。中。學。堂。的。校。長。從。前。在。威。廉。書。院。當。過。教。習。狠。是。好。玩。和。少。

聽做過幾個月的酒肉朋友。少瑾一見，歡喜極了。自然是坐在一起談了一些別後的事。伯鴻問道：聽說島中公走的不少。現在差不多快完了。真的嗎？少瑾道：只剩得三分之一了。從前和我們在一塊兒玩的鮑友琴、蒲子榮也走了。伯鴻道：子榮那人長於應酬，做起官來要算一把能手。他現在在那裏？少瑾道：他到廣東都督衙門穿六卦衣去了。伯鴻道：這是什麼話？只聽說當軍師的穿八卦衣。這穿六卦衣是幹甚麼的？少瑾道：也是當軍師的。因為缺少乾坤二卦，所以叫六卦。伯鴻道：怎麼會缺少乾坤二卦？少瑾道：他鬧得昏天黑地，不是缺少乾坤二卦嗎？伯鴻道：你原來是說俏皮話的。我把做真話聽了。一回兒到膠州，二等車來了兩個女的，年紀都不過二十內外，全是上海裝束，面目並不見佳，就在少瑾隔壁那一條坐下。少瑾看他面貌平常，不大注意。依舊和伯鴻談天。談到琴島的上去了。伯鴻道：現在琴島的窩子比從前怎麼樣？少瑾道：日見其發達。幾個紅的都講究擺起架子來。那些愛擺大爺皮氣的，也時常擺擺窩子。倒也有個意思。今年夏天，新到一個蘇州人，叫花小春。據說是上海的長三，長的狠不錯，唱的也不壞。架子可了不得。差不多的人，不大看得起。叫徐幼軻一擺，把他擺走了。伯鴻道：是怎麼擺的？和你擺花早紅一樣。還要利害呀？少瑾道：利害多了。小春剛到琴島，幼軻就報效起。報效兩個多月錢花的也可以的。還沒有撈着實惠。幼軻有點不大願意。可是已經到了這樣程度，隨便斷了未免有點捨不得。也就慢慢的相機行事。有一回打牌，給錢的時候，別人都是三塊錢鈔票，惟獨幼軻是三塊現洋。小春收錢，拿着這三塊錢，通同敲一遍，幼軻急了，跑出去，拿了好幾十塊錢現洋來。對他道：我明天要到北京去。我叫你多少條

子通拿出來。我給你錢罷。小春把條子拿出來。一共二十一張。幼軻拿出四十二塊現洋來。把小春叫到旁邊。坐着一塊一塊敲給他聽。敲一塊問一聲好不好。小春知道是敲他。就連上勁帶撇。嬌把他手按住。幼軻就站起來。依然是敲娘娘過來說好話。滿不聽。一直把四十二塊錢敲完。纔走以後。幼軻拿些錢給幾個苦力。叫他們上館。子幼軻也在別的屋子待着替苦力寫好條子。每人一張。通叫花小春先拿一張去叫。叫來了一張一張的轉預先教給苦力。要如何鬧法。並說是鬧的凶的。以後還有賞苦力。那有不幹小春。一到他們逮着要乖。乖摸臉。鬧個不亦樂乎。苦力的身上其乾淨。可知並且是從小的時候就在蔥蒜裏頭過日子。那股嘴臭更不待言。小春要發急。那些苦力就把兩塊錢往桌上一擺。說道。叫條子給現錢。急的甚麼要走。他們就圍圍圍住。說盡好話。纔每人叫他唱兩個戲。放他走。這一場足足的要鬧三四個鐘頭。也沒有工夫應別的條子了。隔一天是這樣鬧一回。條子所寫的姓都是常愛玩的那幾個人的姓。小春不能不來鬧了。三回把小春鬧的沒有主意。要不去。恐怕走了。買賣要去。又怕碰苦力。於是乎跑回上海去了。伯鴻道。我常說。雀子是商業中之一種。一切都是經商辦法。要是彼此都明白本意。那衝突一定少些。嫖客是買貨的。看貨給錢。不可強買。也不必花冤錢。妓女是賣貨的。看錢發貨。也是正當道理。無論客人花錢怎麼少。你總得給他一點貨。決不能一點不給。還要拿架子給他看。譬如鋪子裏收了客人的錢。不給東西。還要把客人撵出大門。天地間也沒有這個道理。現在有些客人不知道花錢的程度。怎麼樣。只想多得利益。妓女每每不知道自己的東西值多少錢。只想多要錢。所以常有衝突。有很多人說。妓

子無情。你有錢的時候。他巴結你到萬分。一沒有錢。他立刻不理你。這都是不明白本意。纔說這種話。妓女是指。這個吃飯。還能講情。餓肚子嗎。譬如我從前和一個舖子做往來。狠大。現在家空業盡。還要和他做往來。他不肯。我就罵他。無情。這不是笑話嗎。至於妓女裏頭。也有鍾情的。只能算例外。彷彿是商家捐錢做慈善事業似的。祇可作萬一之想。不得視為必得之事。少瑾道。你的話倒不錯。祇是不明本意的人太多。照你的話。就辦不到了。現在到窩子裏講愛情的。非常之多。伯鴻道。愛情兩個字。據我看來。假的居多。真的絕少。夫婦是最講愛情的。然而多半是假的。譬如我沒有定親的時候。並不知道我的老婆是怎麼樣一個人。只知道我將來取了老婆。一定要愛他的。女的在家也是這麼想的。因為習慣上規定的。男的要愛老婆。女的要愛丈夫。與人的行為。像貌。怎麼樣毫無關係。這麼看起來。我的老婆愛我。並不是愛的。潘伯鴻是愛的。他丈夫因為潘伯鴻補了他丈夫這一缺。所以愛我。假如別人補了他丈夫這一缺。他就不愛潘伯鴻了。所以夫婦的愛情。是迫於勢之不得已。纔有的。並非是出於本心。祇能算法定愛情。其中也有極相得的。確乎是真愛情。只能算例外。夫婦愛情不真。按照情理說來。是中國婚姻制度不良所致。所以現在講究學外國自由結婚。但是我。看他們自由結婚的。未見得個個能長久。有狼多當結婚的時候。真是愛到十足。加一不幾天。就變成水火激烈的。便要離婚。可想而知。當初的愛情。還不是真的。這麼看起來。愛情這樣東西。無論如何難得。真的少。瑾道。自由結婚的愛情。不真是因為他們這些人。不該講同胞主義。他們說中國四萬萬同胞。既然是同胞。彷彿是一個母親生下來的一樣。即無所謂親疏。既沒有親

疏。愛。情。自。當。一。律。以。合。同。胞。本。意。所。以。今。天。和。這。個。有。愛。情。明。天。該。和。那。個。有。愛。情。所。以。至。於。離。婚。伯。鴻。道。他。們。講。同。胞。簡。直。不。通。既。然。是。同。胞。那。些。逛。窯。子。的。豈。不。是。玩。胞。妹。少。璉。聽。着。笑。個。不。了。並。說。道。今。晚。到。濟。南。我。也。要。找。胞。妹。去。正。說。着。飯。車。上。的。人。來。問。吃。不。吃。飯。少。璉。伯。鴻。各。要。了。一。份。慢。慢。的。吃。只。聽。得。隔。壁。兩。個。女。人。也。在。那。裏。談。天。仔。細。一。聽。甚。麼。王。婆。婆。真。會。說。西。門。慶。真。是。色。胆。如。天。五。字。秘。訣。十。分。光。景。虧。做。書。的。想。得。到。如。此。如。彼。說。個。不。了。他。們。兩。個。細。聽。一。回。大。驚。之。下。想。不。到。竟。有。這。樣。開。通。的。女。人。吃。過。飯。伯。鴻。起。身。往。過。道。裏。走。動。只。見。那。兩。個。女。的。一。人。手。裏。一。本。書。來。回。走。了。好。幾。次。纔。把。那。書。名。看。清。回。來。細。細。對。少。璉。道。你。知。道。他。們。爲。甚。麼。談。起。王。婆。婆。和。西。門。慶。來。他。們。在。那。裏。看。金。瓶。梅。少。璉。不。信。起。身。去。看。果。然。書。的。封。面。上。有。多。妻。鑑。三。個。字。忍。不。住。笑。跑。回。來。坐。着。車。到。周。村。兩。個。女。人。下。去。了。少。璉。伯。鴻。又。把。這。兩。個。女。人。議。論。一。個。十。足。到。濟。南。同。住。在。連。陞。棧。打。了。一。晚。的。茶。園。談。了。久。浪。的。嫖。經。上海隱虹軒所出版之嫖經一書亦名青樓約語者想必爲少璉伯鴻讀熟了四。點。鐘。纔。睡。不。到。兩。點。鐘。的。工。夫。茶。房。叫。門。少。璉。起。來。吃。過。點。心。到。車。站。去。伯。鴻。自。然。是。送。到。車。站。等。車。開。了。纔。回。來。少。璉。到。北。京。見。了。伯。父。知。道。是。找。人。呈。請。政。府。替。少。璉。的。父。親。昭。雪。少。璉。忙。了。二。十。多。天。事。情。辦。好。就。回。琴。島。因。爲。他。伯。父。有。封。信。給。東。來。叫。他。面。交。所。以。少。璉。到。家。吃。過。飯。便。去。見。東。來。東。來。不。在。家。見。着。林。貴。少。璉。問。東。來。那。裏。去。了。林。貴。道。前。天。提。督。通。知。說。是。今。天。是。他。們。皇。帝。生。日。請。寓。公。今。晚。七。點。鐘。到。恩。理。飯。店。去。慶。賀。剛。纔。上。飯。店。去。了。少。璉。道。從。前。不。是。白。天。上。提。督。衙。門。去。慶。賀。嗎。爲。甚。麼。改。了。林。貴。道。大。概。是。要。請。吃。飯。少。璉。道。林。翁。何。以。不。去。林。貴。道。兄。弟。是。政。

府派來的一切，都按照公事辦理。只白天到衙門去應酬。一次如果他要請吃飯，必得來請帖。纔去沒有隨便叫人通知就去的。少璉道：林翁幾兒上北京去。林貴道：從前姜法翁都是每年到部一次。兄弟來還不到一年。打算明年暑假去。少璉道：林翁還不知道嗎。林翁調部總稽察換了人。林貴道：沒有接到公事，恐怕不確吧。少璉道：確的狠。兄弟動身的頭一天，萬總長上家伯那裏去聽說下任叫黃世德。當今大文豪黃級秋的兒子。在日本多年。萬總長說委任狀已經用過印了。大概公文不久就要來到。林貴道：那麼總得明後天纔到。少璉道：改日過來送行罷。現在得上恩理飯店去看看。少璉出了周家，直上恩理飯店。走到大飯廳裏邊，猛然一看，盡是些外國人。武官居其大半。通是圍掉而坐。掉上的刀叉盤碟，還沒有擺過細一看，東南犄角上擺了三張桌子。中國人全在那裏。少璉走到那裏，寓公通來了。此外還有幾家洋行的買辦和幾個大商家。招呼一回，少璉又把他伯父的信交給東來。剛要找個空地坐下，只見一個武官打外邊進來，站在屋子當中，嚷了一聲。那些外國人通同出去了。順忠德對大家說道：提督來了。我們該去接。大衆唯諾，一同出來。和外國人一起在門口排班。剛站妥，提督坐着汽車來到了。車直往裏走，各人都對他行禮。提督邊走邊答禮。提督進去，大家跟着進去。提督站在餐廳當中，大聲疾呼的嚷了一陣。嚷到末了，別的外國人也跟着嚷了三聲。提督又對這一夥中國人說了幾句話。有翻譯翻出來，無非是些客氣話。提督入座。大家通同坐下。那時候餐廳裏簡直鴉雀無聲。只有幾個堂倌來回送東西。一回上湯。中國人掉上喝湯聲音同腔合板一唱一和，狠有節奏。頁庭吃的最快，盤子裏的湯剩的不多。杓子下。

去只撈着一點兒，他就把左手拿着盤子，前面往裏面側着來使杓子使勁太大，湯都倒出來跑到身上去了。頁庭把手一鬆，盤子杓子在掉上一碰叮噠一聲，龍媒坐在他右邊，用心在那裏喝湯，拿一杓子湯正要往嘴裏攔叫他這一聲嚇的一驚，把湯都撒了，好在盡撒在盤子內，倒不要緊，喝過湯，堂倌把湯盤拿走，每人跟前擺上一個空盤子。一回兒，又拿一大盤牛肉來，挨個兒送，每人拿一塊，攔在空盤裏。董瑞熊坐在第三棹末了，他的上一個坐的是武大椿，堂倌送到大椿跟前，大椿見盤子內只剩兩塊，就通同拿走，堂倌拿着空盤子走了。瑞熊打算招呼堂倌叫他再送來，又怕露切，要不招呼又怕他不送來，着急的，了不得，等了好久，別人都把牛肉快吃完了。堂倌送一盤牛肉來給他，這纔放心，急急忙忙到五味架子上拿一個瓶子，拔開塞子，往牛肉上倒一個，不小心把這一瓶東西倒了一多半，他想着多倒總不吃虧，攔上瓶子，拿刀子一截，叉子一叉，往嘴裏一送，酸不可當，簡直不能動牙，纔知道剛纔倒的是醋，後悔不迭，只得慢慢的把他圍着咽下，見別人嚼的津津有味，嘴裏還帶聲音，更是有氣，以後一連來四個菜，有幾個寓公的刀叉在盤底上，那種磨擦聲，嘴裏那種咀嚼聲，好像管弦金鼓同時並作，咬不動的骨頭，隨便往地下吐，外國人都是斜着眼睛看他們，臉上都帶一種譏諷架子，可憐，那不中不西的順忠德，派在中國人一起，算是倒了大霉，看見他們這些舉動，說也不好，不說也不好，急的心裏發燒，滿身出汗，吃過飯，喝過咖啡，提督又站起來演說一番，翻譯說出來道：我們這裏有一個招徠會，因我們國裏的人，在此地失業，不能回家，就立這會救濟他們，現在這會的經濟非常困難，請大家捐助，以襄盛舉，想諸君一定

贊成翻譯說完。拿出兩本冊子來。一本往外國人那邊送。一本往中國人這邊送。大家寫畢。東來把冊子交給提督。提督道。過謝。叫翻譯把所寫的翻出來。翻譯打開冊子一看。寫二十元十元的頂多。十元以下也有。祇有一個寫一元的。就是董瑞熊。翻譯通翻給提督聽了。提督又和東來拉手。東來又說道。今天不知道要寫捐。通沒有預備錢。改日彙齊送上罷。提督又和他說了幾句客氣話。東來歸座。只見堂管走來。每人送上一張單子。盡外國字。大家都問忠德。纔知道是帳單。就是要剛纔吃的飯錢。每人三塊六角。都要自己給錢。他們原來以為是提督請客。所以都來並且寫捐的時候。都是看着這頓飯的面子。所以有寫的狠多的。早知道是吃自己的。當初何不寫些。有好多。還後悔不該來的。瑞熊問忠德道。明明是提督請我們來的。請來又預備飯。當然是他請。為甚麼倒叫我們自己花錢。忠德道。外國人這種慶賀。都是自己拿錢的人太多。誰花得起。要是他請吃飯。也和中國一樣。用請帖的。沒有用口頭通知的。瑞熊道。從此又長一番見識。一回兒。提督走了。中外慶賀人等。各自回家。過了一天。林貴果然接到部文。調他回部當視學。派黃世德當總稽察。林貴帶了翻譯蔡文炳去見監督。告知緣故。柯佐治說也。接了部裏的信。已經稟明提督了。那時候正在放假期內。中文教習。只有尙雨閣。朱近聰。有家在此。沒有走。其餘都早已回家。林貴到雨閣家裏。告知一聲。就上近聰家去。說給他聽。近聰道。黃世德這個人。我雖沒有見過。却知道這個人。他的大哥叫世敬。和我同舉特科。聽說過他的文學。狠不錯。他的夫人還是個女才子。詩做的狠好。孫師鄭刻的四朝詩選。就有他夫人的詩在裏頭。林貴道。聞中唱和自相師友。也是人生一個大樂趣。可惜。

我們沒有這機會。兩人羨慕了一回。林貴回家。世德來拜。林貴把公事交待。就和世德去見監督和提督。翻譯依舊叫蔡文炳蟬聯下去。林貴把一切事情收拾妥當。回京去了。世德接事以後。在小抱島賃個房子住着。把家眷接來。不幾天就是奉季始業。世德每日上午在家。兩夫婦談文論詩。下午到學堂辦理公事。公事非常簡單。倒也逍遙自在。不知不覺已過了一個多月。有一天上午。世德拿着八代詩選在書房誦。家人回說。有客來拜。世德把名片一看。一個是談延菴。一個是李梅村。連忙叫請。原來談延菴和世德是總角交。民國成立。延菴即被軍人推戴做都督。後來因犯嫌疑。辭職請罪。政府因為他是個文弱書生。寬其處分。開缺以外。並沒有別的他。就把家搬到上海。因為在上海流落的倖人太多。知道他的住處。都踵門求見。借錢待不成功。纔到琴島來。一到琴島。覺着繁華遠遜於上海。清潔過之。並有山景海景。可觀真可謂城市山林。加以警政精良。游民絕少。不但沒有倖人來敲竹槓。連穿窬小盜。都所罕聞。頗有終老是鄉之意。他打上海來的時候。找了幾封介紹信來的。都是上海洋行買辦。介紹琴島洋行買辦。琴島洋行的買辦。自從寓公來島以後。時常介紹買賣房產。賺點經手費。作個外甥。狠是不錯。延菴到琴島。他們知道。他是幾個錢的。接了介紹信。就請他吃館子。坐汽車。因此七介紹八介紹。又認識許多外國人。他買了好幾處房子。不是買辦做中。就是外國人做中。房子買好。把家眷接來。也入了中西文社。聽說世德在這裏。所以來找他。那李梅村是延菴的親戚。聽說琴島地方狠多。特來玩玩。從前和世德也在一塊待過的。見面之後。延菴道。我來此地。好幾個禮拜。因為房子的事。日與商人為伍。到前幾天。纔告肅清。又

由他們把我介紹到中西文社。昨天在文社裏聽朱近聰和尙雨閣說。纔知道你在這裏。世德道。我在此地不久。除了學堂教習辦事人以外。並不大有別的熟人。近聰勸我入社。我打算入社。後來一想。和他們那些舊官僚在一起。沒有甚麼大意思。改計不入。和他們也就沒有往來。近聰雨閣要不是學堂的教習。也不會認得的。你是來作寓公的。自不能不入。你的公館在那裏。多少錢買的。延菴道。俾斯麥街第七號。花三萬塊錢。世德道。太貴。我來的時候。我那翻譯勸我買房子住。也說的那座。開口要價纔要一萬六千塊。我一來因為沒有錢。二來我不打算長久在此地的。當差事的說不定。今天在這裏。明天在那裏。所以沒有買。你怎麼花三萬誰的。中人延菴道。是個外國人。就是巡捕房偵探科長南德。可我想外國人不會做假。恐怕你記錯了。林貴道。外國人做假。祇有比中國人利害的。我聽近聰告知我外國人在此有房產的人。多半是大商家。商家那裏有閒工夫去找主顧。於是有些人替他做。中這種人。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也有。他問了房主的實在價錢。和房主說明去找人出脫。房主祇得所說的價錢。要是賣多了。全是中人的房主爲省事起見。自然是答應。並且他所說的價錢。已經是賺了錢。又何樂而不爲。要去查簡直查不出。聽說寓公。頭上這種當的。不知道多少。我看你。一定上了當。延菴道。已經上當。也沒有法子想。祇有以後謹慎罷。世德又問道。你快要離任的時候。不是中央派高保彰去接下手嗎。怎麼他到宜昌逗留不進。不久又換了別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延菴道。他一到宜昌。盡忙着買姨太太。天天在窩子裏過日子。鬧的聲名狼藉。所以改派別人。世德道。他又買姨太太。真是無聊。你看他。魁梧奇偉。實在他是一個丈夫。而巾

懶者他原來是完全的後來因為習拳提宮把生殖器縮成只有小指頭那麼大從前買了五個姨太太。當陳設品現在還買甚麼姨太太。延菴道這話我也聽說因為得自傳聞恐怕不實在。去年正月我在任上他也在家因為買姨太太鬧個笑話。貴縣有個窮秀才叫龍作臣以辦學堂度日他有個女兒容貌絕麗是個女教習。圖畫樂歌非常之好。中文也不錯。人極其開通。有一家人家辦喜事。龍女士在那家吃喜酒。保彰也在那裏鬧房的時候。龍女士酒醉了鬧得狠凶。並且大唱樂歌。保彰見財起心打聽龍女士沒有說婆家就特別和作臣要好。並捐錢助他學堂經費。龍氏一門簡直是五體投地的感激。保彰寫信給作臣。總稱他做丈作臣。一想他的歲數和我差不多。一樣為甚麼這樣尊敬。必定他因為自己是個武人。對於文人學士特別加禮。也不在意。保彰見作臣也還容易運動。就託人向作臣說要取他的女做姨太太。願以萬金為壽。並且說明現在因為太太在沒有法子。暫且屈他一下子。等太太一死一定不扶正別人。就扶正他。現在雖說做姨太太看待却和太太一樣。要是將來出去做官。只帶他一個人去。俗語說的好。有錢能使鬼推磨。作臣夫婦居然首肯。和女商量。女也贊成。因為保彰性情無定。恐怕他將來又看見有好的。棄舊憐新。正在那裏要求條款。不知道怎的。保彰那個暗疾傳到龍女士耳朵裏邊去了。翻悔起來。父母逼他他就尋死。作臣無法。祇得婉詞謝絕。我聽見這個話。以為是別人造他的謠言。想不到竟有這麼回事。但不知道你是聽說的。世德道我是聽見朋友說的。因為他有個姨太太。現在不跟他了。到處宣布他的歷史。不但我知道。知道的人還不知若干咧。龍作臣這回事。我倒沒有聽說過。作臣和我也

認識我常不回家。已經十幾年不見了。想不到他竟有個美而才的女。梅村插嘴道。龍女士我曾見過。真是才貌雙全。他選婿頗苛。有三個條件。第一要美。男子第二要經濟充足。第三要學問優美。因為條件太苛。所以年將三十。還沒有定妥人家。高保彰要他作妾。他也答應者。也是逼得沒有法子。不能不降格相求。又不能如願。真算不幸。自經此番以後。他已立志不嫁。打算當一個女教育家。以下田歌子自命別的科。學他都研之有素。惟獨體操一門。程度不高。既不想嫁人。自無生育之苦。學體操也狠方便。打算找個地方專學體操。恰好省城新開一個私立女子體育學校。登報招考他一個人。跑到省城去上學。學堂沒有寄宿舍。他就住在棧房。每天跑來跑去。那裏的教習就一個男教習。在日本留學回來的體育一門。甚有心得。教授法也狠好。一共二十多個學生。屬龍女士頂聰明。一教就會。所以教習對於他非常盡力。比別人不同。些女子習體操。老是腰不能狠直。手腳的力量不足。這算是通病。龍女士雖然聰明。體質過弱。這種毛病。自不能免。教習給他特別指點。胸不直。給他按住。手腳不正。當給他扶正。他狠感激。教習熱心教授。教習狠贊成他。專心求學。師生意見融洽極了。別人嫌功課多。他嫌功課少。除校課以外。他還請教習到棧房特別講授。因為怕別人說他不避嫌疑。他便和教習格外客氣。表示一種正直無私的樣子。出來學了三個月。學了不少。他那教習原是新劇團裏邊的人。因為戲園子裏邊和別人吊膀子。被巡警逐出境。外體育學校也封了門。使龍女士有志不償。真是可惜。有人和他談起這回事。他還自嘆求學無緣。你看他多們熱心教育呀。說着。蔡文炳走來。他二人纔告辭而別。文炳拿着一封洋文信。給世德說。是提督請

第二十回 結親家西式仙人跳 加地價畜鬼病星臨

九十六

客信下禮拜三晚七點鐘。在提督住宅潔淨候光。剛纔監督交過來的。總稽查去不去。都得寫封回信給他。世德道。我去請寫封回信罷。文炳把提督這封信攔下。回家寫回信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結親家西式仙人跳 加地價畜鬼病星臨

話說黃世德到了禮拜六晚七點鐘。在提督住宅赴宴。看門的人把他引到客廳坐下。提督和他的夫人帶着齊默爾一同出來相見。拉手坐下。彼此客氣一番。全是美歇爾翻譯。世德又問齊默爾道。提督今天請客。大概客不少罷。齊默爾道。四十多人。貴國人除黃先生外。還有十來個人。其餘都是敵國政界上的人。柯佐治先生也在內。提督因為人太多。所以把他們請在飯廳坐着。黃先生是貴國政府派來的。所以提督請到裏邊坐着。世德又向提督申謝一番。就說道。兄弟到外邊去見見他們罷。起身往外去。提督夫婦齊默爾也一同到外邊來。世德和外國人點了頭。和中國人問了貴姓台甫。知道七個有辮子的是李鏡瀛。周東來。吉香山。莊龍媒。枚式若。柳千里。胡月槎。別的沒有辮子的中國人。都是商會裏頭的。吉報三町久高一班人。提督飯廳狼大四十多人。待在裏邊。並不覺着人多。他們在裏邊。都是左一推右一羣的。在那裏談天。也有外國人和中國人在一塊的。也有盡中國人。盡外國人在一塊。離世德不遠站的一堆。就是幾個寓公。和齊默爾在那裏談。世德細聽。只聽得月槎問齊默爾道。此地用的家人。很是奇怪。我乍到此地。用幾個此地人。老是不乾淨。又躲懶。細打聽。說是要在外國人家裏做過工的。纔好就換了幾個。在外國人家裏待過的。並知道確乎愛乾淨。又狠勤。勸誰知道到他家。他也變成懶惰。

而且。不。愛。乾。淨。這。是。甚。麼。緣。故。齊。默。爾。笑。着。答。道。大。概。是。因。為。諸。公。有。辮。子。的。緣。故。世。德。聽。到。這。裏。忍。不。住。了。走。到。齊。默。爾。跟。前。問。他。一。點。別。的。事。纔。把。月。槎。的。話。岔。開。等。齊。默。爾。走。開。世。德。就。對。月。槎。道。今。天。雖。和。先。生。是。初。會。有。幾。句。不。恭。的。話。要。和。先。生。說。說。請。別。見。怪。剛。纔。那。一。段。話。並。不。是。中。國。人。露。臉。的。事。請。先。生。不。必。和。外。國。人。去。說。罷。月。槎。聽。完。紅。着。臉。走。開。了。一。會。子。入。座。那。棹。子。是。擺。的。方。角。形。就。是。一。條。直。的。和。一。條。橫。的。相。連。成。個。犄。角。提。督。和。他。的。夫。人。在。那。條。直。的。當。中。對。面。坐。着。所。有。中。國。人。坐。在。直。擺。的。棹。子。這。一。頭。所。有。的。外。國。人。坐。在。那。一。頭。一。連。到。橫。擺。的。棹。子。通。是。世。德。緊。靠。着。提。督。夫。人。坐。着。世。德。旁。邊。坐。的。東。來。東。來。旁。邊。坐。的。式。若。旁。邊。坐。的。千。里。世。德。對。面。坐。的。鏡。瀛。東。來。對。面。坐。的。香。山。式。若。對。面。坐。的。龍。媒。千。里。對。面。坐。的。月。槎。月。槎。以。下。全。是。商。會。的。人。坐。定。以。後。各。人。都。細。細。的。說。話。龍。媒。問。鏡。瀛。道。提。督。夫。人。穿。的。衣。服。和。別。的。外。國。女。人。不。一。樣。怎。麼。兩。乳。以。上。肉。全。在。外。邊。一。竟。到。後。邊。都。是。這。上。一。部。一。絲。不。着。袖。子。只。有。上。半。節。裙。子。那。麼。長。拖。在。地。下。的。足。有。一。尺。多。上。身。那。麼。洩。露。下。身。那。麼。嚴。密。是。甚。麼。道。理。鏡。翁。到。過。外。國。的。一。定。知。道。上。幾。回。請。吃。飯。老。忘。了。鏡。瀛。道。這。是。他。們。的。禮。服。做。官。的。人。纔。能。穿。的。龍。媒。道。這。就。是。了。一。回。兒。提。督。舉。杯。大。家。一。同。舉。起。接。着。喝。湯。吃。菜。吃。菜。餘。暇。還。是。談。天。月。槎。問。千。里。道。令。愛。的。病。現。在。怎。麼。樣。了。有。轉。機。嗎。千。里。嘆。了。一。口。氣。道。真。叫。兄。弟。沒。有。法。子。病。了。那。麼。久。並。沒。有。別。的。病。就。是。停。經。咳。嗽。發。燒。怕。冷。老。是。這。個。樣。子。逢。節。就。利。害。過。了。節。又。是。老。樣。子。明。天。子。正。的。春。分。正。是。今。晚。十。二。點。還。不。知。道。怎。麼。樣。要。請。外。國。醫。生。治。恐。怕。藥。性。太。烈。受。不。了。中。國。醫。生。就。只。有。支。鳳。梧。還。算。可。

以的。他雖有點架子。好在訂的特約。他倒用心治。可是老不好。真要命。月槎道。特約怎麼訂的。千里道。逢節請他來坐守。每次十元。平日隔三天請他一次。雙倍醫例。要是全好了。還許他特別酬金。這麼一辦。他纔盡力。他和兄弟說。病倒不甚危險。恐怕非一朝一夕能好。兄弟總不放心。說罷。還帶着愁容。月槎龍媒式。若又勸了他一陣。千里還是不樂。一會子席散。各人向提督道謝告辭。提督一一和他們拉手而別。單說千里回到家去。已是十點鐘了。鳳梧已經請到千里到書房陪着他。到十二點。小姐的病照例發作。咳的不住口。天門格外的燒。千里把鳳梧請到小姐臥房。號過脈。看過舌頭。回到書房。開一個方子。千里叫人快去抓藥。並詳細問鳳梧。鳳梧吞吐了半天。纔說道。小姐的病。雖然不要緊。可不是單靠醫藥能奏效的。有句話。早就想說。恐怕見怪。要不說。又怕誤事。祇得說了罷。小姐現在該出閣了。一句話。把千里提醒。躺在沙發上。想了一回。起來對鳳梧道。請睡罷。兄弟要失陪了。鳳梧忙道。不必客氣。請便罷。千里出了書房。到小姐屋子。小姐正躺在帳子裏。咳嗽。幾個丫頭都坐在牀沿上。伺候着太太。坐在一個椅子上。愁眉不展。屋子裏除了咳嗽聲。並沒有點別的聲音。時已夜深。別的地方更是靜悄悄。的小姐屋裏。原是點的電燈。因為有病的人。嫌惡燈光。太太把電燈泡子用紙圍起來。千里走進房來。覺得這種光景。非常難看。在屋子當中站了一下。把太太請到自己屋子裏。把鳳梧的話說給他聽。並說道。可怎麼好。一時到那裏去找人家。太太道。我也想到這一層。沒有什麼好法子。我想我們兩個。祇有一男一女。把一半家產給他。叫他學彩樓配的法子。拋球覓婿。贅到家裏。養他一世。我想一定有願意的。辦起來也快當。千里道。拋球原

夢

源

桃

是小說上的話，怎麼能實行咧。倘若拋着一個極不成才的，把人攔在這裏，東西拐跑，可怎麼好，太太道：除此以外，可沒有別的法子。千里一想，真沒有別的法子，就說道：照你這樣辦法，也可以。祇要把接球的人限定資格，財產管理，到衙門存案，並訂個條約，也去存案。我想有這些財產，就是條件嚴一點兒，決不會沒有人來的。主意已定，依舊到小姐屋子裏來，坐在那裏，慢慢的想，那些防流弊的法子，等到天亮，小姐安安靜靜的睡下，千里和太太纔回房去睡。睡到十二點鐘起來，鳳梧早已走了，千里想了好幾天，纔把法子想好，打算先出廣告，願接球的，須先期報名，還要考一篇中文，考取的，纔有接球的資格。拋着以後，就訂條約，訂妥條約，纔行婚禮。條約兩條，極其周到。一條是結婚後不得陵虐及離婚再娶納妾，並不得脫離琴澳他適。一條是有房產三處，共值五萬元，銀行存款三萬元，給女。由其女處分，女婿不得干預。條約並請律師簽字，到審判廳存案，財產契據，交法庭收存，全體規畫，恐怕不妥，又拿着給香山龍媒，一般年高有德的去，看，都說妥當。千里就擇定三江會館，做拋球場，預備出廣告，寓公在琴島，是惹人注意，一舉一動，都有人知道，等不到他出廣告，早已人人皆知，別人倒沒有甚麼，惟獨舖子裏的小夥計，和些窮學生，非常之盼望，後來聽說要考中文，小夥計自知無望，只得收心，那些窮學生，高與非常，只望廣告出來，好去報名。單說黑蘭大學堂，有個學生，姓朱名參，字若曾，是個湖北人，寄籍大興，家計貧寒，讀書的錢，都是親戚朋友接濟的，所以年將三十，未曾娶妻，中文狠有根底，聽了這個消息，非常喜歡，原來柳小姐只有腿癩，並沒有別的毛病，一切布置都還不錯，加以他的打扮，狠是闊綽，金碧輝煌，晶光炫目，要是坐在

車上顧盼生姿甚可愛。念朱若曾看見他幾次，都碰着他坐車，大爲贊賞，自恨窮措，大僅飽眼福而已。聽說拋球就是他，真是歡忭無既。不知所云癩腿那一層，他並不知道，也沒有聽人說過。等了很久的廣告，把他等急了。細一打聽，纔知道是千里已將廣告印好，預備出帖給巡捕房知道了。說他不合法律，不叫他辦，就把這事取消了。若曾大失所望，作詩一首，聊以寄恨，其辭云。

有美一人何姣好。驅車日日過抱島。濃粧粉黛與胭脂。服飾珍珠與瑪瑙。下曳紫羅裙。下着紅綾襖。道旁行人多屬目。車後王孫亦顛倒。聞說門閥係大家。風傳花信好年華。卻嫌玉骨珊瑚處。丰度難將鈞窈誇。烽烟滿地離鄉郡。深閨待字無人問。不是阿爺選擇苛。豈真未有姻緣分。相攸花樣一翻新。綵球落處結朱陳。倘能一度非虛往。僥倖三生有夙因。奩資聞有二千緡。得之大可療其貧。朱門華屋何輪奐。況復泰山據要津。誰知平地風波惡。捕房干涉將詞託。不教天女散仙花。良緣空結前生約。吹皺一池春水波。日星慘淡風蕭索。我從昔年辭帝京。驅車更向琴島行。琴島荒涼俗古樸。久矣不近聲與色。非無明眸與皓齒。拋殘紅豆空有情。自逢此女一邂逅。恍惚與予若目成。太息良緣不得就。未免淒涼幽恨生。吁嗟乎。莫詠好述篇。莫奏求凰曲。杆被登徒好色名。不若孤高異流俗。

若曾把詩寫出來給同學看。同學勸了一番，纔把這番心事拋開。這且按下。且說千里自從拋球不成，非常着急。知道嫁人一途，難得湊巧。不如想個別的法子，使他清心寡欲，或許可以望好。託人到濟南府找個尼姑來，陪伴

小姐天天和他講經說佛。小姐聽了幾天。果然病有起色。不過一個月。居然好了。鳳梧又給他開了一個培養元氣的方子。體氣也漸漸的復元。千里就叫尼姑領着小姐到勞山去住。柳小姐在勞山。又遇見了柏會仙。住在一起。很是合式。住了一向。太太有點心慌。千里沒法。叫小姐回來住幾天。再上勞山去。並叫他以後每月一半在勞山住。一半在家住。小姐自有尼姑陪伴。非常安適。不但無病。而且發體。千里有意叫他終身不嫁。太太到底是個女人。有點想不開。以為女兒沒有人家。終非了局。自己在世。倒可以護着。百年之後。難免不受別人的欺負。加之兒子現在在美國。寫信回來。說不要替他定媳婦。他不要中國媳婦。等他畢業以後。取個外國媳婦。帶回來。外國女人不知道是什麼性情。說不定。姑嫂不相安的。因此不以千里那終身不嫁為然。很是着急。千里見他的太太着急。勸也勸不進。託別人家裏。請太太打牌。使他散散心。柳太太也覺着在家悶坐。沒有甚麼意思。也願意出去打打牌。散動散動。他素來和于則立。吳慕施。宋少璉。三個人的太太。合式。就祇上這三家去。漸漸把急小姐的心事。都移到牌裏邊去了。久而久之。就把打牌。做成一件不可少的事情。頭裏不過是臨時約定。高興在那家打。就到那家打。後來簡直定下章程。四家輪流着。今天在這家。明天在那家。按着次序轉。也不必約。今天該誰的班。就上誰家去。這天輪到吳太太家裏。柳太太吃過飯。上吳公館去。他是常來往的。也不用通報。逕上吳太太房裏來。走到房門口。只見門外站着幾個丫頭老媽。望着門裏邊。又聽見裏邊慕施在那裏大罵。太太在那裏哭泣。道。吳老爺素來懼內。吳太太鬧威大振。怎麼今天老爺竟敢罵太太。太太居然受一定有非常變故。今天真不湊

巧。大概牌是打不成的。只是既然到了這裏，也得進去看看。就把門口站的丫頭招呼一個來問問。纔知道今天早晨他家的小姐和一個丫頭不見了。慕施怪太太虐待逼成的小姐不是投海，便是逃跑。所以在那裏鬧。原來慕施這位太太是續的弦。小姐是前妻生的。頭裏那位太太和慕施也是十年的夫婦，就只生了這一位小姐。太太死的時候，小姐纔六歲。那位太太的娘家也住在廣東省城。等他一死，小姐就到外家住去了。慕施這位太太取來，不免有點男兒愛後婦的理想。因愛生畏，那是自然的道理。有一年，慕施當河口釐務局的總辦，叫人告發說他中飽鉅萬，制臺叫人查辦。果然實在。要參他的官。慕施自然是運動免參。恰好這位太太有一個表妹，是制臺的乾女兒。慕施求他的太太鑽表妹的門路，花了不少的錢，纔開脫無事。從此慕施感激到萬分。怕他的心事也到萬分。慕施索性愛逛窯子。從前太太有點干涉。慕施不大體話。經這番事以後，不愁他不聽話。一切財產權，通到了太太手裏。慕施不得過問。要買甚麼東西，都是太太去買。就是慕施要買身上的東西，都是慕施去看好。東西叫舖子裏送到公館裏取錢。要是跡近華麗，依舊璧還。慕施的衣服，除公服外，全是古式的。太太愛打牌，祇有牌不禁止。多半是叫他在家里打。不大願意他出去。打有時候，叫朋友拖着也得出去打錢。不得多給。有時候，還不給。叫他打回來報帳。太太叫人送去。慕施無不遵命。有時候，要到窯子去玩。不過打個鎖邊茶圍而已。出於萬不得已，要花幾個錢，就商通一個朋友，假報牌帳。可憐吳慕施如同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一樣。一點兒不由。吳太太感風那麼大，却一點沒有施到小姐身上去。因為小姐自母親死後，住到外家。到過年過節，或父親的

生。日。回。家。來。待。一。回。就。走。了。革。命。的。時。候。慕。施。帶。家。眷。廣。回。東。要。把。小。姐。帶。着。同。走。外。家。也。不。便。強。留。着。一。到。琴。島。吳。太。太。把。小。姐。竭。力。陵。虐。飲。食。起。居。和。丫。頭。在。一。起。挨。起。罵。來。比。丫。頭。還。要。多。些。小。姐。在。外。家。生。長。嬌。養。慣。了。怎。麼。能。受。想。寫。封。信。給。外。家。叫。人。來。接。迎。發。信。的。錢。都。沒。有。處。心。積。慮。要。逃。回。廣。東。到。外。家。去。因。為。不。能。到。手。不。能。成。功。心。生。一。計。和。一。個。丫。頭。去。連。絡。偷。錢。恰。好。那。丫。頭。也。有。逃。跑。之。意。他。在。所。有。的。丫。頭。裏。邊。算。一。個。出。類。拔。萃。之。才。太。太。怕。慕。施。要。收。上。去。防。備。極。嚴。時。刻。把。他。帶。在。身。邊。生。氣。的。時。候。又。把。他。不。當。人。打。所。以。他。願。意。逃。跑。和。小。姐。同。心。合。意。打。主。意。時。刻。留。心。到。昨。天。吳。太。太。帶。着。這。丫。頭。到。銀。行。取。利。息。錢。沒。有。回。家。就。上。于。太。太。家。裏。打。牌。把。那。些。鈔。票。隨。便。攔。在。口。袋。裏。邊。打。到。晚。十。二。點。回。來。累。的。狠。到。家。就。睡。忘。了。口。袋。有。鈔。票。那。時。候。別。人。都。睡。了。就。只。有。這。個。丫。頭。伺。候。睡。覺。等。太。太。睡。下。丫。頭。拿。着。這。種。鈔。票。去。和。小。姐。商。量。天。亮。的。時。候。跑。到。火。車。站。乘。車。往。濟。南。去。了。等。別。的。丫。頭。和。老。媽。起。來。一。看。不。見。小。姐。和。那。個。丫。頭。叫。醒。老。爺。太。太。告。知。此。事。慕。施。起。來。大。着。膽。子。罵。起。來。說。太。太。虐。待。小。姐。現。在。不。知。去。向。多。半。是。投。海。去。了。太。太。到。底。有。點。心。虛。不。敢。回。答。祇。是。假。哭。忽。然。想。起。昨。天。的。錢。把。口。袋。一。摸。空。空。如。也。知。道。小。姐。和。丫。頭。一。定。是。偷。錢。逃。跑。決。不。是。投。海。和。慕。施。說。慕。施。不。聽。依。然。是。罵。開。飯。的。時。候。家。人。請。去。吃。飯。他。也。不。吃。還。是。罵。不。住。口。正。罵。的。激。烈。碰。着。柳。太。太。來。了。柳。太。太。問。明。丫。頭。知。道。是。為。這。個。事。要。進。去。勸。吳。太。太。先。叫。丫。頭。去。通。報。一。聲。慕。施。聽。說。有。女。客。來。打。別。的。門。出。去。柳。太。太。到。裏。邊。勸。了。吳。太。太。一。陣。于。太。太。宋。太。太。也。來。到。三。人。共。勸。了。一。回。就。另。組。牌。局。去。了。慕。施。打。房。裏。出。來。想。起。來。或。是。

投海。或是逃跑。總得報明巡捕房請他查查。親自到巡捕房去報案。偵探長南德可對他道。要是投海。就不能知道。如果是逃跑。還可以查查。昨天晚上。今天早晨。沒有開船。一定是坐火車走的。等我把車站上的暗察叫來問。一回兒暗察走來。南德可問他。今天站上有兩個年輕女人一同走沒有。偵探道。有兩個女的。年紀差不多。都是十七八。是廣東人。坐三等車。買的是濟南票。慕施又問了他的像貌衣服。一一符合。慕施便請南德可打電報去截留。南德可道。可以。等等有回信就送來。慕施回家。和太太說是已經請巡捕房查去了。尙不知生死若何。到晚上。巡捕房送來電報。說是已經截住。勸他回來。抵死不肯回來。叫他們住在棧房。並通知濟南商埠警察局派人守在那裏。慕施問太太要了二百塊。親自去接小姐回來。小姐不願意。非回廣東不可。慕施一想。小姐的婆家也是外家替他說定的。也住在廣東。不如把他送到廣東。替他把喜事辦了。倒省事。就帶着小姐丫頭坐火車到上海。搭船到廣東。到了廣東。纔寫信通知太太。太太自慕施走後。好久沒有接到信。以爲他拿着二百塊錢。在濟南府荒唐。非常着急。寫信去問。郵政局又把信退回。說他不在那個棧房。接了慕施打廣東寄來的信。纔知道。就有一點恨他。不寫信來。小姐這回事。已經妥帖。他不怕慕施罵着威風等。慕施回來。發作慕施把小姐的喜事辦完。回到琴島。自然是要受太太的氣。昔日的雌威。發現以外。還要加倍。慕施簡直和孝子順孫似的。再聽話。沒有。此是後話不提。且說柳小姐在家住了幾天。又上勞山去。只見柏會仙和一個男人在院子裏站在一塊。談天。那情形有點不堪入目。柳小姐癩進院來。遠遠的和會仙點點頭。上他自己屋子裏去了。待一回。會仙到柳小

姐屋裏來說起柳小姐纔知道會仙不修道了。那個男人姓仇，是會仙的丈夫。是昨天在廟裏行的婚禮。柳小姐問他道：你修道好好的，何必嫁人？既要嫁人，當初何必修道？會仙道：我修道就是爲他。他當初打算娶我，因爲有人從中作梗，不能如願。我纔修道。現在他的媳婦已經死了，所以取我以續前約。並說是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修道不過一時權宜之計，決不能久遠的。你現在剛入門，覺着清靜無爲，有意思待久了，就會知道這個的壞處。柳小姐聽了，忽然萬念叢生。會仙走後，他一個人無精打彩的躺在坑上。晚上一直沒有睡着。尼姑在旁說經給他聽。他一句也沒聽着。心裏也不知道想些什麼。會仙和姓仇住了一個禮拜，纔上濟南府去。柳小姐看見他們兩個，甚是有情。老覺着肚子裏發熱。會仙走到兩天，柳小姐也回琴島，露出一種不願學佛的意思。他的父母知道了，忙替他去找人家。常言說的好，赤繩既繫，仇讎異域，亦必能成夫婦。恰好易有福的兒子，有個遠房小舅子，家道寒微，學問還將就。人也狠忠厚。家中並無別人，由有福說媒，定了柳小姐。千里就把他贅在家裏。不過幾天，就辦的停停當當。千里自從小姐的大事妥帖，如釋重負一般。他的太太更是喜歡，把女婿當寶貝一樣看。當小孩一樣哄。惟恐其不滿意。這都是做丈母娘的規矩。人人如此，不必細說。有一天，千里正和他的女婿在書房說話。他一個朋友的兒子叫金小魯，打北京到此，特來拜望他。千里到客廳相見，彼此問過好。小魯就把他父親給千里的一封信交給千里。小魯的父親叫金魯如。現任政府的顧問。前清的時候，和千里共事多年。千里接過信一看，知道魯如打算叫小魯出洋留學。先叫他到此地預備洋文。託千里介紹個精通中文的外國人教他。並叫

小魯住在外國人家裏。以便多學千里看過信。對小魯道。住在外國人家裏去學。這是一個最好的法子。現在這裏精通中國語言的外國人倒不少。大半是很忙的。有個叫福德男的。他的事情。比別人少點。我就寫個信給你。去見他罷。那些東脩房飯錢。你當面和他去說。外國人一點不客氣。小魯道。費老伯的心。就這麼辦罷。小姪初到此地。道路不熟。不知道福德男住在那裏。請老伯叫個家人同去纔好。千里道。那自然寫了一封信給他。叫家人把小魯送到福德男家裏。小魯見了福德男。把信給他看。福德男立時答應。當面說好學費。每月三十元。膳宿及雜費每月六十元。小魯卽日就打客棧把東西搬到福德男家裏。福德男的夫人和小姐。也都是中國話很好。授課無一定的時間。也無一定的人。隨時可學。逢人便問。小魯覺着非常方便。外國人是勢利不過的。福德男是。最在外國人裏頭算第一個勢利鬼。他從前在北京的時候。最愛和中國官場往來。遇見大官。他稱之爲大人。自稱卑職。官小的。他稱之爲某老爺。自稱兄弟。中國官場的腐敗習氣。和那些卑鄙齷齪的舉動。全叫他學着了。他見小魯手裏闊綽。裝飾華麗。鑽石戒指帶好幾個。又知道他的父親現任閩官。他把小魯捨命恭維。不是教書。是在那裏哄孩子。福德男既然如此。他的夫人小姐。一定和他同心同德。小魯纔十六歲。福小姐比他還小一歲。天天在一塊兒混。他們兩個正是情竇初開的時候。拿中國防閑的法子。還有不周到的時候。何況講開放主義。怎麼能相持以禮。福德男知道了。就想了一個妙計。頭裏滿不管隨他們怎麼鬧。只假裝不知道。小魯以爲在外國不要緊。更是爲所欲爲。毫不避忌。有一日白天。他們兩個在花園裏玩耍。玩耍的高興了。自然是要履行愛情之

事實叫福德男碰見了大發雷。雷對小魯道：我以為你是官家子弟，所以另眼相看。你竟有這樣的行為，你可知道強姦幼女在中國要砍頭，在外國要永遠坐監牢。我也不必和你多說。請你到巡捕房去罷。小魯原是個毛孩，子那裏知道甚麼，叫強姦甚麼，叫法律看見福德男那副面孔，已經嚇的說不出話來。聽了他的話，更是魂都嚇跑。看見福德男要拿進巡捕房，他只不走，直着眼睛看福德男意思，彷彿是要福小姐救他。福小姐會意和他打個手勢，他明白了，立刻爬在地下給福德男磕頭。福德男不理，還一個勁兒說要送他到巡捕房。小魯跪在地下和他說道：請恕我初次下次再不敢了。福德男道：強姦不比別的就是重辦。初次我的女兒已經叫你污壞，貞節還能再嫁人嗎？小魯道：我並沒有取親的，我就取他做媳婦，何如？福德男道：我是面上的人，我的女兒跟別人先姦後娶，還成一句話嗎？這時候福德男的夫人走來，問明原委，用中國話勸了福德男一陣。福德男纔答應福夫人把小魯扶起來，跟着福德男上寫字房來。福德男對小魯道：你既然要娶他，必須立個婚約。按照我們的規矩，女的十五歲不能嫁人，必得再過三年，你纔能娶他。這三年雖然住在我家，仍得叫你供養你。每月要拿出三百塊錢作為供養費。小魯一一答應。福德男寫了一張洋文單字，叫小魯簽字。小魯剛學不久的洋文，又沒有正經的學，除會字母以外，還會幾句日用的話，自己的名字是幾個什麼字母拚成的，他還寫得出。福德男寫的這張東西，他一句也不懂，祇得把字簽上。小魯簽過字，福德男纔轉笑臉說道：我們現在已是親戚了，彼此都要和睦。你還是住在我這裏，照從前一樣。小女既然是你的媳婦，可以搬在一塊兒住。要到外邊去走，可以一同去不。

必拘執。可是三百塊錢，必得按月付的小魯，看見福德男的面色，轉和氣了，心纔放下。可是這三百塊錢，寫信到家裏去，話怎麼說，心裏非常之躊躇。倒問福德男的主意，福德男想了一想，說道：「你寫信給家裏，祇說是你將來要遊學外國，恐怕沒有伴，現在和小女定了親，就為將來出洋求學起見，既然定了親，就得供養這麼寫去，我想一定答應小魯，雖然是中國人，中文反不如福德男的高，就請福德男起了一個稿子，謄寫出來寄給家去。魯如祇有這一個兒子，驟來暈愛不明，接了這封信，覺着兒子會先事預防，早把伴給好辦法，狠對要定的中國親，就是能帶着去留學，於學問毫無益處，帶着一個外國媳婦，不用說別的那外國話，一定是學得好的，寫信給小魯，還誇獎幾句，答應錢是按月寄來。魯如寫過信給兒子以後，覺着和外國人結親沒有那麼容易，恐怕兒子上當就寫信給千里，託他調查看實在不實在。千里還沒有接到魯如的信，小魯已經接着父親信，知道父親答應了，喜歡的了不得，並把信給福德男看。福德男看完對小魯道：「你是柳侍郎介紹來的這件事，他還不知道，必得去告知他一聲，纔對我和你一塊去罷。兩個人把話編好與寫給魯如那封信上的話是一樣，告知千里，千里當面沒有說什麼，等他們走後，大不以為然，就要寫信通知魯如，叫兒子回去，不要在此地毀了。又深悔當初不該介紹福德男，寫信剛要發，接着魯如的信，託他調查，信裏頭的意思彷彿還是說兒子不壞似的。千里把那封信不發，替他去調查，果然把這件事的面子，底子都調查出來，更不以這件事為然，因為魯如只託他調查實在不實在，他回信只說實在，並沒有把這件事和盤托出。福德男以後逢人便說：金魯如是他的親家，寓公好多人知

道小魯是千里介紹去的。都來問千里。千里只把福德男和他所說的說給他們聽。他所調查出來的。滿沒有說。式若和千里是至交。他和魯如的也是好朋友。千里對他纔說實話。式若道。這叫做西式仙人跳。要是中國仙人跳。花了錢。還得不着人。他這是花了錢。還可以得。人所謂盡義務者必享權利。非外國人不能有此仙人跳。說罷。兩人笑個不了。正笑着。瑞熊來到。面帶愁容。見面就道。糟了。此地住不成了。暴斂橫征三代。以後無此。政千里道。又出了甚麼章程嗎。瑞熊道。剛纔在街上走。看見提督衙門的告示。說是此地人口日增。行政經費加多不少。要把地皮抬高價值。以便增加稅款。這地皮原來是花錢買來的。他們按照買價百分之六抽稅。已屬豈有此理。地皮只值那麼些錢。硬要把他抬高。再照抬高的數目收稅。這不是苛政嗎。原來買的地皮有一塊錢一密達的。有兩塊的。有五塊的。現在說是每一密達。按照原價。通加一塊。譬如有一塊地皮。是一千密達。原價三塊。一共是三千塊錢。每年收稅一百八十元。現在一加。就變了四千塊。每年收稅二百四十元。這還了得。他雖不是明明的。剝奪寓公。可是此地的地皮。寓公要佔十之七八。所受損傷。比誰的都大。式若道。就實行嗎。瑞熊道。一個月限期。有意見。儘管寫信給提督。如果主意狠好。理由充足。他一定照辦。話雖是怎麼說。到時候。他一定說。主意不好。理由不充足的。千里道。瑞翁可以告知周尙書。請他齊集大家會議個辦法。雖然文社不管別的事。我們以寓公名義行之。瑞熊去報告東來去了。式若對千里道。瑞熊自然是着急。他在此地買的地皮。房產不少。打算發財。這一來。自然是要大吃虧。兄弟就祇有一座住房。加也有限。怕他怎的。千里道。兄弟雖有幾處房子。不過是拿着房租。

源 夢 桃

做家用並無別的意思。地皮加價可以少用幾個。上禮拜寶頁翁走。那座住房兄弟打算買的。因為他那地方太偏僻。難得賃出去。所以沒有買。要不然又要多受一點損傷。式若道。寶庭這回走。真奇怪。好好的地方。不住。要跑到大連灣去受罪。千里道。他自從去年夏天和羅樸翁結了兒女親家以後。兩人舉動極其秘密。聽說這回去是樸翁叫他去。的一定有特別事情。式若道。那一定千翁忘了。王辜岳那回事嗎。千里道。哦。是了一回兒。已是掌燈時候。式若回家去了。單說瑞熊到東來家。說知一切。東來道。這個事情。毋庸會議。他既然叫各并所見。我們各人把自己的意思寫出來。給他就。踴躍。會議以後。寫信給他。難免不有雷同的地方。叫他們看着。彷彿是齊心合力。抵抗命令。倒反不好。提督衙門不能拿。巡捕房來比。瑞熊忙道。有理回家去。和他的兒子。學禮。商量。草意見。書。東來把他的意思也告知大家。他們各人也就是敬陳管見的。信一封。送去了。其餘別的有房產地皮的人。自然也有信去。一月期滿。提督衙門。把所有的信彙齊一看。沒有一個贊成加的。就宣布說是地皮有加價之必要。投函理由。均不充足。自下月起。繳地稅的都按加價核算。並說是地稅所加無多。不得因此抬高房租。妨害商業。瑞熊的話。果然驗了。寓公都有點不平。房產地皮多的。恨的。不免利害些。別人不過說說。把點忿氣。出出。也就完了。惟獨瑞熊不然。簡直氣病了。寓公裏頭和他有深交的。自然去看他的病。有天則立寶琛到瑞熊家看病。見瑞熊。稍許好些。嘴裏還說。那地皮加價的事。則立勸道。瑞翁並不是出不起的人。何苦這樣生氣。瑞翁想想身子。比錢貴重些。瑞熊答道。兄弟並不是因為要錢。氣成的病。可是這事情。太可惡。人多。行政經費要的多。那是自然。當我們

沒有來的時候。所有租界的地皮。爲民間所租買的。不過十之四五。其餘都是荒着。不用說地稅。連地價也未會得着。地皮賤的狠。頂貴不過一塊五角。他一樣的行政。沒有關門。打我們一來。地皮全賣出去了。得了地價。收了地稅。地皮價錢。漲到五塊多。他的行政機關。並沒有加多。不過擴充而已。怎麼會不穀。這不是說人嗎。他是看我們太老實。所以來欺負。這樣看起來。只怕將來人頭稅。都不能免。我們原來看此地狠好。不但可以保護財產。而且財產上的利益。比內地強。所以把點養老錢。使勁往這裏塞。惟恐不結實。現在走走。又走不了。他的苛派慢慢的使起來。怎麼叫人不氣。則立道氣是可氣。只是怎麼回頭想。革命的時候。那些黨人。盡和我們做官的作對。不動。充人的家產。待在內地。多們苦。論此地。多們樂。就是以租界而論。上海也是租界。不搶就偷。住在那裏。如同監禁一般。要是亂黨鬧起事來。炮彈亂飛。決不能和此地一樣。安居論事。我們年紀雖不說是狠老。也算可以的。祇要舒服過日子。多花幾個錢。算甚麼。瑞熊道。要是這樣苛斂。不和偷搶一樣。所謂苛政猛於虎。兄弟情願受那種驚。則立待要說話。只見瑞熊的家人。拿封電報。交給他。並說道。于大人的管家送來的。還在這裏等着。問有話吩咐沒有。則立一看。是濟南府來的。已經由電報局譯好了。寫的是

琴島天主堂後于則立先生鑒。小女不幸。被伶人張月亭拐逃。今早乘車來島。請截留。子霄叩。

則立看完。笑了一笑。對那家人道。你去說。沒有話吩咐。叫他回去罷。那家人走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說教育文社開會 驚惡耗琴澳籌防

話說則立手拿電報。閉着眼睛想了一想。點了幾下頭。把眼睛睜開。對瑞熊道。這電報是何子霄太守打來的。請看看。替兄弟想個主意。該怎樣辦纔妥當。瑞熊接過電報看了道。這沒有什麼難處。等今天火車快到時。則翁和嫂夫人一同到車站。見了他。把他帶回府上就完了。則立道。兄弟本來也是這樣想。但是張月亭是個唱武生的。回到濟南。幹出這樣不法的事來。色膽定也不小。萬一見兄弟要帶走何小姐。和兄弟動武。那豈不糟麼。所以兄弟打算拿這個電報去報知巡捕房。請巡捕房派兩個人跟兄弟一齊去車站。倘若張月亭知風而逃。兄弟就不必逮他。這一來倒省了事。設或他要抵抗。兄弟就叫人拿他。瑞翁看怎麼樣。瑞熊道。這樣更周到了。大惡見色而起。淫心身為伶人。尤其不該。兄弟得知這事。真令我氣不自勝。寶琛聽他兩人所說的。全然摸不着頭腦。忍不住問則立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則翁可以略示端倪麼。則立道。寶翁不是外人。不妨請看。說着把電報遞給寶琛。寶琛看了笑道。原來又是一件風流案。瑞熊道。這何小姐也太不成材了。爲什麼單要找這戲子呢。則立道。這裏自然有個緣故。你老兄是講道學的人。怎能知道這個戲曲這樣東西。感人最深。看到好處。能使人另生一番思想。另生一種感情。喜怒哀樂。自己全都把持不定。只憑台上爲轉移。然而平常看戲的人。只不過注意在角色之優劣。戲情之好壞就完了。那秉性特別的。對於這兩層。却不在意。單留神戲子之研。嬉。看了一回。還想第二回。久而久之。不覺心迷神惑起來。老實一點的。不過空有一番理想。心眼太活動的。就不免要演成實事。何況唱武生。都顯着雄赳英挺。不正經的婦女。那能心裏不想呢。說個淺近的比方。能令郎迷劉喜奎。和何小姐偷張月亭。那

桃

源

夢

是一樣的道理。嘔。瑞熊點頭道：小犬是更不足道了。寶琛道：子哲雖美，不及子甫戎服，兄弟還記得一段故事。關係人家的閨闈。又關係熟人的臉面。好在我們都是自己人。決不會喧傳逼市。兄弟不妨說出。當年鹿小翁的令弟紹拳制軍在河南撫台任上時。常傳戲班到衙門裏去唱。紹拳的小姐也看了一個武生。一心想嫁他。知道不能如願。便憂思成病。病到利害的時候。就和紹拳的夫人說了。夫人愛女心切。打算應允。和紹拳商議。紹拳雖是懼內。又仰仗着夫人拜權貴爲義父。扶助官星。然而到了議論兒女的終身大事。却肯據理力爭。說我以詞林起家。作到封疆大員。要戲子作女婿。豈不玷辱了門楣。女兒要死。便任他死去。這樣的賤貨。死一百個我也不必疼。他的小姐曉得良緣難湊。果然急死了。這是一件其餘耳聞目擊的。還有呢。看來女子教育。是當務之急了。則立道。鹿制軍竟有這事。真真想不到。因對瑞熊道：何太守的事。就那樣辦吧。瑞熊寶琛齊說：妥當之極。則立就去見魏總辦。給他看過電報。又把所擬的辦法說明。魏總辦應允了。則立回家和太太說妥。等到火車來的前一刻鐘。一齊進站等候。魏總辦派的兩個巡捕也來了。和則立打過招呼。站在一旁。一會兒。火車到站。人叢裏果見何小姐同張月亭並肩而行。則立夫婦搶上前去。攔住何小姐道：你父親來過電報。叫你到我家去住。快些隨我們來。何小姐猛然一驚。回頭想問張月亭。却不料張月亭見有人對何小姐說話。一看是則立。狠知道他是何等的人物。又見兩個巡捕緊隨他身。曉得事情不妙。急忙溜跑了。何小姐看不見張月亭。頓覺芳心無主。含着淚向則立夫婦叫了聲老伯伯。則立夫婦更不多說。左右架扶着把何小姐攙出站門。一齊上了車。兩個巡捕直

送他們到家則立給每人四塊錢拿去。喝酒兩個巡捕歡天喜地的回去。交差則立忙打個電報給何子霄。告他說小姐已經接到請他親自來處置。何小姐到得于家。只是啼哭于太太怕他自尋短見。一面嚴加看守。一面勸慰。何小姐一點也不肯聽。並說他父母並沒有給他定過人家。既跟了張月亭。就和嫁了一樣。婦人之義是從一而終。要不叫他從張月亭。一定不能再嫁第二個人。失了貞節。這一夜于太太連看帶勸。簡直的沒有合眼。天亮以後。實在支持不住了。就叫少奶奶們輪流防守。自己去睡覺。何小姐從于太太去後。也睡了一會子。後來。依然是哭喪着臉。頭也不梳。臉也不洗。呆呆的坐着一言不發。勸他吃飯。他也不吃。到下午三點鐘。于太太起來。又反覆勸解。還應許替想法子。何小姐纔肯進飲食。挨到晚上。子霄的太太到了。母女見面大哭一場。何太太收了淚。責備小姐不該隨着戲子私奔于太太和幾個少奶奶一齊勸慰。並替何小姐代訴衷腸。何太太聽了。異常焦灼。左右不得主意。多虧則立從旁籌畫。對何小姐說。張月亭到琴島的第二天。因為怕巡捕房逮他。逃到天津去了。待我給天津的朋友寫一封信。託訪他的下落。何小姐甚是感激。央求則立快些寫信。若不然。恐怕他又往別處去。就不容易訪了。則立答應着。過不到十幾天。果然拿一封由天津寄來的保險信給何小姐看。何小姐不看便罷。看了那信。登時就像霹靂當頭。一陣目眩心亂。耳朶裏嗚嗚的響。低下頭半晌。纔拾起來。早已淚流滿面。顫聲說道。看他那副恩情。俠義。却原來是一個負心人。跑到天津。又妍上人家的姨太太。得了個十年監禁的罪名。我真。真是白認識他了。則立笑道。監禁的罪名。是可以拿錢贖的。你若定要嫁他。我可以請你父親就把他贖出來。何

小姐掩面痛哭道：「還贖他作什麼？則立逼問道：「又要嫁他，又不要贖他，那麼怎樣辦呢？」何小姐站起身，撲倒在地。朝着則立磕了一個頭，仰着淚眼叫道：「伯伯只怨姪女一時糊塗，上了那厮的當事。到如今只求伯伯作好人，就作到底，給我父親寫封信，等到姪女回家去，少挨幾下打，少受幾句罵，就完了。」則立連忙叫何小姐起來，說這不要緊，通同在我身上。何小姐千恩萬謝的感激，則立到十二分何太太這纔把心放下。于太太留他母女，一直住過端午節，纔回濟南去。這且不表。再說琴島天氣，到了端午節，穿硬夾袍的時候多，就是趕上這年的節氣早，也不過穿軟夾，或是單衣。從來沒有穿紗衣過節的。誰知道今年節氣並不算早，天氣却是炎熱非常，非穿紗衣不可。那些寓公都說運氣太壞了。前年過端午，連呢夾袍都穿得住，火力壯一點的，也只穿湖縐。今年怎麼熱成這個樣子。現在按陽曆算，不過是六月天氣，到了七月半，纔是這裏正熱的時候呢。由現在就這麼熱下去，豈不要和在南方受一樣的苦處。難道我們這些寓公，身遭不幸，避居在此，招的此地天氣都變了不成。陽曆六月二十五日，正是中西文社的會期。本定下午四點鐘開會，因為天太熱，改在晚七點鐘。這回外國演講員是歐滿。中國演講員是朱近聰。演講的題目是中國現今之教育。社員到齊之後，歐滿演說道：「鄙人在中國教學十幾年，於中國教育會深加研究。凡屬交通方便的地方，差不多都去考察過了。現在中國教育所以不見發達的緣故，只為經費所限。這真是一件大恨事。然而要求發達，却很容易作到。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用度甚賤，誠心要辦一個學堂，所費實在無幾。這有什麼難籌的。現在學款不足，並不是真窮，實在是民間不願意幫助國家擴充教育。為什

麼不願幫助。就因爲人民對於學堂信仰的心太薄弱。鄙人知道。當初曾國藩和洪秀全打仗的時候。政府裏也是沒有錢。曾國藩就到處去寫捐。充作軍餉。幾千幾萬。隨便就捐出來。那時的人民被洪軍害得不能安生。那想早把他撲滅。又信服曾國藩確有平亂的本領。所以雖當顛沛流離的時候。捐輸的還那麼踴躍。如今中國人不大信仰學堂。却有幾層緣故在內。一層因爲有些人不明白學堂的教育方法。硬說學堂的教法太壞。學不出真實的本事來。議論滔滔。雖然毫無憑據。却也有一些歪理。還有說一進學堂。就把漢文耽誤了。糊塗人聽見。尤覺着是名言至理。非常的可信。鬧得學堂反成了誤人的所在了。這樣的人士大夫裏面。雖也不免。究竟在鄉僻之間。居其多數。等到學堂辦的久了。這種阻力自然可以消除。又一層因爲異言橫興。一進學堂。便買些奇怪的書報來看。往往回到家起了倫常之變。有子弟的。便賴這是沾染了學堂的惡習。其實學堂裏何嘗拿這個教人呢。敝國是行強迫教育制度。人人都得進學堂。沒有聽說常在家裏起衝突的。並且父母管束子女。很是嚴緊。要以爲家庭生變。是件文明的事。那麼敝國算是野蠻到極處了。然而這種毛病。等到智識高了些。也會消滅的。倒也不甚要緊。最可慮的是辦學堂。妄費的地方太多。請看這裏的大學堂。監督、總稽查、繙譯、監學以外。只有收支、雜務、兩個辦事員。預料有一教務長。還是教習兼任的。這够多們簡單省錢。一個學堂和一個衙門太不一樣。那有許多事可辦。中國可不然了。一個學堂裏。監督以外。什麼庶務長、庶務員、教務長、收支、文案、雜務、司事、書記、監學的。倒有好幾位。學堂越高。人數名目越多。在京裏還好一點。外省的學堂。甚至於還有副監督、檢察官、種種名

稱彷彿設學堂。只爲調劑人。並不在乎教育似的。無怪乎每年費了許多的錢。書籍儀器教習。反不完全。就有熱心教育的人。誰肯拿出錢來。養這些高等遊民。這一層確是人民信仰學堂的大阻障了。鄙人有個學生。曾說中國教育若求發達。非把一搬學商殺盡不可。鄙人問他什麼叫作學商。他說買鹽的叫鹽商。開錢店的叫錢商。借着辦學堂。捐集款項。自己當監督。手下用幾個私人。廣收學費。專以發財爲目的。這就叫作學商。上海某私立專門學堂就是這樣。其餘也不少。鄙人聽說。覺得狠有理。這些學商。越多人民信仰學堂的心。就越薄弱。打算幫助擴充。那不是很難麼。所以中國現今辦學堂。第一要裁除妄費。第二要杜絕私弊。好好的辦出個樣兒來。使人民都有極信仰的心。那怕他不樂於幫助呢。更有一層。辦學堂不可好高務遠。要緊是使人人具有普通智識。中國現在應當多多開辦中學以下的學堂。用費既少。取材也容易。使多數人都受了普通教育。無力深造的。就可以謀事營生。腦筋裏明明白白的。不至於被世界潮流所迷惑。有力深造的。自然可以升入高大的學堂。研求學問。本來敵國所行的強迫制度。也是注重在普通智識。並不是要把全國人都造成學問家。因爲人生在世。多一半是有衣食之累。怎能人人都有餘力。得博士名稱。既然衣食之累。在多數人的身上。所以必得給多數人謀些普通智識。使他們善謀生計。若是一個國裏只有少數的學問家。多數人都糊裡糊塗。請問這個國還能立住不能。至於敵國的大學堂。到如今已有了二十一個。每個裏都有成千動萬的學生。怎麼也會這樣的多呢。這就因爲人民先具有普通智識。生計謀的得法。有力深造的人。越來越多。大學堂不覺漸漸立到了那個數目。將來生計。

第二十一回 說教育文社開會 驚惡耗琴澳籌防

一百十八

日。裕。真。應。了。全。國。都。是。學。門。家。那。句。理。想。話。也。未。可。知。咧。所。以。一。國。的。學。術。發。達。必。在。人。民。有。了。普。通。智。識。以。後。要。使。人。民。具。有。普。通。智。識。必。得。籌。款。廣。立。中。學。以。下。的。學。堂。籌。款。不。能。專。靠。政。府。必。得。人。民。拿。錢。幫。助。要。人。民。幫。助。必。得。堅。他。們。的。信。仰。心。使。人。信。仰。就。必。得。先。好。的。給。人。家。辦。出。個。樣。兒。來。瞧。瞧。其。要。在。無。妄。費。絕。私。弊。並。沒。有。別。的。難。處。鄙。人。是。外。國。人。論。中。國。事。一。定。不。免。隔。膜。的。毛。病。好。在。我。們。社。裏。中。外。是。一。家。諸。先。生。必。能。原。諒。並。恕。鄙。人。言。語。狂。直。說。罷。衆。人。紛。紛。鼓。掌。近。聰。又。演。講。道。歐。先。生。所。說。的。於。中。國。教。育。探。原。求。本。痛。下。針。砭。藥。石。之。言。鄙。人。非。常。感。激。非。常。佩。服。但。是。愚。見。還。有。兩。端。請。續。言。之。現。在。中。國。教。育。犯。兩。個。大。毛。病。一。個。是。重。文。輕。實。一。個。是。名。實。不。符。什。麼。是。重。文。輕。實。呢。文。字。原。是。表。示。意。見。不。可。少。的。東。西。然。而。不。能。專。究。虛。文。不。求。實。際。古。人。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樣。立。言。居。末。可。見。虛。文。不。能。重。過。實。際。諸。葛。武。侯。范。文。正。本。不。是。文。章。家。然。而。二。公。的。文。章。却。狠。好。這。就。叫。作。有。德。者。必。有。言。楊。雄。曹。操。文。章。冠。絕。古。今。然。而。一。爲。武。臣。一。爲。篡。逆。這。就。叫。作。有。言。者。不。必。有。德。現。在。富。強。之。道。要。在。振。興。實。業。振。興。實。業。不。是。徒。託。空。言。所。能。辦。到。的。必。求。應。用。的。實。學。那。纔。可。以。真。正。的。振。興。呢。往。往。聽。別。人。誇。獎。人。羨。慕。人。不。說。精。通。某。國。文。便。說。精。通。好。幾。國。文。字。乍。聽。着。果。然。是。狠。可。誇。獎。狠。可。羨。慕。仔。細。一。想。通。一。國。或。幾。國。的。文。字。誠。然。比。只。會。本。國。文。字。的。強。些。然。而。誇。獎。則。可。羨。慕。則。不。必。因。爲。講。究。虛。文。毫。無。關。於。應。用。的。實。學。按。我。們。中。國。的。現。勢。當。務。之。急。還。不。在。這。個。上。頭。文。字。可。以。介。紹。實。在。學。問。並。不。是。一。通。文。字。便。把。實。在。學。問。一。齊。可。以。收。羅。胸。中。譬。如。蘇。州。的。刺。繡。頂。好。精。通。蘇。語。不。能。就。會。刺。繡。景。泰。鎮。的。陶。器。最。精。傑。

熱。語。不。能。就。是。陶。人。我。們。要。求。人。家。的。真。實。學。問。應。用。於。自。己。國。裏。也。是。這。個。道。理。如。今。社。會。上。既。以。通。方。言。推。尊。人。學。堂。的。學。生。也。就。為。時。風。所。偃。單。注。重。在。這。個。上。頭。所。以。很。多。的。畢。業。學。生。只。混。個。嘴。頭。上。的。熱。鬧。就。完。了。至。於。名。實。不。符。更。為。可。慮。現。在。各。處。專。門。畢。業。生。很。多。然。而。能。够。用。其。所。學。的。實。在。太。少。鄙。人。在。內。地。作。事。的。時。候。曾。見。有。機。械。專。門。畢。業。的。土。木。工。專。門。畢。業。的。只。當。洋。文。算。學。物。理。化。學。四。門。的。教。習。或。是。混。進。官。場。與。照。得。准。此。日。相。親。近。把。平。日。所。學。的。全。都。棄。置。等。到。國。家。要。用。這。項。人。才。時。甯。可。多。花。錢。聘。請。外。國。人。或。是。臨。時。請。着。忙。趕。緊。又。費。許。多。財。力。開。個。學。堂。趕。造。人。才。也。不。肯。把。已。成。的。人。才。置。於。適。當。之。地。鄙。人。真。不。明。白。一。些。辦。事。的。人。都。藏。着。什。麼。心。別。的。不。用。講。就。以。小。小。的。日。本。而。論。每。年。專。門。畢。業。學。生。足。有。好。幾。萬。政。府。還。竭。力。提。倡。生。怕。不。够。用。中。國。每。年。國。內。外。的。專。門。畢。業。學。生。不。過。幾。十。人。反。顯。有。無。處。謀。生。之。歎。其。實。何。嘗。是。無。處。謀。生。只。為。適。當。的。地。位。已。被。客。員。和。有。門。路。的。大。外。行。給。占。了。普。通。的。地。位。自。有。普。通。人。去。立。腳。專。門。人。才。也。想。擠。進。去。豈。不。狠。難。麼。所。以。日。本。維。新。收。效。甚。速。中。國。圖。強。越。來。越。強。不。起。來。中。國。要。不。把。這。兩。層。毛。病。除。掉。只。怕。教。育。難。求。起。色。實。業。不。能。振。興。強。國。無。日。了。近。聽。說。完。中。外。的。社。員。又。都。贊。同。歐。滿。說。鄙。人。雖。是。外。國。人。但。身。在。中。國。這。多。年。極。盼。望。中。國。興。強。不。使。四。千。年。堂。大。國。受。鄰。近。一。個。暴。發。戶。的。白。眼。朱。先。生。接。演。鄙。意。痛。快。淋。漓。真。把。我。們。的。演。講。的。題。目。發。揮。盡。了。近。聽。極。力。謙。遜。衆。人。又。用。些。茶。點。閒。談。些。別。事。紛。紛。散。會。七。月。一。號。正。是。大。學。堂。署。假。行。放。學。禮。的。日。期。近。聽。先。到。總。稽。察。辦。公。處。只。見。黃。世。德。和。幾。個。別。的。教。習。正。在。那。裏。高。談。闊。論。近。聽。落。坐。問。世。

德有什麼新聞。世德道：剛纔聽威羅慈說，奧國皇太子被人刺死了。近聰歎息道：奧國皇帝的命也太苦了。從前皇后和太子被刺，立姪爲嗣。現在又被刺死，八十多歲的老頭子，心裏怎麼受。但不知凶手是誰。世德道：威羅慈只說今天電報所述的被人刺死一句。至於凶手和行兇的地方，還沒有聽說。話猶未了，一陣電鈴叮噠，世德起身帶領衆教習來到禮堂。監督外國教習各班學生也陸續來齊。行禮已畢，世德和柯佐治各勉勵學生一番。振鈴散會。近聰是最留心時事的，自得了奧國皇太子的凶問，常去所熟識的外國人家裏打聽下文。過了兩三天，知道凶手是塞爾維亞人。又過幾天，知道凶手的供詞牽連塞國政府的重要人物。奧塞兩國開起談判來了。又過幾天，聽說奧塞的交涉決裂。奧國的哀的美敦書已經下到塞國。塞國不能完全承認。已下了動員令。近聰心說不妙。那年初到這裏，曾聽一個外國教習說：英法俄要和他國開釁，彼此都在預備。後來不知怎的，被外交官把一天風雲掃除乾淨。現在奧塞失和，塞是俄的與國，俄和英法均有密切的關係。俄國又極想艦隊出入黑海。英國這幾年又只怕海上的霸權保不住，一心忌恨他國。法國又是他國的世仇，久要報復。塞一打仗，俄必幫助。塞的敵國，正是他國的盟兄弟。這些國看來，不免要打成一團。日本巴結着早和英國結了約，又素以能佔小便宜見長。歐洲若打起連環架來，此地難免不受影響。思前想後，竟覺身在險境。好生憂愁。轉而一想，怕所見的，或有不對的地方，就抱着這番意思，去和別位寓公討論。有些人聽了，彷彿是一段笑話似的，毫不介意。有些人還說近聰專聽報館造謠言。奧塞的戰事，還不知一定不一定呢。就是果然不免，也不過在歐洲罷了。怎會連累

桃

源

夢

這世外的地方，什麼三國協約咧，英日同盟咧說的那樣真切，彷彿人家訂約時，他也曾在旁簽字一般。近聽找不着同志，就和世德去商議。世德却已派人把家眷送到北京，勸近聽不必疑慮。簡直的就可把家眷和貴重的物品一齊送走。自己願留在這裏，就先待着，看看光景。若是不願意，就隨家眷同走。倒也省事。近聽聽說有理，回到家，對家裏人說明，把東西收拾完畢。命兒子同着全眷到濟南，自己帶領一名廚子，依舊住在寓中。常和世德到威羅慈歐滿兩處去探問消息。七月二十八號，西江輪船由天津開到琴島，路經大連灣，在那裏上船的客，其中有一武官，名叫輔道安吉，是個陸軍中將，一向鎮守大連。這次，特到琴島來遊玩。風景，西江輪船照例午後兩點鐘，准靠碼頭。這天十二點半鐘的時候，就有很多身披衣服，脚着木屐的男女，成羣結隊，來在大碼頭等候迎接。其中也有稍顯闊綽的人物，那就是一個領事和幾個闊商人。天到一點半鐘，提督也派兩個武官來接。輔道的船一到，提督派來的武官領事商人一齊上船。一會兒，輔道和他們從船上下來。那些男女歡聲雷動，高呼萬歲。等輔道走進跟前，又一齊朝着輔道，彎腰下去，兩手按定膝蓋，把屁股撅起，很高，好像百臂畢陳，恭候採擇一般。輔道上了馬車，那些男女纔踢拉踢拉的作鳥獸散。輔道進了領事館，休息一會子，去拜見提督。說是奉了政府命令，前來撫慰僑民，兼玩島中風景。素知貴提督厚待敵國僑民，謹代表敵國彌喀兜（該國元首之稱）敬達謝悃。提督客氣一番，待輔道走後，就到領事館去回拜。並請輔道過署飲讌。輔道辭說：這番前來，不能就悞，很久僑民得去撫慰風景，得去瞻玩，來不及過貴署去打攪。提督又說了幾句抱歉的話，告辭回署。這天晚上，輔道商

第二十一回 說教育文社開會 驚惡耗琴澳籌防

一百二十二

同領事把領事館直轄的僑民小學、校長和幾個闊商人理髮所、夥計待合所的女人通通都請到領事館。關上門談。天直談到夜裏一點多鐘纔散。次日一早，輔道換了便裝，同着領事校長在琴島內外遊玩。凡是高山深谷無不盡興的瞻賞。午後又坐馬車到東鎮李村滄口一帶仔細遊了一回。他們所到的地方都有提督派的人暗暗跟隨保護。輔道遊興盡了，就到提督衙門去辭行。說今晚坐大臣輪船回去。提督又派昨天去接的那兩個武官恭送如儀。世德在外國留學多年，見過輔道的面。如今輔道前來，可巧世德有事往東鎮，遇見他們三人一路賊眉孽眼的。世德心想近日的局勢，又看輔道來的情形，果然要應了近聽的話。回來去告知近聽。二人又往威羅慈家裏探聽消息。威羅慈道：近來的天氣好熱呀！我自到琴島以來，還算是第一遭趕上這麼熱。看現在北京、天津、上海、漢口等處的歐洲人來此避暑的，比往年格外多。可知別的地方天氣也比往年熱。真是奇怪！近聽道：熱的眞算可以的了。因問戰事怎麼樣。威羅慈道：現在還有一線機會，可望挽回。就是奧塞交涉決裂，俄國又請敵國出來調停。倘若能够調停得下來，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不曉得敵國實情的人，老以爲敵國歷年籌備軍事野心勃勃，俟隙尋釁。其實敵國何嘗是這樣。只因敵國的地勢太壞，四面都可受敵。敵國皇帝竭力籌備軍事，確爲自保起見。除非是受人強迫，逼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決不肯輕挑戰端。世德近聽聽了，將信將疑。由威羅慈家裏出來，閒走到李村街，遇見少瑾。彼此點頭招呼。少瑾道：巧極了！今晚我在三陽樓請客，二位如不嫌棄，也請光降。世德近聽連說不敢當。少瑾再讓，二人也就應允。近聽問道：今天龍召，還是隨便聚會，還是另有緣故？

呢。少連道：前幾天接着三家伯的信，說是先父經多人呈請，已蒙昭雪，並宣付史館立傳，被熟人知道了，都來道喜。所以不得不設席酬謝。借此我們也可以聚一聚。並且我不但請飯，還要請戲。因為坤角恩曉峯來了。今晚唱戲迷傳，不可不聽。坐位已經定好。二位若是沒有什麼事了，就一同到館子去罷。於是三人來到三陽樓。少時客都來齊。寓公裏只有大椿、慕施、幼軻和俊義、伯復、實保。此外就是久高報三。加上臨時約會的世德、近聰。一共是十位客。一煞時叫的條子也全來到。猜拳行令，亂的好不熱鬧。席終已是十點鐘。一闌到雅觀樓。整坐了兩個包廂。台上演的是七盞燈的玉虎墜。下一齣便是戲迷傳。近聰舉目往四下裏一瞧，只見熟人來的很多。一個個都是興高采烈，搖頭擺尾的。雖然扇子手巾把不得停歇，却絲毫不帶一點難過的样子。心說大局這樣，他們還在鼓裏作夢呢。到底實琛是明白人也。先找好了退身步。果然今晚他沒有來。過一會，台下一片喝采聲音。只見恩曉峯手拿一把破鵝毛扇，帶着倒靈的架子出場了。生旦淨丑文武崑亂混串一陣，叫好的聲，好似天崩地裂。少碰不住的擊節贊賞。幼軻掩着耳朵道：算了罷。這那是唱戲，簡直是狗叫。別的坤角，看在臉子的份上，喊個好也還不冤。這樣的醜態，百出。怪音大作。聽了就要作嘔。還是拼命的喝采。真乃太不開眼。好個恩曉峯，我算是領教過了。實保笑道：這是有名的女叫天。您就將就着聽罷。近聰不待戲完，先自回寓。到了那天，正是禮拜六。琴島開上海的船，共有兩條。一條是怡和洋行的和生。一條就是大臣。一清早各商家都把出口貨齊運上船。天到晌午，搭客也紛紛上來。忽然大臣輪船的茶房對搭客說：這船今天不開了。請改坐別的船走罷。搭客聽了，都閃到賊

房去問，知道提督預備戰事。要大臣船運送修炮臺的器具。這時已經上船的貨紛紛又往下搬。搭客都爭先恐後。把行李搬上岸。找着原買票的地方。退票另換了和生船票。又擁上和生去。這和生船的搭客已經很多。再加上許多改票的。擠得連船面上都沒了縫兒。行李高堆如山。上貨時很不好上。買辦急得叫些苦力把客人的行李都往旁挪擠。請客人上岸站着。纔騰出地方來上貨。這時不過三點鐘。太陽如吐火的一般。搭客擁岸上。猶如晒木頭人似的。好容易過了兩點多鐘。貨纜上完。搭客又回到船上。只見岸上大車小輛的來了許多男男女女。又都來上船。一問都是聽得信息不好往上海跑的。這一來。更把個怡生輪船擠成了人山。看看太陽已沒。還沒有開船的消息。搭客知道六點半鐘准開船。如今這個樣兒。怕是又有變動。不免心裏着慌。接連不斷的往賬房去打聽。却不知買辦往那裏去了。有人說。這船是英國的。只怕提督要扣留不放。有人又說。提督已有命令。限這船立時出口。貨物搭客一點不准裝載。現在船上外國人大約必是帶着買辦請求去了。衆搭客七說八說。人聲嘈雜。鬧得人人心裏沒了主意。冷不妨。汽笛一喊。茶房上下的煞叫送客的下船。一霎時。船漸離岸。衆人纔把心放穩。覺着站在船上再舒服也。沒有。只可憐那些寓公。自從身入桃源。掩耳不聞時事。立志不看報紙。但知道某處的地皮可買。某處的房產利重可圖。某天是外國人的節氣。該到提督衙門去走一盪。某個外國人喜歡什麼。該當怎樣應酬。琴島現在處於何等地位。他們那裏曉得。只有近聰剩下一個人住在寓中。左右是閒着。專好探聽情形。禮拜六這天同着世德寶琛又去找威維慈。偏偏威維慈不在家裏。去找歐滿。也是已經出門。連到幾

夢

源

桃

處外國朋友家，都沒有見着。但在各街上，看見外國鋪店玻璃窗上都粘着白紙條子，上面一溜歪斜寫的盡是外國字，狠有點奇怪。可是不明白爲了什麼意思，又見粘廣告的木牌上面，貼着大張的洋文廣告，差不多要把一個木牌佔滿了。廣告的字，也非常粗大。牌下圍着許多中西人士，看了又說，說了又看。三個人擠上前去，恰遇蔡文炳也在那裏細瞧。世德拉他一把道：「好了，請繙譯出來給我們聽聽罷。」文炳回頭見他三人，忙點頭笑問三位從那裏來。說着就同他三人擠出人羣，低聲說道：「不好了，那是提督下的命令，說是現奉皇帝諭旨，急須預備防務。凡屬僑寓中國的國民，均着到此入伍，在本租界的限至八月二號來署報名。在別處的已經電達各該頭事一體通知。限一禮拜抵島。近聽拍膝道：『怎麼樣？我說什麼來着？』」寶琛拉住文炳，再去鋪店玻璃窗上粘的字條。未知文炳又繙譯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宣戒嚴桃源呈亂象 辦交涉告示挽人心

話說寶琛拉住文炳看那外國鋪店玻璃窗上粘的字條。文炳譯述道：「這是洋文報館的號外，上寫提督奉了皇帝諭旨，只因奧塞邦交決裂，俄國請某國出來調停。正在調停之際，俄法忽然派兵侵擾某國的邊境，某國不戰則亡，不得已下了動員令。凡是某國屬地，一律戒嚴備戰。文炳譯完，世德道：「俄法加入，英國恐也不免。等到英國一宣戰，此地就到了遭劫的日子了。近聽道：英國素有飛鳥的名稱，專在空中盤旋，擇利而棲。仗着所處的地勢好，又極忌恨某國，豈有不加入之理。四個人邊走邊說，不覺來在大馬路，見坐汽車的武官來往的和流水一般。」

加以東洋車風行電掣，點綴其間，真要叫人看花了眼。走到亨寶輪船公司，只見門前攔着好多車輛，出進的人非常之多。恰好文炳碰見一個熟人，是悅來公司櫃上的。文炳忙問道：「亨寶那裏怎麼那樣的忙亂？」櫃上的答道：「再別說起。大臣今天不開了。這些跑出跑進的，都是退票的人。也有已經上了船又跑下來的，也有還不曾上船得信來退的。」寶琛道：「票是退了，只怕明天火車站該忙了。」櫃上的道：「幸虧今晚還有和生開走，不過是兩船人併作一船，顯着擠些罷了。」近聰問道：「大臣不開，留在這裏不知要作什麼用？」櫃上的道：「不是現在要打仗了麼？這船聽說是運送修炮臺的東西，也許是到勞山附近安放水雷。」四人聽說，不免心裏都有點着慌。近聰勸世德早作歸計。世德說：「我有職守，未便擅離。卽或有事，提督自會給我一條出路。還是你們三位不宜久戀。」三人齊說：「我們都准備好了，說走就能走。只是別人怕還有不知道的呢。」世德咳嗽道：「我們相處好好的，眼看就要離散，這是那裏說起。」近聰道：「禍起福地，真是想不到的事。」我先回寓去料理料理，有什麼消息，彼此關照一聲。」衆人答應，各自回家。近聰走着想：「又沒有什麼可料理的心裏，只是發悶。不知要怎樣纔好。」順便拐到周東來家，進了門，正見東來陪着月槎鏡瀛小拳在牌桌上吃點心。東來請近聰也在一起吃，還說這廚子是新由南邊來的，狠會作點心。不信請嚐。一定比從前是兩樣味道。」近聰吃畢，問東來道：「你老先生怎麼還這般高興？」東來笑道：「實不相瞞，新近又得了一樁便宜事。祥雲壽那所房子，通連後面，直到大馬路，都叫我買過來了。昨天簽字的時候，照上業的租價計算，不過合上一分錢利息。誰知上業受了經租人的騙，租價偷加了好幾次，都被經租人中飽。我接過來，另換

租約不要經租人簡直合到一分六了。近聰道：添置房產，狠是可喜的事。但是我那座茅廬，求售惟恐不速。東來哈哈笑道：不知又聽見什麼謠言了。足下是一位碩學通儒，怎麼也學時髦人物，專門留心時務。須知我們雖趕不上，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那種高風，也不必替人擔憂呵。近聰聽說心裏好不焦急。月槎鏡瀛小拳，忍不住追問近聰。又聽見什麼新聞。近聰便把耳聞目覩的痛述了一番。東來說：這不過戒備而已。安頓的日子，仍然無妨。月槎鏡瀛小拳，却有些驚疑不定。止住牌興，各自回去。東來埋怨近聰說：都是你攪了我們的局。他們走了，你不可能去。非在這裏吃晚飯不可。近聰只得答應。又勸東來不可不作準備。東來只是持定了穩健態度。近聰這頓飯，簡直吃得勉強，忽忽的告辭出門。想回寓，又彷彿還有事沒辦，狠不放心。一個人踱來踱去。又來到三陽樓。忽聞一股酒臭，幾乎令人作嘔。近聰用手緊握鼻子，轉眼一看，見一人歪戴草帽，眼鏡架在鼻端，滿臉通紅，眯着兩眼，頰上摸了一塊黑嘴角，含着半枝雪茄烟，裙上還開着一個鈕襟，搖搖晃晃的走近身旁。近聰認得是學生柳鍾岳，忙叫道：柳君往那裏去？怎麼醉得這個樣子？快僱一輛車坐着罷。不看跌倒了。鍾岳輕舒醉眼，朝着近聰，細細笑道：你是朱先生，麼這一開口不要緊，把含的半支雪茄落到地上。鍾岳打算脫帽行禮，用手向帽檐扶了一扶，却沒有脫下來，只扶得帽子格外又歪了一些。近聰見他醉到這般地步，忙替他喊車。鍾岳聽見攔近聰道：老師不必多事。我還看戲去呢。近聰道：你這個樣子，怎能還去戲園？鍾岳裂着嘴笑一聲道：學生有個特別意見。每遇外國出了不祥的事，必要到館子痛飲一回，替他們哀悼和學生同志的。共有三四人，與太子凶問到的那天，同

志。還。都。沒。有。走。會。飲。過。一。次。今。天。得。了。俄。法。交。侵。的。信。息。可。惜。同。志。都。回。家。去。了。只。得。一。個。人。到。三。陽。樓。拿。着。報。館。的。號。外。仿。照。漢。書。下。酒。的。遺。意。不。解。多。貪。了。兩。杯。那。裏。就。會。醉。現。在。哀。興。未。盡。非。去。看。戲。不。可。誰。要。攔。阻。誰。就。是。我。的。最。小。的。那。個。姨。太。太。況。且。學。生。在。外。遊。學。已。經。十。多。年。了。不。是。在。那。裏。遇。見。鬧。風。潮。便。是。在。這。裏。趕。上。停。辦。好。好。的。琴。島。大。學。學。生。只。功。虧。一。篋。看。來。我。又。得。遷。都。琴。島。和。學。生。感。情。甚。深。如。今。就。要。遠。別。豈。可。不。辭。辭。行。飯。館。戲。園。都。必。得。留。下。我。的。足。跡。我。是。非。去。不。可。非。去。不。可。說。到。第。二。句。已。經。走。開。兩。步。忽。又。回。身。對。近。聰。道。先。生。你。不。知。道。麼。此。地。雖。是。戒。嚴。可。是。怕。要。另。換。主。人。了。說。罷。使。一。溜。歪。斜。的。往。雅。觀。樓。走。去。嘴。裏。還。嘟。囔。着。不。知。又。說。些。什。麼。近。聰。心。裏。好。笑。這。個。狂。生。真。有。些。意。思。聽。他。這。番。醉。話。却。是。滿。腔。憤。懣。不。平。之。氣。只。怕。將。來。要。和。唐。林。宗。成。了。一。流。人。物。不。言。近。聰。回。家。收。拾。行。李。預。備。往。濟。南。且。說。少。璉。愛。極。了。恩。曉。峯。的。戲。今。晚。又。來。到。雅。觀。樓。裏。面。却。是。冷。冷。清。清。樓。上。只。有。寶。保。伯。馥。共。坐。了。一。個。包。廂。少。璉。也。湊。在。一。起。說。恩。曉。峯。今。晚。演。斬。黃。袍。是。拿。手。好。戲。怎。麼。竟。叫。不。動。人。昨。天。來。了。那。們。多。今。晚。來。的。這。麼。少。捧。場。也。沒。有。這。樣。捧。的。呀。伯。馥。笑。道。怎。麼。少。請。看。鄰。廂。裏。不。也。有。人。麼。少。璉。一。歪。身。果。見。一。個。人。吃。得。爛。醉。倒。在。廂。裏。大。睡。手。上。還。拿。着。少。半。支。燃。着。的。紙。烟。草。帽。落。在。椅。旁。地。上。有。許。多。的。烟。灰。少。璉。看。着。可。笑。也。掏。出。一。支。紙。烟。銜。在。口。邊。故。意。不。用。火。柴。一。擡。腰。從。鄰。廂。的。醉。漢。手。裏。輕。輕。的。把。那。開。燃。的。紙。烟。拿。過。來。對。着。燃。吸。着。以。後。便。把。那。少。半。支。扔。在。地。上。站。起。身。前。後。的。尋。找。寶。保。問。道。只。管。搖。忙。是。什。麼。東。西。丟。了。不。成。少。璉。笑。着。搖。搖。手。一。眼。看。見。伯。馥。面。前。放。着。一。根。串。糖。菓。〔即。糖。葫。蘆〕。的。

竹籤連忙搶在手中。又把戲單裁成四塊。用一塊就着籤上的剩糖粘在籤的上半截。狀似一面小旗。俯下身子。偷偷把小旗捏在醉漢的拳。縫實保伯覆一齊握着嘴。笑少璉坐下看看。果然。是有趣。那醉漢忽然一轉身。手上小旗幾乎落下來。少璉忙又忍住笑。給他扶一扶。不料扶的勁太猛了。把醉漢驚醒。一忽碌爬了起來。見少璉扶他的手。又見那面小旗。不覺勃然大怒。跳脚罵道。你是個什麼東西。敢來戲弄柳先生。你叫什麼。少璉正想取個笑。却見這醉漢怒罵不禁也變羞為怒。嚷道。宋三爺抬舉你。你怎麼給臉不要臉。這醉漢聽了。只一撲。抓住少璉的頭髮。拿起一個茶碗。連往少璉的頭上磕。罵道。你這個東西。敢自稱爺。我先磕出你的娘來。再說實保伯覆忙用力分解。怎奈醉漢一手抓定。那裏分得開。案目忙也來勸。醉漢纔鬆了手。喝案目道。他是什麼東西。你也讓在廂裏。叫他撒野。弄人。案目道。你老八。成是吃醉了。這是宋大人的三少大人。醉漢道。吓好好的。琴島生被這股亡國戾氣。攪得危在眼前。你再要說什麼。大人小人的。我就打你。案目連忙陪笑。央告。纔把醉漢攙扶下樓。少璉道。好喪氣。自出娘胎。這是頭一遭受人欺侮。爲什麼今晚園裏沒有巡捕。實保伯覆左右勸慰。少璉無心再看戲。案目回來。給少璉賠情。少璉指案目的臉說道。好。你們這雅觀樓。從今晚起。休想再拚三爺一個錢。不但是我。別位大人的錢。你們也休想再拚一個。案目陪笑。正要再求。少璉已揚長而去。實保伯覆也嫌冷清無味。一齊隨少璉出園。頂頭見沈克小拳進園。少璉一肚子沒有好氣。只略略招呼。和實保伯覆分了手。登車回家。路上見許多的武官騎馬坐車。跑的飛快。少璉納悶道。白天有多少事辦不了。大晚上的也值得這樣瞎忙。快走。到家門。遇着幼

柯在黑影裏走少躡下車叫他幼柯答了句我得快回家忽忽走去少躡進了家門一直往花鳳仙房裏來恰值花鳳仙正在裏間洗澡少躡也無心叙談倒頭便睡次日起來聽家人說這裏要打仗了少躡想起昨天碰見許多武官飛似的跑來跑去果也有點奇怪打算出去探聽探聽知道世德常和外人來往消息必知道的確實吃罷早點已是十點多鐘來到世德的寓所世德却早已出門去了原來近聰定准明天往濟南尙雨閣昨晚到他家裏纔得知曉近聰堅囑雨閣不要說給別位寓公怕他們說是太不穩靜雨閣約定今天請他在家吃午飯就算踐行今天早晨雨閣又函約世德去作陪客世德因想近聰這一走不知幾時纔見所以九點多鐘就去赴約打算和近聰雨閣多談談却不料近聰還沒有來世德對雨閣道近聰的走意怎麼起的這樣忽突昨天我們還在一起竟沒有聽說雨閣道我也是昨晚纔曉得的本來外面的風聲越來越緊了我今天一清早會到火車站去看動靜寓公裏面已走了兩個一個是李尙書一個是莊制軍却都沒有帶着家眷後來一問李尙書的少君纔知道這二公因爲提督備戰怕要捐他們的錢助軍餉所以單身暫避等提督派捐時家裏人就可以推說家長不在家搪塞過去世德笑道他們太自命不凡了提督怎能單看上了那幾個冤枉錢呢雨閣道今天火車站已經改了章程不賣三等票也不賣小站票要走就得坐頭二等車只能到濟南青州濰縣幾個大地方去並且站裏站外有好多巡捕專司彈壓聽說是怕放走了工人纔訂這項章程其實很多別人要走的也都被新章限制住不得成行世德道我昨找幾個外國教習可惜都沒見着不知他們到底抱着什麼觀念雨閣道昨天我却

桃

源

夢

會着歐滿。歐滿本是續備武官。已經穿上軍服。別的教習有到關外去遊歷的。有到日本去遊歷的。提督都發過急電。催他們回來入伍。我問歐滿此地要緊不要緊。他說俄法兩國全不足怕。就是英國加入。也不要緊。因為他們三國在亞洲的兵力不厚。以此地的防務而論。狠是無妨。俄國在海參威只有一條可用的兵艦。時常在海面上來往。現在從上海往回開。提督曾派兵艦去追趕。剛纔得着無線電報。說俄艦已經降服。大約快拖到港來。我想這時候必已拖到了。世德拍掉道。是了。怪不得。昨晚聽人說。又來了兩條兵艦。到此助防。只怕就有那俄艦在內。某國人手段敏捷。真可佩服。雨閣道。歐滿又說。這裏不怕別的。就怕亞洲有人出來幫聯軍的忙。因為他離着近。調兵容易。然而究竟這裏還是中國土地。這層險。或可仗着中國的福氣。竟能免除也。未可知。據我看。這不過是歐滿一句客氣話罷咧。中國能攔得住誰。我聽他這話。真覺滿心羞愧。無地自容。世德嘆道。英國決不不加入。英國一加入。此地決不能終於戒備而已。雖然是歐洲打仗。却是中國的要命關頭。到了二人談來談去。不覺相對黯然。過一會。近聰到了。世德責他昨天為什麼未露走意。近聰笑道。我的走意原是昨晚纔起的。我們自不必相瞞。只有別位寓公。暫不被他們知道。免得又說三道四的。世德道。你的房子還沒有賣出去。打算怎麼樣呢。近聰道。暫且找人看守。倘若此地無事。我再回來辦理。就是有事。也只好到時再說了。說時雨閣已吩咐家人。擺好杯酒。請近聰世德入座。雨閣又把今早車站的新章。和昨天歐滿所說的。都告知近聰。三個人飲酒談天。從十一點鐘直吃到過午兩點。近聰情記着車站的新章。要往車站去再打聽一回。雨閣說。今天兩點鐘還有一腔

車開。我們就去再看情形。倘有變動。你明天上車時。也不至倉皇無措。於是三人一齊出門。往車站走。只見車站外邊空場上。人都站滿了。站門緊閉。中外巡捕在門前站立一大排。台階上是好多婦女。親自拖着行李。死命的往上曳。曳到巡捕跟前。拿出一張藍紙給巡捕瞧。巡捕瞧完一個。開門放一個進去。近聽逢人便問。纔知道車站又加了章程。要走的須先到巡捕房去領護照。沒有護照。巡捕不許進站。並且車站的次序。是儘着婦女小孩先走。婦女小孩都走盡。纔放別的搭客進門。賣票又都有一定的額數。額數滿了。誰也不能再走。三人正看着。只見一個婦人提着一個包袱。帶着兩個小孩。因為護照擠丟。哀求巡捕行個方便。巡捕把他一推。一個倒栽葱。連人帶東西一齊從旁滾下階去。兩個小孩也隨着跌下來。摔的亂哭。巡捕又嫌階上的婦女太亂了。一頓拳打脚踢。打的那些婦女。忍着疼。還只管往前擠。世德問雨閣道。今天早晨也是這樣麼。雨閣奇怪道。早晨並沒有這樣。怎麼忽然又變了卦。近聽道。巡捕混賬到這般地步。還虧他們自詡文明。雨閣道。這陣重開到濰縣爲止。走的人多半是下流社會。所以巡捕竟敢如此的撒野。說時只見婦女都進去了。男客剛進去不多。忽然巡捕嚷道。票賣完了。你們明天再走罷。站外這些人聽說。一個個喉聲嘆氣。携着行李。紛紛走散。三人也離了車站。近聽說就去領護照。還要買點東西。世德雨閣就往學堂來。這時留堂的學生。只不過二十幾人。世德雨閣去看他們。有說明天就走的。有說等幾天再走的。世德道。你們要走。狠該及早。待我和尙先生找着監督。給你們要特別護照。免得。到站時叫巡捕留難。因把車站的情形述了一遍。就和雨閣先到講堂去看看。恰遇威羅慈剛來不久。世德和他

商議辦護照的事。威羅慈道：學生坐火車，照例有學堂發給的半價證書，有了這項證書，巡捕必然格外優待，柯監督現奉提督命令，另有別的要事，不得閒空。堂裏職務暫由我代理，最好是我每天按着開車時刻，親到車站去等候。遇有學生要走，我敢保巡捕不留難。世德雨閣連說妙極。又問歐洲戰象怎麼樣。威羅慈說了一番，也和歐滿的話差不多。世德雨閣就把威羅慈應允到車站照應一節，告知學生，出了學堂。雨閣因說風聲這樣緊，若任着那些鼓裏作夢的人，酣沉不醒，未免太無人心了。待我去給吉老帥送個信。二人走過火車站。世德約定明天送近聰和雨閣分手。雨閣見了香山，把緊急的消息，述了個詳細。香山道：怪不得家人剛纔出門買東西，空着手回來。說巡捕在街上抓人，凡是穿短衣服的，都被抓去。他碰見周東翁的廚子，說是被巡捕逮到碼頭一個小輪船上。要等候人數，逮齊，運到炮臺去作工。船上有一外國人，帶着幾個中國巡捕看守的，狠嚴。可巧外國人上岸有事去了，便把身上買東西的錢，給了巡捕，纔得逃回。兄弟的家人，正和這廚子說話，只見巡捕又奔了他們來，嚇得那廚子趕快跑去。家人也不敢去買東西了，就往回來。又遇見巡捕搶自行車，不管車主答應不答應，給一張寫好了的收條，拿了就走。兄弟還以為不至於這樣利害。現在把雨翁的話，一印證，風聲，敢情，狠緊了。雨閣道：抓人搶車，許是剛剛發生的事，然而我們這一帶，比旁處僻靜，風波還沒有傳到。大約巡捕斷不能截上火車的人。敝寓那條街，惟有開火車時，纔有很多人走呢。香山道：身穿長衣，一定沒事。至於自行車，好在我們也沒有那件玩物，倒不用怕。心雨閣道：別的都不要緊，現在所急的是我們的行止。香山道：是呵，我們須想個辦法。周

東翁領袖文社就可以開會商議。雨翁若是沒什麼事相煩轉致東翁就得了。雨閣聽他這話仍是不甚關切。又念他年紀老邁。所以一點火氣也沒有。還這樣從容不迫的。於是略坐一坐。就去告知東來。香山送雨閣出門。回來不免也盤算怎樣求提督保護。到了真有意外的危險出來時。應當怎麼躲避。想了一回。過一會。果見東來到了。雨閣也跟了來。東來一見香山的面。就說道。我先還以為不要緊。那知纔聽雨翁一說。車站上竟有那種情形。我的廚子又曾被逮去。受苦工好容易纔逃回去。剛纔來時。街上行人異常的攪亂。鏡翁龍翁都先走了。香山笑道。他二人纔叫作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呢。雨閣問道。明天開會不開。香山東來都說是刻不容緩。雨閣道。既然如此。就召集也來得及。東來道。今天怕不成了吧。明天准開就是了。雨閣道。若是明天開。務必早一點。以便商妥辦法之後。有須見提督面談的。當天就可以見。香山道。太早了。恐怕人起不來。定於過午一點鐘頂妥當。東來道。就是這樣罷。待我回家命人去通知各位。雨閣道。何必忙着回府。就在這裏寫通啓。香帥自有人去送。東來香山齊說也好。於是雨閣便把通啓寫好。仍是在三江會館開議。香山命人趕緊去通知。這時候衆寓公也都有所聞。見接到通啓之後。都籌想保安之計。預備開會時發言。差不多一夜不得安睡。第二天一早。雨閣到車站去送近聰。世德近聰已然來了。威羅慈站在巡捕面前。照看幾個走的學生。近聰拿護照給巡捕瞧。巡捕說。這時不用了。近聰就隨學生進門買票。雨閣世德威羅慈也一齊跟了進來。站裏的中國巡捕嫌柳鐘岳的行李太多。不許他帶上車去。鐘岳情急也不管有總稽查和中西教習在旁邊。伸手就打那巡捕一個嘴巴。只打得牙縫裏冒血。

巡捕正要發作威羅慈怒目喝了一聲巡捕一見連忙立正摸着嘴閃過一旁又有四個學生因為走的落後若不是威羅慈帮忙幾乎不得登車。兩閣送過近。又到各處去看情形。吃罷午飯。來到三江會館。待了一會。人已到齊。東來首先把種種亂象宣布一遍。請衆人各抒所見。兩閣接話道。周尙書所說還是昨天的樣子。今日的情形更緊了。諸公曉得今天並不是外國人休息的日子。然而銀行竟不開門。現在用鈔票買東西。只作八成。若換現錢。只作六成。這麼一來。日子還怎麼過。至於火車站。昨天只是下午開灘縣的車。有周尙書所述的那種難處。早晨的通車。不過是不能買三等票。又不能買小站的票就完了。今天早車已改照昨天下午的樣子。但只不要護照。巡捕待人還是亂推亂打。行李只准帶自己拿得動的。不准叫脚夫抗送。有敝校學生四人。向在這裏住家。今天隨家眷一齊走。巡捕把婦女們放進站去。不許這四人進門。多虧威羅慈送別的學生上車。出來看見纔得走成。諸公想想。設或我們走時。巡捕只許我們的家眷走。那多行李。是婦孺能帶走的麼。所以我們非想個妙法和提督辦交涉不可。大椿聽了道。我們到此原爲圖清靜而來。既然此地的現狀如此。我們只好再到別處去躲避。走之一法。我想諸公沒有不贊同的。呵。沈克道。走是再妥當也沒有。但是怎樣的走法。還得討論。像今天車站那種困難。我們如何能受啊。月桂道。該怎麼走。莫若去請提督。我們定法也不是法。大椿道。這個主意狠是誰去見提督。我們就公推罷。於是七推八讓。那個說事體重大。兄弟口才來不及。這個又說。倘若答應了提督的話。事後招出怒言來。誰替擔受。推了半天。找不着一個肯負責任的。寶琛道。這樣的推讓。太不成事了。還是投票

公舉罷。誰得的票數最多。誰就得前去。不可再辭。若是一位不夠。就按着票數。再請以次的兩位同去。衆人議論一回。都贊成寶琛的意見。等到開出票來。香山、東來、千里、得票最多。三人只得認作代表。香山問衆人道。這項交涉。我們三個是義不容辭。但是見了提督。應當怎樣商辦。請諸公先示。以大概。免得臨時想見有所不及。幼軻道。不必和提督客氣。簡直說我們要走。叫他給我們預備車輛。保護出境。就是多花幾個錢。也沒什麼。銀行的存款。也是必得如數取回的。瑞熊道。請老帥千萬要求提督。早叫銀行開門。即或不能開門。先把我們的存款發還也可。小拳道。總得先把巡捕行虐一層說給提督聽。然後再要求優待。優待也並沒有別的。不過准許我們携眷同走。並能多帶行李。提取存款。自然尤爲緊要。愚意以爲提督和我們素來要好。這點小事。一定可以應允。則立道三公。此去純是辦一件交涉事。必先把辦的次序定妥。見了提督。可以先問此地究竟有無戰事。倘若難免。我們必受驚恐。擔危險。加以各家人口衆多。東西繁重。到了必得走的時候。纔走一定是走不及。所以必得先行暫避。於是就可細說車站的情形。請提督優待。然後再說銀行不開門。市面怎樣恐慌。買東西怎樣吃虧。寓公的存款固然須提出。至於安寧秩序。全賴金融。也要提督維持。則立說畢。衆人都讚他。想得週到。委婉。文伍道。這回交涉。怕不能一說就得成功。或者還有應商之處。現在天還不晚。可請三位即刻前去。我們且不要散。等候三公的回音。一來趁着衆人在此。易於報告。二來再有可商議的。也免了通告那一番周折。好在今天就是我們危急存亡之秋。千金一刻。三位代表必能不辭勞累。諸公大概也沒有再比這事重的公幹。急切不能等待吧。香山、東來、千

里和衆人俱以爲然。三個代表就來到提督衙門。提督的公事很忙。由輔政司接見。香山照着則立的話逐條問去。輔政司答道。到底有無戰事。我們也不敢說一定。諸公要脫離此地。狠是容易。且不用忙。到了緊急的時節。必定預先奉告。決能安妥穩穩保護。諸公出境。現在車站裏外。加派巡捕。也是爲保護行人起見。倘若沒有巡捕。在那裏那些身壯力強的男子。只管往上擠。婦女小孩。不但不能走。且有性命之虞。至於巡捕打人。確不是我們的本意。承三位見示。我們很感激。定要通知他們。不得再無禮。銀行。今天沒有開門。實因爲過節。明天八月四號。仍是照常交易。我們現已印好了告示。就要貼出去。說着。去到文案處。拿來一張漢文草稿。送給香山。三個代表看是一篇白話告示。上寫

諭一切人等知悉。本提督現在奉命籌防。宣告戒嚴。並不是即刻就開仗。且所屬地方。布置周密。或有意外危險發生。必能保護爾等生命財產。不受損失。爾等切不可自相驚擾。銀行現因過節休業。八月四號即禮拜二。日准照常開門。取錢換錢。各聽其便。特示。

代表看畢。請輔政司快快印刷貼出去。以安人心。輔政司道。這是我们應辦的事。不勞掛念。現在早已印好。派人貼去了。三個代表又向輔政司叙些道謝的話。回到三江會館。把輔政司所談的和示文宣告衆人。衆人聽了。稍微把心放下。各自散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恐後爭先銀行擁擠 既來已往人事桑滄

第二十三回 恐後爭先銀行擁擠 既來已往人事桑滄

一百三十七

話說馮公雖然得了輔政司的話。確實保護。但他們都是驚弓之鳥。恐怕臨急的時候。外國人只顧預備戰事。不能再顧別的。所以總有些提心弔膽。最不放心的。就是銀行存款。由三江會館回來。都把存款的字據摺子檢出來。鈔票也清理齊備。預備明天去取錢。晚上早早的安歇。以便明天早起。單說幼軻一清早就起牀。看錶正是七點鐘。知道銀行開門。照例是八點去的太早了。也是白等着。不如先到車站去察看情形。帶好存摺鈔票。坐上一部車。飛奔車站而來。遠遠望見站外只站着幾個人。心怪上車的客怎麼纔這幾個。到站前下了。那幾個並不是別人。却是大椿、小拳、月槎、沈克、幼軻問道。怎麼還不見有上車的。月槎道。八點半開車。現在還差一點鐘呢。幼軻道。車站當每次開車的前兩點鐘就狠熱鬧。今天竟這樣沈寂。真有點奇怪了。等過半點鐘。還沒有人來。等到了每天開車的時候。依然如是。這五個人慌了。打算進裏問問。站門却又鎖的很緊。大椿道。壞了。我們竟上了外國人的當。昨天說的那般好聽。今天火車都不開。這不是要置我們於死地嗎。這樣看起來。連那銀行開門的話。也必不真。這可怎麼處。正說着。只見站門忽然一開。從裏走出一個中國人。身穿黃布衣。頭戴軍帽。剛一出門。回手就又關上。沈克連忙過去問話。那人帶着愛理不理的架子。斜着眼對沈克翻了一翻。仍舊開步向前。沈克只得滿臉堆笑。叫道。請問老哥。今天為什麼不開車了。那人一邊走一邊答道。今天八點半這班車不開。難道你還不知道麼。沈克再要問。那人已走出兩丈以外。沈克生氣對衆人道。我這樣降志辱身的去問他。他的架子還狠大。可惡之極。然而他既說是不開。那是不開定了。上當上當。幼軻道。火車是完了。銀行尙在兩可之間。我們何必在

此白嘆氣。快到銀行去看爲是。大椿決然道：「銀行必不開門。我敢賭誓。」月槎道：「想着是這樣。去看看纔可死心。」小拳道：「兄弟已命小兒去了。四位快去罷。」月槎、沈克、幼軻、忙坐車往銀行走。小拳獨自慢慢步行。去到提督衙門探視動靜。到了那條街。正見銀行門前擁擠無數的人。有陸軍和巡捕持槍露刃的。在那裏彈壓。心怪銀行果真未開門。近前一看。原來銀行的南北兩個門。一個是陸軍把守。一個是巡捕把守。門外另有一道鐵欄杆門。來的人雖然那麼擁擠。南門前却空着一塊地方。不許人站等。一等巡捕走到人叢裏。選人一共選了十個。叫他們進前站在門前的空地上。其餘的人也想趁此機會往上湊擠。被巡捕一陣亂趕。又退了下去。唯喇一聲。門開了。這十個人連忙擁進去。巡捕又另選了十個。仍在那塊空地上站着。那已進去的十個人取完錢從北門出來。這十個人纔又進去。一進一出。共得半點多鐘的工夫。小拳欠起腳來。看見月槎、大椿、沈克、幼軻、和兒子都被擠在好幾下裏。選到第三回。只見十個人裏面有董瑞熊。他的少君董學禮也混在一起。巡捕瞧見。揮他退下。他還往上湊。巡捕使勁把他往旁一推。推到人叢遠遠的。向瑞熊說了幾句。一頓胡推亂撞。從人叢裏擠出來。靠牆站立。這牆下半截是磚石砌成。上邊也安着鐵欄杆。和那欄杆門正在一排上。離欄杆門五六尺。纔是真正的門。瑞熊放進之後。且不直入裏面。找着學禮的立處。叫他隔着牆上的欄杆把鈔票遞過來。剛剛遞進。被巡捕看見了。走到瑞熊跟前。只一拉。幾乎拉倒。巡捕又罵了幾聲。瑞熊忙揣好鈔票。走進門去。選到第四回。小拳的少君選上了。雨閣也在其內。小拳看了放心。自往提督衙門去。這裏月槎、沈克擠出了人叢。說這樣情形。我們幾時可以進去。

不如回家派人來取。大椿幼軻還使勁往前擠。那裏擠得上。只好相機而行。月槎沈克又看了半天。仍是無縫可鑽。正要登車。只見雨閣提着一個大皮包走了過來。月槎沈克忙問情形。雨閣道：取現錢一塊是一塊。不折不扣。不過是太擠得難堪了。沈克道：輔政司的話，倒還應了一件。但是火車不開，也是一件爲難的事。雨閣道：這是那裏的話。我明明看見今早火車開走，連站門都不閉。叫坐客隨便進去。和平常一樣。俄法人走的很多。月槎奇怪道：爲什麼我們在站前等了一點多鐘。什麼也沒有看見。還聽一個站上的人說，確是不開了。雨閣笑道：大概是去的晚些。今天是禮拜二。快車五點半就開走，以便過午三點鐘接上由浦口開天津的特別通車。月槎沈克這纔想起來。很信服。外國人是靠得住的。和雨閣作別。登車回家。大椿幼軻擠了一回。雖然略有進步。無奈人叢裏面很多。下流社會人汗臭。蒜臭。實在難聞。加以日光直晒，猶如受罪一般。幼軻待不住了，只得退出一旁。文起式若千里寶琛都遠遠的站着看風勢。幼軻過去說道：不得了。簡直比登天還難。式若笑道：我們就料到有這種情形。所以特來看看。幼翁只怪性太急了。幼軻道：既來之，則安之。我索性再等一等。因把不開車的警信報告一遍。文起式若千里聽了，都一楞。還是寶琛提醒他們。連幼軻也恍然大悟。說着那旁又來了兩輛洋車。頭一輛坐一婦人。身穿夾紗衣褲。沒有穿裙。後邊一輛是吳慕施。慕施在車上打拱招呼這五個人。幼軻知道那婦人是慕施的太太。忙跟過來看吳太太怎麼取錢。那知慕施下車攙他太太。走近人叢。也愁擠不進去。狠費躊躇。左來右去。恰被陸軍瞧見。過來讓吳太太從北門進去。慕施只在外邊等着。幼軻心想：這些人越聚越衆。都是男人。所以

一。有。女。人。來。到。就。能。受。特。別。優。待。我。何。不。也。把。太。太。搬。了。來。想。定。坐。車。回。家。太。太。正。在。吃。早。點。幼。軻。覺。着。肚。裏。有。些。餓。了。也。就。着。吃。和。太。太。說。明。緣。故。吃。罷。點。心。一。齊。來。到。銀。行。剛。下。車。聽。巡。捕。嚷。道。已。經。十。二。點。了。下。午。兩。點。再。來。罷。那。些。人。一。哄。而。散。也。有。人。不。走。等。着。的。幼。軻。問。大。椿。取。得。沒。有。大。椿。也。說。飯。後。再。來。幼。軻。夫。婦。已。經。吃。過。點。心。懶。得。再。回。去。就。在。海。邊。遊。玩。正。午。天。氣。還。是。很。熱。幼。軻。夫。婦。也。顧。不。得。別。的。了。坐。在。初。任。提。督。的。紀。念。亭。後。草。地。上。有。幾。棵。小。樹。遮。着。面。對。大。海。甚。是。清。爽。可。心。亭。旁。還。坐。着。三。個。人。一。個。年。輕。兩。個。年。老。年。輕。的。像。是。主。人。模。樣。年。老。的。却。似。龍。媒。的。家。人。只。聽。年。輕。的。說。道。今。天。是。來。晚。了。要。不。吃。午。飯。只。怕。現。在。已。經。取。到。手。了。那。個。家。人。道。就。是。早。來。也。不。中。用。少。爺。不。能。一。塊。兒。擠。家。人。們。擠。去。又。怕。巡。捕。打。無。論。怎。樣。全。是。白。饒。年。輕。的。道。等。一。等。我。把。票。子。給。你。兩。人。分。拿。着。我。只。在。外。面。等。候。就。是。了。倘。若。巡。捕。打。你。們。你。們。就。記。好。數。目。回。到。家。去。算。賬。挨。一。下。打。賞。你。們。一。塊。錢。你。們。看。好。不。好。家。人。笑。道。賞。不。賞。倒。不。要。緊。怕。是。打。傷。了。年。輕。的。道。他。們。不。過。是。嚇。人。那。裏。能。真。打。你。們。放。心。去。罷。家。人。道。不。知。現。在。已。經。什。麼。時。候。年。輕。的。道。你。們。莫。非。是。瞎。子。這。不。正。對。着。那。邊。的。大。鐘。那。不。是。剛。十。二。點。三。刻。麼。幼。軻。轉。頭。往。西。看。果。見。所。坐。的。地。方。正。和。火。車。站。的。鐘。相。對。不。住。的。連。看。了。幾。回。覺。得。鐘。走。的。很。慢。半。天。纔。過。五。分。鐘。太。太。說。道。這。真。是。兵。荒。世。界。你。想。我。們。幾。時。在。草。地。上。坐。過。幼。軻。道。你。沒。有。坐。過。我。却。坐。過。那。回。開。蝴。蝶。會。我。作。的。詩。頂。好。不。是。還。念。給。你。聽。來。着。麼。我。們。就。是。席。地。而。坐。纔。招。出。我。的。詩。與。來。不。但。作。詩。還。飲。酒。吃。菜。哩。太。太。道。那。些。討。飯。的。典。故。不。提。也。罷。正。談。時。聽。有。人。呼。幼。翁。幼。軻。站。起。身。一。看。正。是。實。保。伯。

桃

源

夢

說少璉三個忙過去拉他們到亭旁問道。早晨怎麼沒有見你們來。少璉笑道。誰像你這樣忙。巴巴的又把太太搬了來。實保道。我們何不過去見禮。幼軻笑說了一個免字。彼此說笑一番。又看車站的鐘。不覺已是一點半了。實保、伯馥、少璉。就往銀行走去。幼軻過亭後。看他太太還在悶坐。又聽那年輕的對家人道。時候到了。你們快去往前站。等一等我也就去。幼軻遠望銀行門前人數漸多。實保、伯馥、少璉。却只踱來踱去。不往前擠。巡捕手持木棒。趕那些人向後退。巡捕一住手。他們又擠上去。巡捕又趕他們。又退一進一退。連鬧了好幾回開門的時候。到了。巡捕纔住手。不趕這時來的人更多。各寓公沒有取到的。有自己帶人來的。有單命家人來的。也有命少爺來的。都紛紛往人縫裏鑽。丁三保也來到拚命的擠。實保、伯馥、少璉。被他擠的傾身要倒。幸虧人多。把他們夾住。可巧俊義趕來。跟在少璉後面。帮着擠到底。是力大的人。佔便宜。三保竟擠到前面去。幼軻領着太太走近人叢。看見海念孫帶着小。姐剛下車。幼軻笑問道。念翁怎麼也打這個主意。念孫也笑道。我午前就在這裏。沒有取得。散時正見閣下同着尊夫人來。就想到西洋人尊重婦女。小妾又病了。所以帶小女到此。和足下結個同心。因叫小姐跟隨徐太太直進北門。果然陸軍閃身放入。幼軻念孫非常的得意。這時南門的巡捕已經選定了十個人。三保、實保、伯馥、少璉、俊義、和式若的家人。都選在裏面。一齊進了門。第二選文起、月樵、沈克的家人。和剛立的少君。也都被選。惟有大椿、忠翼帶來的家人。極懦弱。擠一會又退出。退出來又擠進。怎麼也不得被選。大椿、忠翼在旁不住的乾着急。却好一個外國人。叫作舒伯烈。會說中國話。是船塢的鐵匠。從那裏過身。素和大椿交好。大椿一

見忙和他拉手把取錢的事託他去辦。舒伯烈滿口答應。大椿便把鈔票存據由家人手裏要過來交給他。另外又給他一大塊布預備包錢。忠翼見大椿找了門路忙託大椿說情。舒伯烈也答應了。接過存據鈔票往北門走。一直上去到銀行的賬房。原分中西兩個中國賬房在樓下進門就到跟前取錢的人多。錢發的也慢。外國賬房在第二層樓進了欄杆門順臺階上去就是那裏。沒什麼人去取錢。最便當舒伯烈進了欄杆門直上臺階一步。一步的往上跳外邊還沒有被選的人見了猶如神仙一般。舒伯烈出來對大椿忠翼道。現在拿鈔票兌現錢每次不得過千元。二位一共是兩千五百七十三塊鈔票。只兌了一千塊現洋。其餘原票交回。存款也只能以取鈔票。武先生。你這十一萬。鄒先生。你這兩萬。請點清數目罷。二人點完一點兒也不差。都向舒伯烈道謝。一共拿出一百塊鈔票送給舒伯烈。舒伯烈也不客氣。和二人拉手揣好鈔票揚長走去。大椿忠翼把現錢鈔票分清。打算再拿鈔票去兌現錢。因為太不好取。只得先回去。幼軻念孫站在一起等候。見俊義已經出來。徐太太海小姐還不見影兒。幼軻又怕太太拿不動。深悔不該搬請娘子軍。過了好一會子。少碰寶保伯。寶海小姐三保也都出來了。幼軻着急忙問海小姐。人還在裏面作什麼呢。海小姐道。就快出來了。因把現錢交給念孫。共是九百四十塊。說存款太多。只取了三分之二。共是二十四萬票子。念孫都接過來道。糟了。竟不能全數取出。所取的又都是鈔票。這怎麼了。幼軻勸道。不要緊。有了鈔票就好辦。這銀行開門。決不能一天就關上。天天多派幾個人來分着取。還怕得不着現的麼。念孫點頭稱是。數數錢票不錯。帶着小姐走了。幼軻又等了一等。纔見太太慢

慢的走出來幼軻跑上前去接着問道你爲什麼耽誤這麼久海小姐已經回去了太太道先在亭旁和你說話的那三位都是海小姐的親戚這個替他取錢那個又替他數那個又替他清點鈔票怎想不快我有誰來幫忙幼軻道這可奇了他們三個那裏是海家的親戚就是新結上的怎麼少璉也沒有對我說過呀太太道人家的閒事管他作什麼看天陰的這般沉厚我們快回去罷幼軻道還說呢你沒有出來的時候我生怕雨就下來正說着陡覺天光黑暗霹靂一聲那閃照的半空一亮銀行外的人喧聲大作幼軻夫婦忙上了洋車連催快快過去提督衙門不多遠銅子一般大的雨點嘩喇嘩喇的落下來了車上正巧只徐太太那輛有油布幼軻坐的那輛只好撐起棚來遮着那樣大的雨那裏遮擋得住雖然帶着洋傘也只能把前身掩住挨到家裏長衫的下半截褲子鞋襪通同濕透好似跌到水裏一樣幸虧太太和鈔票都沒有沾濕換了衣服到吃晚飯的時候雨已住了從這天起銀行每日按時開門取錢的天天絡繹不絕寓公想着法子把鈔票多已換成現錢就是有鈔票太多的也所存無幾了此是後話再說八月四號五點半開了車人都以爲車站的章程可照平常一樣了那知到了五號章程忽又改變要走的人可以在頭一天到車站去買票買票的時候是午後四點鐘次日早晨開車只驗票進站頭天沒有買票的必等已經買票的都進去了纔得進門現買婦女小孩仍受優待等到英國加入戰團的消息宣布出來已是八月八號了雨閣就邀世德同走把支鳳梧也勸動了都叫家人頭一天到車站買好了票雨閣因爲東西不能一齊帶走只帶幾件要緊的其餘的東西捆裹停妥放在樓上把門鎖閉派人看守房

子早晨六點鐘就來到車站。世德鳳梧已經來了。正碰着威羅彼此拉拉手說了些離別的話。進站時。驗了票。毫無阻礙。東西全是自己攜帶。雨閣到車上一看。已然沒有空處。找個人少的房間。先把家眷的坐位安置好了。和世德鳳梧另找坐處。正見談延菴和忠翼坐在一個小房間。指手畫腳的說個不了。雨閣世德鳳梧就湊進去。只有世德和忠翼還不認識。由延菴介紹。彼此擠一擠。都落了坐。世德問延菴道。府上人同走麼。延菴道。是同走。無奈人口衆多。怕佔不着空位。所以邀鄒廉訪同車。他府上人少。可以先進站。多佔些地方。敝眷就借點光。俗語說。莫謂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我們到站時。已經遲了。好容易佔得三個房間。七對付八對付纔安置停妥。還把我們兩人剩在外邊。這房間原有兩個女人坐着。我們怎好進來。打算到後輛車散座上找空位。恰好那兩個女人遇着朋友。往別處坐去了。纔被我們佔住。正要把那邊三個房間的人分幾個過來。不想巧會三公。真算是有緣了。世德向雨閣鳳梧道。散座還許有空處。我們到那邊坐去罷。延菴攔道。三位不要再動了。讓他們受點擠。也沒什麼。我們在一起。還可以談談。免得聽那大孩吵小孩哭的聲音。雨閣道。今天走的寓公。大概只有我們幾人了。忠翼道。還有祝觀察和蕭觀察的家眷。也在這車上。別位寓公許沒有了。世德笑道。那是寓婆。不是寓公。衆人聽說都笑了。忠翼道。世翁不列寓公。不知有不列寓婆的。在琴島沒有衆人聽了。又笑不可仰。世德忍住笑答道。敝眷早已走了。雨閣道。這一班老先生還緊纏着不走。也不知作什麼。延菴道。英國加入戰團。這班老先生大約還以為不要緊呢。昨天找威廉有點閒事。聽他說。英國於前幾天就和某國宣戰了。提督怕人心慌亂。所以換到前天。

桃

纔把這消息透出來。枚侍郎也在那裏問威廉英國在東方的兵力如何。威廉說：只有威海香港兩處是英國的根據地。以兵力論，遠不如這琴澳港。枚侍郎聽說，狠帶着放心的樣子走了。虧他還出洋考察過憲政。原來竟昧於世界的大勢。雨閣道：朱近聰沒走時，真要把他氣死。出洋考察過憲政的，不知道倒還罷了。連辦過外交的，也是這樣。近聰早就料到英國的舉動，和以後琴澳港的危險。他們硬說近聰造謠。還有人問近聰：人家結約時，你曾在一旁會同簽字來着麼？看這够多們可笑。直難怪近聰生氣走的時候，一聲也不言語。忠翼道：近翁走時，果然是忽突得很。只有金寶翁當他走的那早晨，得他一封信，送行已來不及了。鳳梧道：沒走的那些大人先生，到了緊急的時候，總該有個打算。延菴道：別人都可以走，惟有牢京卿立誓不入國門。我看他往那裏去。至於威廉，那是更走不得的。倘若也回內地，豈不比在這兒還危險麼？雨閣道：這兩位怎不能走？大連灣又近，又穩，當再合式也。沒有忠翼笑道：照雨翁這一說，他二人是寄人籬下，定了延菴點點頭，說只好如此。因掏出錶來看，已到八點一刻。一會兒，汽笛嗚嗚，車漸離了站臺。世德站起來，往窗外看，道：好一片錦繡土地，咳了一聲，仍舊坐下。不言火車開走。且說，由琴澳港走去內地的人，狠多了。吉立志在天津，聽得消息，狠緊急，忙又來琴島，迎接香山北上。當立志還沒有來時，別的兒子就狠勸香山及早走避。香山抱定了輔政司的話，不願意輕舉妄動。立志一來，到把利害詳細陳說一番。香山的心也活動了。立志又極力撮弄，香山遂決計要走。因為人口太多，東西繁重，非和火車站辦特別的交涉不可。先命立志兄弟把各房的人數算清，應帶的東西算齊，開了一個單子，親自拿去。

源

夢

和提督商議。依然是輔政司代見。香山把要走的話一說。又送單子給輔政司看。輔政司道：寓公裏面。老先生是人望所歸的。又來此最早。倘若現在就走。只怕別位心裏更慌。更待不住了。香山道：我的年紀。已是風前之燭。作事的兒子都在京津一帶。就是貴處一准平安到底。我在此也住不很久了。何況又擔不起驚險呢。輔政司道：既是這樣。我們也不敢強留。萬分抱歉。還望老先生原諒。但府上的人口。不下一百多人。又有這多的東西。要走只好包車。香山問怎樣包法。輔政司道：按照所開的人數行李。要多少行李車。多少客車。和鐵路局定好了。每輛的價錢。叫他們早爲預備。香山道：多蒙指示。請問價錢怎麼定。輔政司道：待我打個電話去問問。說着走進裏間房去。過了一會子。回來對香山道：行李車每輛一千五百塊。頭等客車每輛五百塊。二等三百。這是包費。共有多少人。走。還得另外接等買票。把車備好。就算是府上定的。別人一概不許上去。香山向輔政司道了費心。計算一遍。說道：我要一輛行李車。一輛頭等。一輛二等。頭等票五十八張。二等票六十三張。錢是在這裏交。或是在鐵路局交。輔政司想了想。就在這裏交。也是一樣。不知老先生幾時起程。香山道：東西差不多收拾齊了。後天准走。輔政司道：狠好。我就寫一張證書給你。一面再通知鐵路局。後天上車。老先生不必另外買票。我把人數都寫在證書上。說錢都付清了。彼此全可以省事。香山便把錢數算清。借電話告知立志。命他把錢帶來。還有未取的鈔票。務必攙雜在內。一會兒立志帶了錢來。香山如數交給輔政司。輔政司查點不錯。寫好證書。交給香山。拉拉手說：有緣。再會。恕我們後天不送行了。立志攙着香山上車。回到家通知各房。一律快些收拾。忽想起則立來。打聽他

還沒有走。就去他家看望。正值則立督率兒子和家人清檢東西。客廳上堆的亂七八糟的。因為立志久不見了。只管問長問短。立志問道。你打算幾時走。則立道。後天一准走。只因東西太多。不能帶。打算捆裹妥當。存在威廉那裏。他那裏原是教會學堂。真要有。了戰事。按照法律。教會的學堂。是不能受損失的。所以存在那裏。和帶走是一樣的。保險。立志道。這樣也很妥當。若是要帶走。另有法子。只不過多花些錢。因把自家的辦法告知則立。則立道。這個辦法。錯是不錯。然而我的東西。還不及府上那麼多。犯不上包車。況且我的財產。不是房子。便是鋪店。一樣也不能搬走。現錢只有七千多塊。照你這一辦。我的錢就得費去一半。倘若此地一年半載不得消停。豈不要無以為生了麼。立志道。房子是一時買不妥的。鋪店的錢。大可以提出來帶走。則立道。幾個鋪子。合起來不到五千塊。因為端午節收齊了賬。置辦好多新貨。貨到的不多日子。就碰上這事。人家誰還肯買東西。只好堆着再想主意。我本來早就要走。就因為鋪子裏頭沒有清理就緒。所以纔挨到這時。立志道。人事變遷。真真可怕。當初我們到此。覺着事事如意。最好是絕無兵禍。自從武昌起事。直到如今。內地受了多少驚恐。此地人竟有沒聽見的。真算是別有天地。則立的家人走進來。則立道。車來了。請老爺發東西。則立道。你叫少爺在門外看着。我在裏邊發。又對立志道。請寬坐。我回來再陪你。便叫人把客廳的東西都抗出去。又上房。招呼人一件一件的往外抗送。好一會子纔發完。又回到客廳。告立志說。已經沒事了。命小兒押送前去。這纔叫作搗亂住的好好的。又要避難。早知如此。決不該來。立志咳嗽道。誰想得到呢。記得我携眷到此。剛下火車。正遇姜法翁。還問我為什麼

要搬家來這裏。那時全國搖動。法翁竟若無事。然我就說此地真算桃源了。誰知不到三年。法翁已作古。桃源也變成了險地。轉瞬滄桑。那堪回首。則立道。我們這回財產上受損失。那是不用說了。就身體上也不免吃苦。性命險雖然沒有。然而忙亂的也很可觀了。別人我不知道。單說我已經一連幾夜沒得好睡。並且在此享慣了清福。跑到別處。還怕不合式哩。立志道。真被你猜着了。別說是你已經住了這們久。就是。我由此搬到天津。也犯這樣毛病。天津地方也算很方便了。租界上通是洋式房屋。街道乾淨。商務繁盛。然而我總覺着不及這裏。不但風景比不上別的事。簡直比不上。天津還是常去的地方。若搬到生地去住。大約更要種種不適了。則立道。真可惜這塊好土地。我想起當年到此劃界。遇着順忠德。他正在被議以後。不願與聞世事。決計搬家來這裏。圖個清閒自在。那時我羨慕的。了不得。難得竟如願以償。今日一想。不覺興味索然。然而我們到底還是來去自如。忠德可不然了。當他改國籍的時候。你我曉得了。只說作過官。又改籍。不大好意思的。並沒有料到別項害處。前天我見了他。他非常的着急。敢情提督已有通告。凡是某國人。無論隸兵籍與否。非經提督許可。不得擅自出境。忠德自然是要得提督許可。纔能脫身。前去請求。提督不允。說身為國民。該當愛護國家。現在正當用人的時候。決不准外走。忠德又託人對提督說。他是新歸化的。似乎可以略示通融。提督仍不許可。忠德急的無法可施。我們作朋友的也無可為力。你看這糟不糟。立志道。這纔是自作孽。不可追。誰叫他幹這樣傻事。來着。兩人正談的高興。則立的家人忽帶進香山的家人來。對立志道。爺在這裏。叫家人找了好幾處。老爺讓您快回去呢。越快越

好。立志大吃一驚。不知爲什麼找他。忙對則立道。家嚴也定准。後天起程。我得快回去看看。若是沒有要緊的事。件。發生我們。後。入車站。上。准見說畢。忽忽辭出。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安平到慈航普渡 白旗懸提督被俘

話說立志出了則立家門。問家人。到底爲了什麼事來找我。家人道。鐵路局派人來說。我們的東西太多。臨走時。裝車怕來不及。叫把東西頭天務必送到車站。看着裝好。老爺命家人請爺回去商量。並沒有別的事。立志曠怪道。原來爲了這個。也值得那樣大驚小怪的。倒把我嚇了一跳。下次回話。務必仔細一點。家人忙應了兩個是。立志到家。見了香山。香山說了一遍。和家人的話一樣。立志道。父親怎樣吩咐那來人。香山道。我就說知道了。你回來再告知家裏。越快收拾越好。明天必要送到車站。裝車時。你必得在旁看着。立志一一答應。去通知各房。到了明天下午。纔都收拾齊備。立志吩咐家人。一車一車的往車站運送。自己先帶兩個人到車站等候。車上的人早已預備招呼着。東西來了。立志看着一件一件的往車上裝。陸續裝到好晚纔完事。立志回家。陪香山吃晚飯。把一個老人家叫了來。吩咐道。明天上頭人都回天津去。這宅裏還剩下木器和粗笨的東西。總得留人看守。老爺的意思。就派你住在這裏。你若願意呢。將來自有你的好處。決辜負不了你。倘若不願意。就可以直說。明天也帶你走。老爺就另派別人。萬不要勉強。老人家答道。家人伺候老爺和爺這多年了。待家人的恩典。只怕今生補報不過來。慢說這裏還不定真打仗。就是真打起來。家人也情願守着不去。老爺和爺請放寬心罷。立志道。狠好。

於是拿過三百塊錢交給他道：先給你半年的用度。你兒子隨到天津，老爺自然要格外看待。香山道：自明天起，你就先把半年的糧米買齊。能够太平無事，上頭人還都回來。那是頂好了。倘若有事，你務必緊閉宅門，不可外出。果真守不住了，只好相機而行便了。老人家接過錢，連應了幾個是。立志又吩咐他：明天早晨上站的車輛務要早些備齊。老人家答應。見已沒事吩咐了，慢慢的退了出去。立志飯後，陪着香山閒話到十點多鐘。家裏人一律睡覺。第二天一早起來，廚房裏端進點心。立志督催家人僕婦收拾隨身的行李和些零碎東西。吃罷點心，又結結實實囑咐那老人家一番話。先奉着香山老姨太太往車站去。各房裏的大小小男男女女去了一大堆。也有坐車的，也有步行的。立志先把證書拿給外國巡捕看。巡捕一見，忙指揮中國巡捕把閒人往兩旁趕。中間閃出一條道兒來。讓吉家老少上了臺階。進了站門。外國巡捕和一個站上的人並招呼着上了車。立志請香山和老姨太太安坐頭等車。一間房裏，別人都坐定。老媽丫頭家人和小少爺們通坐在二等車。立志下車找了一回，却不見則立到來。車上也沒有他的影兒。一會兒，車就開了。老人家自香山等一出門，忙將各處房門鎖閉。鑰匙都攢在一起，帶在身旁。各窗戶也仔細關緊。所有落下的零星物件，都拾起，存放在一處。其餘各房，也自有。人照看。香山是寓公裏面的主腦人物，全眷北上的消息傳到寓公耳裏。果應了輔政司的話。好多人心裏全有些發慌。則立因為房產事還沒有清理完竣。到香山起程的第二天纔得成行。車上遇見月槎、慕施、有福、各携眷同行。還有代亮恩壽的家眷，隨在月槎的眷屬一齊走。俊義前幾天接到補朝的信，叫他快把家眷送到濟南。所

以這天也走了。銀行自從八月四號起到這天。整整十一日。共兌出現錢七百多萬塊。實在力量接不上。就宣布停止兌換。這一來。市面更加恐慌。回頭再說鏡瀛龍媒走的時候。並沒有吩咐家裏人到了急時。可以走避。只囑咐別信謠言。安靜待着。叫太太管住兒子。不可外出。倘有意外的變故。往濟南一定會知道的。該怎麼樣。自然寄信來招呼。提督衙門。無論幾時。來找務必推說。家長不在家。萬不可自作主意。銀行的存款和現有的鈔票。可以相機取兌。家裏人一一記住。所以擠銀行的時候。李太太連日命家人去。莊太太放心不下。纔叫少爺帶着兩個家人去。那天坐在幼軻旁邊說打一下賞一塊錢的。就是莊大少爺。只因素來嬌養。從來不大出門。也不見客。那麼大了。還是一團稚氣。取錢以後。對於別事仍是不聞不問。家人在外邊聽着什麼信息。說給他。他是抱定了別信謠言的主旨。毫不掛心。等到香山走後。銀行又閉了門。家人們慌了。齊勸莊太太早打主意。莊太太道。老爺不在家裏。叫我打什麼主意。你們不用忙。候老爺的信就是了。家人們道。太太不願意走。家人們可得走。打起仗來。誰不想逃命。莊太太道。你們怎麼這樣沒良心。平日待你們不薄。爲什麼到了要緊的時候。竟要背主逃走。家人們道。却又來。太太既知道了要緊的時候。怎麼還說要候信呢。家人們誰不知道老爺太太待人有天高地厚的恩典。都願意伺候着。太太爺少奶奶離開這裏。就是老爺見怪。家人們情願兩腿不要了。一定領責。家人們想到了現在這樣吃緊的時候。老爺見太太有決斷。還許高興哩。莊太太道。叫我怎樣決斷呀。你們快給我退下去。別攪我了。家人們道。不是這樣說。太太既拿定主意。不肯走。家人們可陪不起了。莊太太好生愁悶。轉臉看看。

少爺只管在旁發笑問他怎麼辦他說我明白他們的意思了八成是因爲那天他們兩個老的沒有挨着打不得討賞別人又因爲在這裏一待二年多想回家去看看媳婦了家人們聽見都使勁閉着嘴不敢笑出來還是莊少奶奶智足謀多與衆不同背着婆婆瞪了莊大少爺一眼對莊太太道現在外面消息大概是緊得狠公爹在濟南那裏能夠知道的詳切常言道守經不如行權就請婆母發個電報問公爹好定行止一封電報來往的很快這裏無論怎樣危急決不至於朝不保夕諒他們伺候主人這多年難道連這點耐性都留不住麼莊太太道也只好這樣因命少爺帶一個家人親到電報局去家人們纔慢慢退下少爺擬好電報稿來在電報局裏坐着兩個外國人專爲檢察電稿都認識中國字無論誰打電報非經他們看過認可不得拍發莊大少爺的電稿自然也要受檢察外國人接過來念道

濟南悅來公司莊大人龍媒鑒琴島大亂寓公走有十之八九特稟以定去留惶迫待命稚龍叩

外國人念完對莊大少爺道這電報不能發琴島並沒有大亂寓公走的也不多你爲什麼盡說假話莊大少爺想了一想笑道就照你的話改過來成不成外國人道那一定可以發了莊大少爺借他們一枝筆改寫道

濟南悅來公司莊大人龍媒鑒琴島並沒有大亂寓公走的也不到十之八九不必特稟以定去留不勝惶迫待命之至稚龍不敢說假話

外國人看了看把沒有的有字勾了去收了報費給他發了莊大少爺回去告知母親莊太太道特爲打電報問

第二十四回 安平到慈航普渡 白旗懸提督被俘

一百五十四

你爹爹。盡說反說。是圖什麼。莊大少爺道。爹爹是明白人。見了那電報。一定懂得。況且我那末一句不敢說假話。分作兩句念上三字。下兩字不也註的很清楚麼。莊太太聽了。就不作聲。過了幾點鐘。果有回電來到。共是全眷同李眷。卽來媒八個字。莊太太這纔慌了手脚。督催男女僕人檢東西。自己也幫着動手。並叫少奶奶親去給李太太送信。李太太同時却也得着鏡瀛的電報。叫全眷隨莊太太速來。李太太怕莊太太不曉得。親來送信。恰和莊少奶奶的車遇在路上。彼此在車上各自說明去意。李太太忙隨莊少奶奶回去。見了莊太太。略說了幾句。定准明天一早上火車。這兩家的人。素沒有打聽車站的情形。都不知道要走須頭天買票。家人們雖然曉得。但是收拾行裝。只忙得兩脚快朝天。那裏有工夫想到這一層。到底是莊少奶奶的見識高。坐在家裏。就想到車上走的人非多不可。帶的東西過多。恐不方便。就把這意思告知婆婆。勸帶要緊不能少的東西。其餘的就留着別動。橫豎這裏還找人看房。也未必就會丟了。莊太太狼以爲然。派人把這話又告知李太太。及至來到車站。纔知道買票那條規矩。好在婦女准其先進去。李家三位少爺。全是大學堂的學生。有威羅慈極力關照。連莊大少爺和兩家的家人帶些東西。都借着光上了車了。這天正是八月十七號。英國的與國已經於十五那天。下了哀的美敦書到某國。限到二十三號答覆。圍琴澳港的人。差不多都得了信。所以車上異常擁擠。莊李兩家的東西都堆在車上過道的地方。連門外都是。人就坐在東西上。苦不可言。莊少奶奶本是金枝玉葉。那裏受過這樣罪。無奈婆婆丈夫尙且如此。自己也只好忍痛在心。譏笑自若。這且不言。再說海念孫因爲銀行存款太多。第一次只取

出三分之二。後兩天再取那三分之一。費了好大事。也沒有取齊。便照幼軻的話。把已經取來的鈔票。叫小姐帶領幾個老媽。丫頭分着去取現錢。另外又叫幾個家人也分着去擠。一天去兩次。自己只在家裏伺候姨太太的病。一連取了五天。取不到十萬塊錢。銀行因為效尤的人多了。索性對於婦女。免去優待那一條。也須隨在男人羣裏一塊兒擠。念孫只得多派家人分去。小姐也還不辭勞。到了銀行關門的那天。手裏還剩下不到十萬的鈔票。只好收着。行李都預備好了。就因為姨太太還得養息。把他牽住了。念孫暫不能走。却又把少璉實保伯覆都留住。少璉不走。又把幼軻拴住。這個連環套。說出來彷彿是個繞口令似的。待在下。索性明白。取出原來實保自伊齊芳走後。就和海小姐往來甚密。少璉却還認識在後。少璉狠知道海小姐和實保有交情。實保也覺得少璉和海小姐有一手兒。不過沒有三頭六面的公然在一塊兒說過話。伯覆是實保的至親。兩家都約定要走便同走。所以實保在家裏一味的支吾遷延。弄得伯覆也不能走。那天擠銀行。伯覆只是顧念親友。的交情。纔替海小姐數錢。少地實保和海小姐都對了面。彼此相形不免有厚薄濃淡之嘆。就想各施手段。討美人的歡心。海小姐每到銀行。少璉實保雖無錢可取。也搜羅着三五塊鈔票。擠進去替海小姐分勞。海小姐每進銀行。必在家人老媽丫頭已經出來之後。以後自己不去擠。更有工夫。那時天氣雖熱。太陽落了。海面上却有習習涼風吹送過來。東鎮惠泉一帶草深林茂。風景絕幽。有幾會去遊遊。逛逛。煞是可樂。夏天衣服單薄。一切都狼方便。少璉實保大有樂不思蜀之勢。兩人的交情因此更深了一層。但是少璉出外幽會幼軻和花鳳仙。却大得其便可憐。少璉

第二十四回 安平到慈航普渡 白旗懸提督破倭

一百五十六

還。不。覺。得。只。以。爲。自。己。佔。了。狠。大。的。便。宜。究。竟。幼。軻。年。紀。大。些。不。只。願。得。歡。樂。打。聽。着。某。國。決。不。承。認。英。國。幫。手。所。下。的。哀。的。美。敦。書。再。有。五。天。琴。澳。港。就。到。了。危。險。時。期。忙。預。備。走。避。又。暗。暗。告。知。花。鳳。仙。花。鳳。仙。一。聽。嚇。得。心。裏。突。突。的。跳。逼。着。少。璉。非。走。不。可。少。璉。出。外。一。打。聽。果。然。是。真。的。生。怕。自。己。走。後。實。保。獨。享。利。益。又。暗。暗。把。消。息。透。給。海。小。姐。實。保。也。已。得。着。信。反。去。告。知。少。璉。約。定。同。走。念。孫。得。知。這。個。警。信。也。顧。不。得。姨。太。太。好。了。沒。有。幸。虧。東。西。齊。備。決。定。十。九。號。全。眷。上。火。車。正。和。少。璉。幼。軻。實。保。伯。馥。四。家。趕。在。一。天。那。時。候。琴。澳。港。軍。事。上。的。工。程。俱。已。完。備。中。國。工。人。是。用。不。着。了。況。且。不。久。就。要。打。仗。提。督。也。不。好。意。思。再。留。難。行。人。所。以。車。站。上。並。不。限。制。開。車。前。可。以。任。便。進。站。買。票。儘。着。時。候。賣。到。開。車。前。一。刻。鐘。纔。停。止。東。西。隨。意。帶。多。少。全。可。以。念。孫。到。站。少。璉。說。幾。家。的。車。票。歸。一。個。人。去。買。倒。省。事。實。保。一。口。答。應。接。過。錢。一。一。買。畢。分。散。衆。人。找。回。來。的。錢。也。分。清。楚。了。念。孫。先。攙。姨。太。太。上。了。車。實。保。叫。伯。馥。在。前。走。所。有。的。東。西。叫。人。抗。起。跟。隨。伯。馥。進。去。後。面。男。女。老。少。一。大。團。就。一。擁。而。進。少。璉。幼。軻。實。保。和。花。鳳。仙。海。小。姐。都。恨。耳。目。衆。多。只。暗。暗。傳。情。而。已。一。會。兒。東。西。上。齊。人。也。全。上。了。車。念。孫。共。佔。了。頭。等。四。間。房。實。保。的。父。親。帶。着。太。太。兒。媳。和。伯。馥。的。妻。子。共。坐。一。間。徐。太。太。和。一。個。寡。嫂。少。璉。的。幾。個。四。人。共。坐。一。間。少。璉。幼。軻。實。保。伯。馥。坐。了。一。間。念。孫。帶。着。姨。太。太。小。姐。坐。了。一。間。男。女。僕。人。都。坐。二。等。車。惟。有。念。孫。因。爲。姨。太。太。須。人。伺。候。留。一。個。老。媽。一。個。丫。頭。也。坐。在。頭。等。車。裏。海。姨。太。太。躺。在。一。邊。念。孫。緊。挨。脚。下。坐。着。那。一。邊。海。小。姐。和。老。媽。丫。頭。並。肩。而。坐。狠。不。舒。服。加。以。小。姐。是。太。太。所。出。太。太。死。後。念。孫。纔。買。那。位。姨。太。太。一。切。家。政。都。

由他主持。小姐有用錢的時候。不免常不滿意。若是別人身上有病。小姐還許動了憐惜的心。看見姨太太有病。只覺討厭。況且火車的房間不大。他先佔了多半邊。偏作出可厭的樣子來。更是待不住了。走出房門。趁便和少璉實保說幾句話。就和徐太太坐在一起。有時候少璉假粧有話對妻妾說。借勢就向海小姐搭趣。幼軻借看着太太。兼和花鳳仙略通款曲。徐太太看他們那副神情。怎能猜不透。不覺心裏發酸。少璉的太太倒是不愛多管閒事。怎奈花鳳仙是妓女出身。心眼尤其乖巧。海小姐的勾當。也明白八九了。言語之間。不免指東敲西。幼軻一坐定。少璉就去向妻妾要烟捲。少璉一坐定。幼軻就去向太太要火柴。可憐實保礙着好多人。不便過去。伯馥的娘子和實保家裏人同坐。伯馥就是想對娘子說閒話。也覺得不好意思。屢次過去。念孫只顧對姨太太問長問短的。這五家人湊在一車。倒有好幾個各有心事。回想他們當日那種情形。真覺可笑。閒話少敘。且說不日就有戰事的信息。喧騰人口。最穩健的周東來也走了。還有別的寓公。也和東來商量走法。各商家從前所走的。都是中小兩等。和些南北妓女。大商家和吃洋行飯的。還沒有走。重要的貨物。却早已包火車分運內地各處寄賣。炳月矩君一些北省商人。到這時候都上火車走了。三江和廣東人。却以為坐船使當。但自和生開走以後。並沒有再開過一個船。因為外國船不能來。亨寶公司的船。只有來的。沒有去的。中國船又向不掛口。現在他們要坐船。非請招商局特派專船前來不可。久高報三商議一回。去訪東來徵求意見。正值文起。式若千里。沈克小拳。大椿。寶琛。在那裏會議。久高報三把衆商家的意思說明。寓公極表同心。斟酌了一會子。齊到提督衙門去請示。提

第二十四回 安平到慈航普渡 白旗懸提督被俘

一百五十八

督和輔政司都沒有工夫見客。派齊默爾接待。千里就首先開言。說要打電報到招商局。請派船前來。以便南下。齊默爾進裏去問提督。出來說。狠可以辦。並傳提督的話道。諸公避難到此。居住日久。中外儼然一家。不幸英黨乘人於危。出了無理的要求。敵國決不能承認。我們已奉了皇帝電旨。預備戰至彈完人盡爲止。以致諸公再受恐慌。想我們身作主人。竟不能使來客心安。雖不是逐客。却和逐客一樣。只覺愧歉的。了不得。衆寓公聽了。這話覺得心如刀刺。勉強敷衍幾句。一一和齊默爾握手。作了長久的離別。衆人出了提督衙門。公發一個電報。過不幾點鐘。得了回電。說已派安平輪船前來。明夜十二點准到。衆人又公議在禪臣洋行設了一個賣票處。分別等第。寫明價目。並預請巡捕房屆時到碼頭去彈壓。安平一來。到衆人就派人前去接洽。定規第二天早七點至晚十點爲上船時間。夜十二點開船。安平船身本來很大。只因人人都曉得。再沒有第二個船開走。所有往南走的都上了這個船。所以也不顯着大。這些人又都知道船坐可以多帶東西。都拚命一般的往上送。太太們尤其麻煩。破爛不堪的馬桶。也把他帶着。大登間和官艙上房艙的飯廳。全變作行李室。要到房間去。都得由行李堆上爬別的過道的地方。也是高高堆起。久高和買辦說。這回船上既沒有貨裝。何不把行李通同放在貨艙。也可以使外面清楚一些。買辦答應。久高就宣知衆人。只留下隨身行李。零用物件。衆人也全以爲然。紛紛命人把東西送到貨艙。也有親自搬的。這一來。纔顯着不甚擁擠。那天街上的洋車夫。自早七點直到很晚。簡直不得歇脚。車價是特別的貴。平常一角錢可以拉的。現在就非五六角不能拉。碼頭上脚夫也大敲竹槓。一件行李由碼頭搬

到船上。不過幾步遠。力錢可得三四角。衆人抱着逃難主義。就是竹槓再大些。也能甘心接受。倒便宜了這兩種人。小小的發了一注財。他們本來全是土著。住家在李村一帶。知道以後沒了生意。怎能不趁勢多掙幾個回家。去度日呢。船上鐘敲十二下。諸事已畢。汽笛連聲。船身離岸。船邊站了好幾層人。望着陸地。覺着一帶燈光。都帶愁慘氣象。海面上陣陣涼風撲身。彷彿是送別一般。衆人裏面有的自慶脫險。喜形於色。有的惦念財產。心裏焦變有的靜默不語。迴溯既往。設想將來。船轉過黑蘭一帶。地上燈火越來越遠。天上微微落起雨來。式若想起齊默爾的話。感慨身世。只覺萬種淒涼。回身進房。獨酌了兩杯。愁懷難遣。就蘸筆伸紙寫了兩首別琴澳的詩。

其一

故國嗟何在。飄零腹此身。爲全老。臣節來作。異鄉人。海外烟塵惡。中原禍患頻。首陽何處是。別思淚沾巾。

其二

老去鬚眉健。年來愛患多。思量舊身世。惆悵此山河。方謂避秦好。其如逐客何。那堪一回首。處處唱驪歌。寫畢。又飲了幾杯。覺着船身有些搖擺。便倒身睡下。再說董瑞熊籍隸南省。却沒有財產在故鄉。自到琴島以來。所有的官囊。都安置在地皮房產上。利錢狠不錯。賺了錢就擴充範圍。增置產業。還有餘資。就用重利借給小商家。沒有存款在銀行裏。也沒有錢在家閒放着。可巧八月四號銀行被擠的那天。正收着七月份的利錢房錢。通是鈔票。所以他父子兩個也到銀行去兌取現錢。取了回來。不敢再借出去。就是已經出借的本錢。也陸續收齊。

第二十四回 安平到慈航普渡 白旗懸提督被俘

一百六十

只要現錢。不要鈔票。別人正忙着走的時候。他父子兩個只忙着收取房租。可是收着的少。收不着的多。人走的漸衆了。他就沒法再收。不免略受一點損失。安平輪船來到。熟人也曾勸他同走。他不肯。說是要坐火車。其實並不是非坐火車不可。只因還有幾所房子。素質給外國人住着。以爲戰事。那能真有那們快。打算挨到九月。好收八月份的房租。不料八月二十二號。提督廣頒告示。說明日火車再開一天。以後停止再開。瑞熊這纔着了慌。和學禮整頓了一天。把各處房產地皮。找妥本地人看守。自己的住宅。就派家人看管。連夜收拾細軟。帶上所有的現錢。二十三號一早。全眷上了火車。幸喜車上不但不擠。且比平常還鬆寬。瑞熊坐的這輛頭等車。除了自家以外。只有徐定林的家眷。並沒有外人。瑞熊便一個人獨佔了一間。躺下坐起。舒服勝於在家。那知來的太早了。過一會子。又見了三保帶着黎伯宜的姨太太上來。坐在和瑞熊對面的那個空房間。幾個男女僕人隨後送來。隨手應用的東西。問姨太太還有事沒有。三保道：沒事了。你們往二等車上去罷。家人們退出。又來了七八個武官。雄赳赳的。有一個朝着瑞熊的房間醮了一眼。瑞熊生怕他們進來。幸虧這幾個狠知趣。竟坐在別處。這輛車差不多也够了。瑞熊和三保因爲草帽公司的事。仇恨甚深。瑞熊坐在這邊。不住的往對面看。只見三保附着黎姨太太的耳朵。切切私語。黎姨太太只吃吃的笑。三保的手。還扶着黎姨太太的杏肩。黎姨太太就傾身相湊。姐弟的禮貌。一點也沒有。黎姨太太一眼看見瑞熊往這邊偷看。忙躲開身子。低聲告知三保。三保一轉頭。瑞熊連忙改了視線。三保却一直走了進來。把着門。和瑞熊相對而坐。彼此瞪着白眼。誰也不理誰。車開以後。三保

坐的發悶。呼呼的睡着了。兩個人直待到濟南下車。始終沒有交談。足見仇恨感人之深了。二十三號以後。寄蹤桃源的寓公。只剩下羅樸維、牢玉宣、和首卜桃源居的顧忠德。忠德是改了國籍的人。脫不開身。究竟是新歸化的提督竟免了他的當兵義務。特派他幫同威廉辦理紅十字會。樸維玉宣因也入了會。那時各處喧傳另有一個和忠德姓氏相同的人。被提督強迫當兵。那是不確的話了。且說英黨給某國的哀的美敦書期限已滿。就派了兩師團。不管中國是不是中立國。坐着船硬從龍口登了岸。進攻琴澳港。英國也派了幾十個陸軍會合進取。另和俄國的小兵艦也幫同在海面上助戰。那時天哀。中國時常下雨。以代痛哭。全琴澳港的大小鋪店。都是大門緊閉。內無一人。中國人的住宅。雖有留人看守。却都杜門不出。盡在地窟裏過日子。外國人多在戰地。有留在琴島辦事的。雖然還在家裏住。妻子却早已送往內地各處。各街上偶然有三五成羣的人來往。都是武裝人士。晚上到處不見燈火。完全是黑暗世界。那種悽慘景象。令人步步生畏。至於琴澳港以外。中國老百姓茹痛苦受。姦淫有家都不能居。山棲野處。任風雨欺凌。在下這枝。述不出來。也不忍述出來。總而言之。中國人全不是人就完了。琴澳港裏面。以先只聞遠遠有炮聲。後來炮聲漸近。水陸齊攻。惠泉山上的炮臺打壞了。外邊的兵已經來到東鎮。琴島高懸白旗。提督也和莊總兵一樣。被人家用船運走。其餘的兵將也全數被俘。論起某國在琴澳港的防務。真是完善無比。加以形勢險要。狠不容易失守。無奈守兵只有三千多人。連那些臨時入伍的都算不上。也不過八千上下。兵艦素來只有五條。歐洲戰信一露。提督就把四條大的派出去。攬害敵國的商船。到了要用

第二十四回 安平到慈航普渡 白旗懸提督被俘

一百六十二

時。可。惜。追。不。回。來。就。用。那。較。小。的。一。條。和。一。條。奧。國。戰。艦。竭。力。支。持。來。源。是。一。點。也。沒。有。怎。當。得。英。國。幫。手。的。雄。兵。幾。萬。水。路。並。進。所。以。只。戰。了。兩。個。月。就。投。了。降。可。憐。某。國。人。借。口。兩。條。性。命。強。佔。中。國。一。個。上。好。的。海。港。二十。年。來。經。營。不。遺。餘。力。彷彿。就。視。爲。子。孫。萬。世。之。業。一。般。如。今。眼。睜。睜。被。人。奪。了。去。真。所。謂。螳。螂。捕。蜂。黃。雀。在。其。後。了。好。在。在。下。這。書。不。是。軍。事。小。說。桃。源。已。去。大。夢。初。覺。就。可。以。不。必。再。往。下。說。世。之。君。子。當。作。一。篇。謊。話。石。也。可。當。作。一。篇。實。在。事。看。也。無。不。可。

桃源夢下冊終